

# 新 月

第 一 卷      第 七 號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十 七 年 九 月 十 日

#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七號

## 目錄

春（英國瓦刺氏名作）	徐悲鴻
法國十八世紀的哲學	彭基相
牛津字典的貢獻	葉公超
戒酒（職亨利著）	適之譯
溜冰（小說）	許君遠
梧桐雨（元曲本事）	饒孟侃
模特兒的休息	徐悲鴻
詩	
「從十二方的風穴裏」	聞一多

海上歌·····	子 潛
夜鶯歌·····	李惟建譯
不要害怕·····	胡不歸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潘光旦譯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	馮沅君
鄉間·····	曾一樞
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考釋·····	徐景賢
大衛·····	方 重
現代詩人(三)·····	費鑑照
我們的朋友(評林語堂先生的「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	衛聚賢
編輯餘話	

# 天問

(長篇小說)

陳銓著

(不日出版) 分上下兩冊 每冊實價七角

我們爲什麼近年來祇看見人寫短篇小說？爲什麼？

因爲長篇小說，真不是個容易的嘗試。它需要時間，理智，觀察，選擇，感覺，記憶，尤其是作者藝術上充分的修養與警練動人的文筆；缺一樣這嘗試便是整個的失敗。

現在好了，這位一鳴驚人的作者給了我們一篇洋洋二十萬言的成功的供狀——「天問」。「天問」裏面，像整個的人生一樣，包含着古今相同的悲劇：裏面不獨思想精純，結構嚴緊，描寫清切，分析細微，理論透澈；還有的出天與虛偽的衝突，情愛與罪惡的對壘和仁慈與殘暴的搏鬥。這些都是造成人生千變萬化的要素。所以一方面因爲「天問」是人生真實的描寫，我們看了就知道什麼人生的究竟；一方面因爲人生本身始終是個啞謎，我們想猜透它歸根還祇有去「問天」。不過一個人憑空決不會感覺到如此的深切，除非讀了像「天問」這樣動人的作品纔能夠。

## 法國十八世紀思想史

(吳稚暉先生題封面)

彭基相著  
下月出版

我們這個時代不是有兩個最迫切的問題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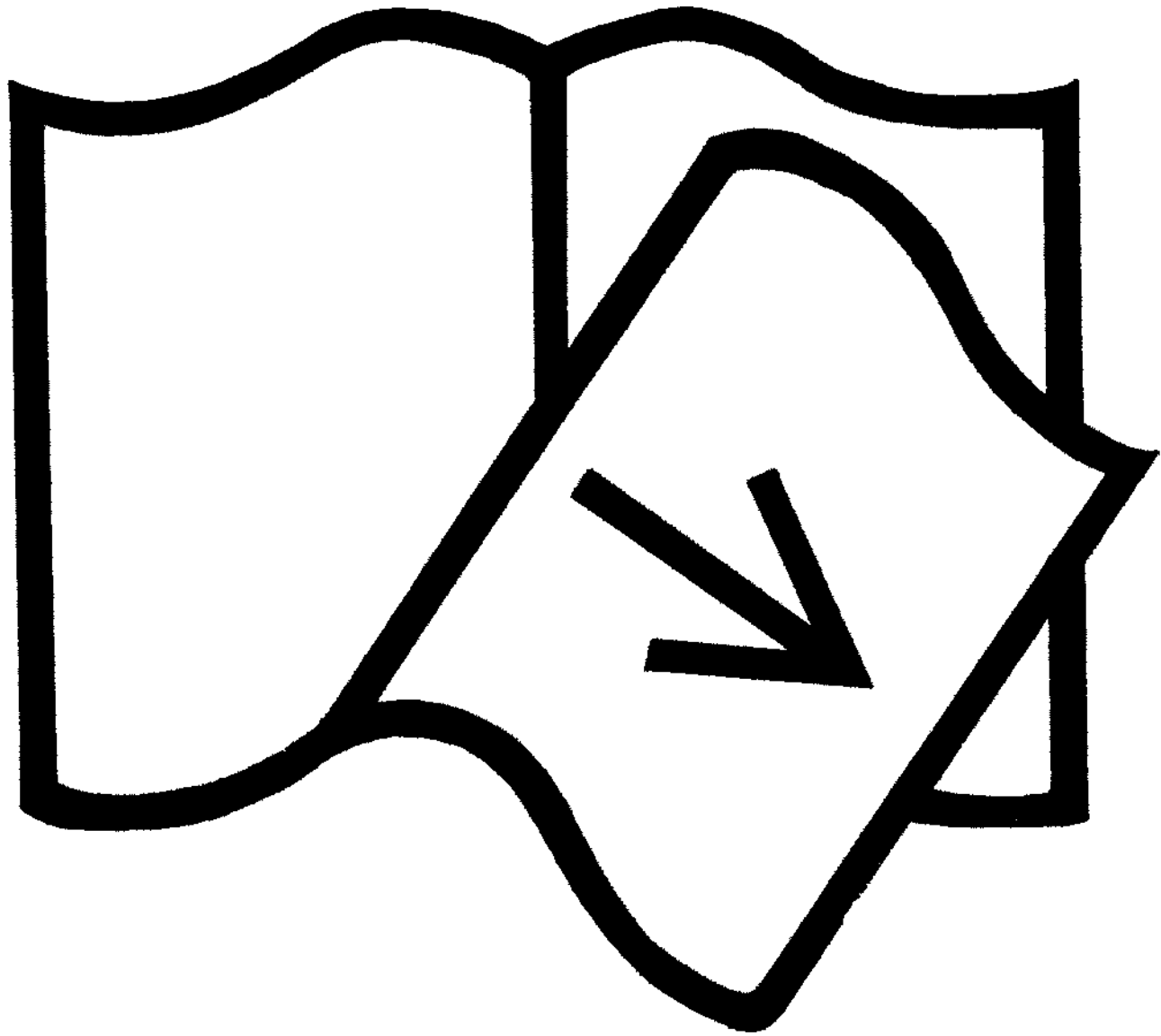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現在儘量輸入別國的學術文化，將來的結果究竟如何？

第二個問題是沒有受思想指導的革命運動，究竟能否立得住腳跟？換一句話說，要不從心理建設上做起，革命是否能澈底？

要對這兩個問題有滿意的答覆，就不能不看這一部思想精密，結構緊嚴，條理分析，文字暢達的思想史。同時這部書又是中學教員和大學學生最適當的一部參考書，因為著者的目的就是專給他們看的。所以他用淺明的文字傳達高深的哲理。

彭先生這部著作，有人說不僅能將法國十八世紀的思想尋源索流的說出來，並且對於我們這個時代更有參考的價值。那末這本書的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七號



原件短缺

## 法國十八世紀的哲學

彭基相



在法蘭西十八世紀的哲學思想中，同在宗教思想中一樣；不過一個是打倒傳統宗教的偶像，一個是打倒傳統哲學的偶像。在十八世紀以前，法國宗教的偶像是正宗的天主教；但是哲學的偶像即是笛卡兒學派。笛卡兒的方法在十七世紀都視為唯一的科學方法，到了十八世紀就不能不生疑問了。至於他對於自然的解釋及心靈方面的議論不僅不正確，並且簡直是要不得了。我們知道在十七世紀的時候，笛卡兒是在古代思想的奴隸中解脫出來的；到了現在——十八世紀，法國一般思想家又要從笛氏思想的奴隸中解脫出來了。這就是法國十八世紀哲學思想的特色。

但是打倒偶像這件事不是容易的事，所以當時法國一般思想家不能不求助於別人。剛剛此時他們在英國找到了倍根的方法論來代替笛卡兒的方法論；找到牛頓的自然論來代替笛氏的自然論；找到洛克的心靈論來代替了笛氏的心靈論。所以我們研究法國這個時期的哲學思想，不能忘掉了上面這三個人。不過當時法國的思想當然不是全抄這三個人的，他們自然也有他們自己的特色。這在後來法國百科全書派的系統中就可以看得出。下面我們即詳細討論這三點。



## 方法論

在沒有說怎樣反對笛卡兒的方法論以前，我們先將笛氏的方法論用總括的方法說出來，使讀者可以更容易明白一點。第一，科學是完全依靠玄學。第二，辨別原則，提綱挈領，這都是靠先天的思想。第三，經驗只是後來才有；所以經驗只能在自然現象中認識神所已實現的事，與找出每一個現象如何和玄學所已證明出的原則發生關係。在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派看來，這三個原則是完全錯了。笛卡兒本是他那個世紀的特出天才，他有許多很重要的發現。不過在這些發現當中，有許多也不過和荒謬無稽的故事一樣，並沒有什麼價值。假使他能再活一世紀，他自己定能知道他自己的錯處——這種錯處英國的倍根似乎已看出來了。

在法國這時的思想界中，倍根簡直變成一個上帝了。我們聽德浪貝爾(D'Alembert)說：「在特出人才中，英國的倍根應當是一個不朽的人。他的著作的真正價值雖仍未被人知道，但是他對於我們學術上的貢獻已遠駕我們的所謂名著幾倍了。他識見的高遠，研究的廣博，以及他的文體的鍊達能將許多高尙的想像極精確地表達出來。在這幾方面看來，人實在能將他看成一個最偉大的與最有影響的哲學家。」倍根爲什麼值得這樣地稱讚？人告訴我們有兩件事：第一在科學中他有超乎以前一切人的一個程序；第二在哲學的構造中，他得着一個極精確的方法。

倍根超乎他以前人的一點，即是他想在已成的及未成的科學中，造出一個程序出來。他一方面將已成的科學加以分類，一方面將以前已有的成績總結起來為解決未來問題的參考。這種工作剛剛也就是現在法國百科全書派所要做的工作。固然在十八世紀的科學情形與在倍根時的情形已大不相同了；不過有許多最好的觀念也應當保存的，這就是倍根仍能被尊敬的緣故。

倍根將人類的官能分成三大類，在每一個官能中用一種科學與之相配合。第一個官能即是記憶，與之配合的科學是歷史，因為歷史是保存已往的事績。第二個是想像，與之配合的科學是詩。（按此處所謂「科學」與現在科學二字的意義稍有不同；此處所謂「科學」意思比較廣汎，即是指普通學問。）第三個是推理，與之配合的科學是哲學。因此倍根將一切的學問分成三大類，即是歷史，詩與哲學。這三類第一類是已決的問題，第二類是正在解決的問題，第三類是將來要解決的問題，這就是他所得的總結論。後來百科全書派如德浪貝爾及狄德洛等編輯百科全書時，——此為十八世紀的重要著作之一——受倍根這種觀念的影響很深。

德浪貝爾在百科全書的序上說，百科全書是要變成使人類認識事體的一種工具；換言之，即是人類「知」的方法。所以他應當包括由科學方法積聚的真理。但是他與技術的結果相關聯：這種技術一方面包括着專門的技術，一方面包括着美的藝術。字典的每一條有一個特別的符號，藉這種符號，讀者即可立即領略到其中的主要部分，或是科學，或是技術，而

與自己特別的研究有關。並且也可以得兩種利益，一是字典的實際分類，一是理性的系統。不過這種分類不是絕對的：德浪貝爾也說這僅是一個比較切實的分類。

第一步德浪貝爾完全跟着倍根走。他也分記憶，想像與推理三種，與之配合的是歷史，詩與哲學。不過在德浪貝爾的意思，倍根所排列的次序應當加以修改。一種科學或任何一種技術的形成，必先有記憶以提挈之。這一點倍根看得很清楚。他說：「直接認識系統之組成是將認識的東西，完全被動地積聚起來，同一個機器一樣：這種認識的系統人即稱之為記憶。」但是，第一步的認識經過一次聚積以後，我們的思想立即就來駕馭他們了。這時成了兩種形式：或者是推論認識的東西，或者是模仿已經認識的東西。當我們藉記憶來推論已積聚的東西的時候，這時我們就創造出哲學來了；此處所謂哲學即是科學的總和與我們所能得到的理論的觀念。我們要是模仿已得的經驗，那我們即成了藝術的練習者了。倍根雖已知道這種根本的要義，但是他將推理放在想像的後面，這實在是錯了。哲學是依靠推理的，藝術是依靠想像的，所以哲學應列在藝術的前面。其實在想像未起之前，我們心理上對於所見的及所認識的已開始其推理作用了。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想像是依靠推理的。假使推理要不同記憶相連，可以說想像無從發生。這實在是無可辨駁的話。「假使外面的東西不能與我們藉感覺所認識的東西相似，在我們的心理上絕不會產生出想像。」一個人既假定推理是依靠於記憶的；難得不能說因推理對於事物之最後的分析而產生出想像嗎？那些為想像所需要的

觀念不是由推理所供給的嗎？假使培根從前將心靈邏輯的關係加以一番的研究，上面所說的他一定會知道的。培根所想的次序只是我們歷史進步的次序；因為在歷史上說，詩的時代當然是哲學的時代之前。但是百科全書派編者的計畫，不是要歷史的次序，他們所要的是人類真正心靈的次序。

第二關於培根對於一切事物的分類，德浪貝爾亦有所糾正。德氏以為培根的分類有兩個弊病：一個是太過，一個是不及。為補救這兩個弊病，德氏介紹一個分類的原則；他自己對於這個原則認為很確當。他將一切東西分成兩類：一類是精神，一類是物質。在精神這一類又分三個形式：第一是「神」；第二是「創造的精神」（這種精神由默示可以知其存在）；第三是「人」（人是兩個原則組成的：一部分是靈魂，屬於精神方面；一部分是身體，屬於物質方面。）因此關於歷史及哲學下面的分類是很容易看出。關於歷史可以分為三類：在關於神的一方面可以包括默示的歷史——一個是神聖的默示，一個是教會的默示。在關於人的一方面可以包括人類的歷史——在這個下面又可分為政治史與文學史。在關於自然的一方面包括一切自然的歷史。哲學也是可以同樣分三類：第一關於神的方面稱為神學——自然的神學與默示的神學。在關於人的方面包括了邏輯與道德學。在關於自然方面包括三種科學：數學，普通物理學與特別物理學。

至於藝術很簡單地可以分為圖畫，雕刻，詩，建築，與音樂。他們每一部分中自己還可

以分許多子類。但是同時可以說，一切的藝術在一方面看來全屬於圖畫，在另一方面看來又可以說是全屬於詩。因為一切藝術都能縮成圖畫，所不同的僅為所用的方法。詩與別的藝術根本也沒有什麼差別；所不同的只是詩所用的字有特創的自然意義。

上面所以將百科全書派的分類說得這樣詳細的緣故，是要使我們明白這種分類與笛卡兒的分類也不知相差有幾千萬里！笛氏所謂樹的分類法：即玄學是根，物理學是幹；由這個幹上分出三個枝，機械學，醫學與道德學。百科全書派對於這種分類已完全否認了；並且否認這種分類與科學有關。

上面將科學的分類說過了；下面再討論科學的方法。

笛卡兒對於科學方法的貢獻固然很大；但是到了十八世紀，他也失其價值了。培根說，科學的大師應當是經驗。德爾博施跟着他說：「由想像所成的系統要是放棄了經驗，那人終是走到歧路上去了。」在笛卡兒的系統中，解釋宇宙的兩根大柱子是證明與先天的理性，但是伏爾泰在牛頓的哲學一書中說：「人類對於事物推理的唯一狀態即是分析，同時要除去屬於神的那些第一原則。」

在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中，對於科學方法有貢獻的當首推畢封。他曾在他的自然史研究 (*Discours sur le Maniere de Sraiser l'Histoire Naturelle*) 中說：「許多大哲學家都感到這種方法的必要，並且他們很想給我們以研究的原則，但是有些人遺留給我們的只是他們

思想的歷史，又有些人只是他們想像的寓言。並且還有許多人自己跑到玄學的高點上去，以爲從此可以看見原則，關係及科學的全體。但是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了解他們的真意，也沒有一個人給我們以明白解釋。所以真正的科學方法還待我們自己去尋找。」

爲什麼各人對於科學方法的意見有這樣地紛歧？畢封解釋說，這完全因爲那些談科學方法的人，爲真理這個觀念所誤引。或者更可以說，這個觀念是極爲迷糊的一個觀念。畢氏說：「真理這個字除了一個迷糊的觀念以外，別無所有。這個字就永遠沒有一個精確的定義。」例如那些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對於這個字的意義與研究數學的人就永遠不會相同的。

在數學當中，所謂一個命題是真，即是說：「這個命題演繹出來的結果，在邏輯上無矛盾。」所以數學只是一種符合的科學。我們先假定幾個原則，而後再要他們互相符合。這幾個原則要是已符合了，我們就說以後凡有像這種原則的命題，都應當斷之爲必然。當我說，這個定理是真的，我只要說因爲他演繹出幾個結論是符合的。畢氏說：「我們只造出幾個假定出來，而後我們用種種方式把他們結合起來；這種結合即是數學。在這種科學當中，沒有別的，只是將我們所有的東西加以結合起來。所謂由這種結合中所提出來的真理，也只是用幾個不同的命題將他表現出來就是了。因此可以說，數學的真理只是幾個定義和幾個假設的精確復述罷了。所謂定義也不過是一切所從出的原則，所以根本上是由自己的意見產生的，是相對的。」由這種定義中所提出來的結論也是如此。人稱爲數學的真理，歸縮到最後，也

只是與觀念相等，並沒有任何的真實。我們先有假設，而後再由這種假設去推理，最後再由推理中提出結論。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種結論只是命題的真實；其真實的程度最多也不過和我們最先的假設相等。

畢書結論說，數學在有幾種科學中誠然是有用：例如天文學或物理學，他們的結果已包含了一個決定的假設，所以數學是適用的。不過他的功用只能限於這幾種科學，此外就不能適用了。在數學當中，誠然一切是確實的，一切是證明的，一切是顯而易見的。不過畢氏說：「好像我們是這種科學的創造者，因這種科學所需要的絕無別的，只是我們的想像。這種科學是不能模糊不清楚的，是不能模稜兩可的；並且人要細心地研究所假定的原則，也一定能尋到結果，順着一定的次序——是人做出來而要使人達到的次序——當然不會錯的。」此處我們要注意畢氏所說的：他的意思以為假使這種科學是真，這種真也不過是由我們想像中所產生出來的。這正如我們先打好了一個結，而後再慢慢地去循着一定的規則來解這個結是一樣的道理。不過我們要知道這個結是先由我們自己打好的，所謂「解鈴還是繫鈴人」，那這樣跳來跳去還跳不出我們原來的假設以外。

現在再來研究自然科學。在自然科學中，真理這個字的意義與在數學中，完全是不同。「自然科學中的真理是剛剛相反，絲毫不依賴於我們的想像或我們本身。在數學中，我們先用想像來造成一個假定；在自然科學中，真理是完全依靠於客觀的事實。」畢氏在此處分

三個問題來研究：第一是事物的基礎；第二是最後的因；第三是自然律。

我們怎樣方能認識事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即我們能認識事實，完全是靠經驗。換言之，經驗是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

最後的因我們是不能知道，並且恐怕永遠也不能知道。在物質世界中，吸力表現的形式總不下百種。但是我們問爲什麼東西能互相吸引？換言之，吸引力是自什麼地方來的？這個問題我們不僅不能回答，並且也不知道怎樣回答。當然，在有幾種情形當中，我們可以指出來一種結果是一種比較普遍原因的特別表現。但是這種原因漸漸轉變，到最後簡直不能令人回想。畢氏說：「當許多事實被反覆的觀察已經闡明的時候，當許多新的真理被準確的經驗已經確定的時候，我們就想尋找這些事實的理由及這些結果的原因。但是我們很不幸更不能承認這些原因我們不僅現在是不能知道，並且永遠怕也不會知道。……所以我們必須要將所謂「原因」這個字換成「普遍的結果」；並且不想知道這種「原因」。」

再次討論自然律。自然律我們是能夠認識的，不過先要經過兩種次序。第一，要知道在特別現象中之常常不變的狀態。第二，要辨明定律使彼此發生關係。當然在一個現象中，我們所能指出的只是些不同的結果；至於要澈底明白這些現象是怎樣來的，我們現在還不能做到。

要想達到上面所說的目的，第一當觀察現象中之常常不變的事實；而後再將已觀察的事



實加以比較。真正的科學方法是數學與經驗二者的結合。這種方法即是：第一，先有一個假設；第二，再極謹慎地將事實聚集起來，看在某種情形中是否發生某種現象；第三，在這些情形中再細加以檢查，看所發生的現象是否與以前所預期的一致。畢氏說：「像由這樣產生出來的結果方是真正的自然律。一切現象中的定律應當有如此解釋的事實，應當有如此可靠的真實。那些我們不能如此解釋的事實，應當暫為保存？等到在別的事實中得到有許多的觀察，與極長久的經驗，而後方能發現真正物理的原因。換言之，所謂普遍的結果實在是由特別的結果漸漸變成的。在此處要能將數學及物理學二種科學聯合在一塊，實在能得到更大的利益。一個能告訴我們事物是「多少」；一個能告訴我們事物是「如何」。例如現在將許多或然的事實連結在一塊，判斷一個結果是依賴於這種原因早些呢？或是依賴於別種原因早些呢？要想能判斷這種情形，非先想像物理中的「如何」不可。這就是說，當你看見這樣的結果非依賴於這樣的原因不可的時候，而後你就要應用數學計算究竟這種結果與他的原因結合是「多少」。假使找出來的結果與所觀察的事實相符合，那以前所謂或然的事實至此已變成確然了。」

但是畢封對於這種方法的貢獻尚不僅此；他的最大的貢獻在他分辨出許多結果最後只是相對的。

畢封以為在自然科學中，普通人稱為確然的，實在只是極有力的或然。我們信仰的建

立，只是因為我們所相信的與類推的推類是一致的，是符合的。「物理中的確然，即所謂一切確然中的確然，實在也只是最大限度的或然。宇宙間即沒有兩件事是絕對相同的。例如太陽自東方起來，照物理上推測，我們可以說，太陽明天或者仍自東方起來。我們可以相信太陽明天仍自東方起來的，是因為有今天及昨天過去的事實。但是同時我們也相信有如即有終這件事；即是現在有太陽起自東方這件事，將來也一定會沒有這件事。所以結果我們不能說太陽將永遠起自東方；不過，至少我們可以假定：因為有過去的永久現象，將來或者也有如此的現象。當一件事在同樣的情形下發生過幾次，我們可以決定說，將來如有這種相同的情形，這種事或者也可以發生。換言之，因為過去常常有的事，或者說將來也可以常常有；但是所謂「常常有」，並不是說將來「絕對有」。並且將來的「常常有」，與過去的「常常有」也並不是完全一致，完全相等「絕對」在自然中及人類中均不能存在。」

不過畢氏將「或然」分兩種：一種是以粗淺的推理方法做根基的？另一種是站在實驗的方法上的。第一種是沒有什麼價值，第二種是極有力量。畢氏說：「在物理的確然及由許多類例所演繹出之確然間，有很不相同的地方：物理的確然是由大多數的或然——經過實驗方法的或然——結合的結果，使我們有不能不如此信仰的力量。至於由類例所演繹出確然，僅是一種較少數的或然所組成的，並且有時能使我們墮入歧途中。」

畢氏最後說，我們要想認識這種科學方法的價值，及由這種方法所得之有價值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看十八世紀法國最有力的兩個思想家，一個是狄德洛，一個是德浪貝爾，就可以知道了。狄氏之自然的解釋 (*L'Interprétation de la Nature*) 與德氏之哲學要意 (*Principes de Philosophie*) 二書，可謂表現這種科學方法，及這種方法所得之結果的兩本最重要的著作。

現在可以將上面所說的加以總結：在笛卡兒的意思以為先天的理性只在數學中有價值；換言之，笛氏只認數學的方法為唯一的科學方法。但是自然科學却是相反，這種科學所依賴的只有經驗，所歡迎的只有事實；這種科學的方法是在經驗與事實中找定律與解釋：是需要含有觀念的思想，是需要能計算結果的數學，是需要能證實的經驗。這種方法應用到一切事實上，能辨明或然與確然的程度。這種方法唯一的態度就是誠實不欺：一面將我們的無知表現出來？一面使我們能得到真知！

參考書：Descartes: *Discours de la Methode* (*Explicites par Victor Broehard.*)

Diderot: *Les Encyclopédies*

Rousseau: *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Française.*

自然論

我們知道在笛卡兒以前，人對於自然的解釋，不是同無稽的小說一樣，就是受有宗教的影響。所以曾有人用同情，生力，本體，靈魂等來解釋自然現象。但是到了笛氏，他對於以前的這些無稽之談皆攻擊不遺餘力；自己發明用機械來解釋宇宙。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能佩服笛氏；不過他的解釋到了十八世紀也有許多不能應用了。自笛氏以後，一切的體均不能互相影響，必要有助於外物。換言之，假使沒有外面的刺激，衝撞或壓力，所有的體是不能發生運動的。例如我們在地球上所見到的吸力是因為有細小物質轉動不已，而後在地面上產生吸的力量，來吸住一切的物體。此外如光也是如此。光的動作同槓杆的動作一樣，人推動槓杆的一端，那一端就自然壓到物體上去了。月亮施動作於極微細的物質，就發生了海動的現象。笛氏的繼承者對於他解釋自然的詳細處已起懷疑，不過對於他的根本原則仍保存着。在物質世界中，除了「直接的摩擦」以外，別無所有。笛氏的物理學有許多地方也或者經過修正了；唯關於這種根本的假定，仍然無人敢改動。直到了十八世紀的哲學家手中，這個不敢改動的根本原則也就不能不動搖了。但是這種動搖仍然是受英國的影響，不過已不是倍根而是牛頓了。

介紹牛頓學說到法國來的第一個人就是伏爾泰。伏氏在一七三八年發表他的牛頓哲學要義，力主笛卡兒物理學的性质與牛頓的絕不相伴，並宣言笛氏的物理學已不適用。

現在先研究笛卡兒的吸力重心說。他的重心說共有四個重要的原則：第一，連結地球的

轉動自西而東，這種轉動的結果所謂體；體的重心是在轉動以後，所以體應當成斜線落在這個方向，或者是成直線落在地上。第二，笛氏的重心說如對，那每點不僅應當成斜線，並且應當落在緯度的周圍；但是一切物體的墮落却是傾向地球的中心。第三，如照笛氏的重心說解釋，一切的光線自星體達到我們不應當成直線，因為他們應當為連結地球的轉動所彎曲。第四，如笛氏的重心說不錯，那由液體運動所連結的固體不久即要停止。為什麼地球到現在仍未入於靜止狀態呢？

現在再討論笛氏光的學說。按照笛氏說：「光是一個極細微的物質分散於地球的全部。這個光是由太陽揮發出來的，而壓到我們的眼睛裏面來。好像一個槓杆我們在這一端推，同時那一端自然是壓下去。」這個假設是完全不的確：因為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如何能維持笛氏對於運動存在的解釋？假使要照牛頓的假定，說光的體放射細微的點，這些點像砲彈一樣照到我們的眼睛，那所有的困難都可以解決了。並且要用三稜鏡來分析光更可以給牛頓的假定以證據。其實，因為有不等的折光的緣故，所以一個光線能生出許多光線；關於這種現象，笛卡兒的假設又如何解釋呢？

最不幸的是因牛頓的發明，以致笛卡兒物理學之最重要的假設也不能不受有致命傷。自牛頓以後，就沒有人再說運動的交通是因為互觸及互壓的結果。在宇宙間的一切，要用吸力來解釋就沒有困難了。所謂吸力的定律即是說：「一切物體的互相吸引，在體的方面說成正

比例？在距離的方面說成反比例。「我們要觀察許多不同及重要的現象，更可以得着許多精確的解釋及計算：如各種行星的運動，彗星之有規則的復返，一切物體在地球上的吸力，月亮及海潮（日期，高度，變化）的吸力，這些現象我們都可以計算出來。假使沒有牛頓的假設，那剛剛相反，如這些現象就無法可以解釋，分類與計算。要用牛頓的假設，不僅能解釋，分類與計算，並且還能預知與預測。因此我們可以斷定：笛卡兒關於物理的假設是錯了，而牛頓的是對的。

有人反對說：牛頓這種吸力的觀念，和以前笛卡兒想在科學中驅除出之魔術式的觀念又有什麼區別？又牛頓這種觀念是否又蹈古代那種物理的觀念的覆轍？伏爾泰回答說不能；關於這種懼怕實在無根據。現在所說的吸力，與古代實在大不相同。我們現在所謂吸力是什麼？現在所謂吸力只是一種力，物體因這種力能與別一個物體相接近；除此以外，人實不能再看見，也不能再認識任何別的力來推動物體。吸力只是一種，我們還未能明白其來源的東西，但是他的結果已使我們十分地熟習了。吸力這種力同許多別的力一樣；我們對於宇宙間一切別的力也未能明白清楚。我們對於一個東西未能完全明白，我們就可以說這一個東西就不存在嗎？人常說吸力是同一種神秘的魔力是一樣？他們唯一的根據即是說這種力不能用理性澈底地明白。這種原則要實在，那宇宙間的魔力實在是到處都有，因為在宇宙間澈底用理性明白的事並不多。運動是怎樣來的？宇宙間的物體為什麼有變化這個現象？我們為什麼有

思想？我們爲什麼要活着？一切東西爲什麼並且如何存在的？這些事我們都能澈底明白嗎？況且牛頓的吸力說在數學上均有證明，人若能明白這種證明，就知道這並不是古代觀念的復興，而實在是驅除古代觀念的利器。

至於笛卡兒派的機械論，在笛氏那個時代，也許是最好的假定；但是到了現在實在已不適用了。所以我們也應當趕快放棄他。這就如同過時的女子一樣，她少年時代雖然出過風頭，但到現在不能不讓新的人物來代替了。

上面只是說到伏爾泰之破壞的功勞；換言之，伏氏在此時只是一面介紹了牛頓的自然觀念到法國來，一面破壞了法國人已具有之笛卡兒的自然觀。但在法國十八世紀的思想中，對於自然科學具有真正的建設不是伏爾泰，也不是德爾博施，仍而還是畢封——雖然前兩個人對於科學助力的功勞也是不可磨滅。

在德爾博施眼中的「自然」，是一個體，一切的東西都是必然地由這個體出來的。這個體是一個永久的，無限制的與非創造的物質。不過這種物質不是靜止，他是永久地發生變化。他是由許多原質組合成的，這些原質也各有各的本性，我們所能認識的是很少。德氏說：「物質是極變動的，是一種無限的東西所組合成的，不停地接收並溝通各種不同的運動。各種物質不同的本性，各種不同的組合，以及極端變動的形式；遂構成物體的要素。由這些要素又形成各種不同的秩序與系統。這些秩序與系統的結果，我們即稱之爲自然。」與

自然已成為自然的時候，他就產生出不變與永久的定律。德氏又說：「當物質已存在了，他就應當有動？當他有各種的物質，他就應當有各種的動；當他還沒有存在的時候，他是存在於永久 (Perennis) 中；照他的本來能力說，他應當永遠是「有」與「動」；至於外面的運動是由他的資本中提出來的。」但是自然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一定不變的定律；這種定律的不變，對於自然的全體如是，對於他所封閉的一切東西也如是。」至於牛頓所發現的定律，不過是普通定律中的一種，但也許是最重要的一種。

畢封對於自然的觀念與德氏却不相同。很不幸，畢氏不僅是哲學上的一個有神論者，並且他對於基督教的儀式還有相當的崇敬。所以他根本上承認有一個造物主。所謂自然即是這種創造的結果產生出來的。

畢氏告訴我們說：「所謂自然即是造物主為一切事體的存在與萬物的遞禪而設立之定律的系統。」至於自然的本身，既不是「一件事，」也不是「一個物。」他是「一種包括萬有的活的與無窮的力，使萬物賦有生命。」自然不是永久的，不是必然的，他是依賴於神。他無命令是不動的；他無許可是不會變的。神保有創造與毀壞的雙重權力。當神維持這宇宙的時候，這就是自然，——這就是自然憑藉神聖的允許而做他一切應做的事。他藉特別的工具實行一種特別的目的。「時間，空間與物質即是他的工具，宇宙是他的對象，動與生是他的目的。」但是他的動會不能離開定律。畢封一方面同傳統的基督教一樣，承認人在宇宙中用



他的精神與理智造成許多例外。但是凡在人類以外的一切，都是遵循着一個極有力的決定主義。我們更不要因此相信笛卡兒所說的，宇宙是一個機械因為自然究竟是怎樣動的，大部分我們現在還不能知道。『他活動出大部分的結果是用許多尚未被認識的方法。』固然，關於這些方法，我們也能分辨一點，不過不知道的究竟還是很多。

因此舉封將一切物體分成兩大類：一類是無機的物體；一類是有機的物體。

一個人要設有兩個根本的假定，對於無機物體的科學即可以十分明白了。一個是最初的離心力，這種力即可解釋宇宙中物質能動的由來，特別是在我們的這個太陽系統下的世界。第二個是普遍的吸引力，這種力依照物質成正比例，距離成反比例的定律，即可解釋一切物體互相吸引的由來。

假使一個人要找出幾出假定，那對於有機物體（即活的物體）的解釋更容易明瞭。

第一假使沒有日光那沒有『生』；沒有日光，也不會有什麼動物植物。所以我們知道日光是『生』的第一個根本條件。

此外在世界中似乎還有兩件事：一件是有許多一定的活的或有機的原子造成動物與植物之纖維質；這些原子在養料中可以找出；第二是有許多創造的類，這些類遵循着一定的定律而與養料中的原子相結合。

按原則說，活的個體是現存類的一種；每個有機的原子在個體中是常常都被用到的。因

此知道類是固定的。假使生出許多無用的或太多的有機原子，這時新的類也就出現了。畢封說：「假使這種有機的物質太多了，假使這種物質在一切的時候都未被相等地用過，而又被現存的模型所完全吸收，這時就要造出別的新原子出來，而新的類也就隨之發現。因為這種活的物質，（即有機的原子）是不能閒住的，是常常要動的；直到了與無機物的一部分聯合而產生出有機體為止。」畢封說兒童所患的蛔蟲病即是這種例的解釋。

生命的現象也是如此的解釋。當一切個體還未成形的時候，他們就和散在養料之有機的物質相聯合；每一個個體在這樣物質中提取出與他相同的物質。等到這個體達到了通常的限度以後，就產生出一種別的現象。又個體的各部分到了不僅成熟而且要衰落的時候，他又發出許多新的原質，這種新的原質與他們以前所吸收的是相同。這些原質又互相聯結而造成新個體的生機。在有幾種類當中，這種生機是儲藏在許多特別的機官中。但當在別的許多類當中（如由苞芽而生的），這種生機是普散在全體。當他們遇着適宜的地方，他們就發生出來；於是新的個體也產生了。

畢封再進一步研究這些有機原質是怎樣來的。他以為一切有機原質都受光與熱的影響而來的；沒有光與熱就不能有活的原質。畢氏說：「散佈於一切有機體裏面的活的原子，在動作及數目方面，都是與光的原子有密切關係；這種光照耀一切的物質，使他的熱都鑽到一切物質裏面去。不管怎樣，我所聽到與所看見的「自然」確是如此（也許比我所觀察的更簡

單)。只有一種力是一切無機物現象的原因；這種力與熱的力相結合，就產生出活的原子，——一切有機體都依靠這種活的原子。」

畢氏既告訴我們「自然」是什麼——只是一種力；他就進而告訴我們這種「自然」的歷史，這種歷史在畢氏看來是漸漸向前演進的。他告訴我們：地球的歷史，礦物的歷史，動物的歷史以及人類的歷史。因為證具不完全，所以植物的歷史暫闕了。動物的歷史也未完全。這些著作在現在看來固然有很多的錯誤；但是有些部分實在包含有極驚人的知識。像這樣過去的歷程，畢氏即稱之為「自然的世紀」(L'époque de la Nature)。

在這自然世紀中，畢氏給我們以兩組特有的現象！每組當中又包含五類。我們現在先說第一組的五類。

第一組的五類是：1, 地球在兩極是扁平的，在赤道是高突起來的，好像鐘擺一樣。2, 在地球的中心有熱：否則我們不能解釋火山的噴火，不能解釋在礦底下甬道中之溫度的增高，不能解釋愈在地的深處，熱度愈增高的種種事實。3, 地球中之自然的熱同樣也發現到地面上來；但是只有太陽的熱不能解釋動物及植物的產生，必須仍有別東西。這種東西即是來自地中的熱所產生的光。4, 睡在地球深處的物質已經出現，這些物質是像一種固體的殼。由這種殼可以看出極濃厚的流動體因漸冷而凝成固體的遺跡。5, 最後在地面上遍處發現出許多海中動物殼形的東西，遍處表現出海的經過的遺跡。上面這些一切的現象總括起來暗示出一個

假定：即地球以前是極熱，以後是漸漸變冷的。

第二組的五類是：1, 石灰石中已含有由殼片所聚成的灰質零片。2, 那些已脫下殼片的動物，大部現在已不見了，只有極少的數目仍存在於極遠的海中。3, 這時地球已含有動物死骨的化石；在地球北部許多動物的發現可以證明這些地帶曾有許多種類的動物。4, 這些動物當中有許多不能忍耐寒冷。5, 最後，在海的最遠的地方和在山的最高的頂上，殼片又重發現，並且這些是已不見了的種類的殼片。

經過了哥伯尼，蓋律雷寇伯萊(Nepes)等人之天文學分析的幫助，又經過了牛頓之萬有引力的學說，使上面各人的分析互相連結發生關係；因此這兩組事實不僅有了證明，而且更為完全了。所謂世界的七期演進說也隨之而出。下面我們再討論畢氏之世界的七期演進說。

第一期即是地球與各行星的形成期。這一期最初給我們以太陽系的大空。太陽在這個時候比我們現在的太陽熱的多，而且膨脹力也大的多。有一個星體因轉動極快，遂成斜形自太陽中落下，落下後，這個星體的本身又分散開了：這就是天空中一切行星及各行星中之一切衛星成立的由來。這些分散的物質因距離太陽的遠近，遂生出互相結合的吸力。他們一面自己轉自己，好像我們玩的陀螺一樣；他們一面圍繞着太陽轉動。他們對於太陽的距離是以離心力和向心力的均衡而決定。畢氏對於他自己這種假設的或然性頗為自信。等到各種行星和衛星都有運動了，互相衝突的事也隨之而生。但經過一番衝突反而有一番的聯合；到最後各

種不同的體在相同的方向有一種向同的運動，於是一切的運動都產生出一個相同的因，換言之，這些體在相同的計畫下，在相同的形式中，自己轉動自己。畢氏說，這固然只是一個假定，但是是一個很簡單的和很有理的假定。

第二期為地球內部的骨格形成期。當地球由極熱的液體漸漸變冷而成為固體的時候，於是地球上的山川脈絡也隨之而形成。這種歷史也就是地球的歷史。地球在由液體變成固體的歷程中，他的外面雖是固定了，但是中心的裏面仍為液體；即在外面的固體中，也有高低不平，形成後來的山川。在低下地方或為礦物所填滿，或仍為低下的空地。

第三期完全為海洋期。在這一期中雨量最多，地球幾乎全沉沒在海洋裏面；只有幾個帶有崖石的山峯露在外面。這一期的時間在全七期中要算最長。在宇宙的中心我們只看見狂濤怒波，風雨雷霆；此外毫無所有。從前的崖石一面雖然沖毀了，但另一面又積聚起來。同時，殼片反而增多；沉澱也漸凝積。並且形成極嚴密的固體。因為水流的激盪，形成的固體多是含有溫暖；這也就是低等植物產生時期。又因這種植物的變化，成為煤與別種礦物。又在這個時候，有許多物體的結合，遂形成地球上的乳狀物質。這些現象變化雖極漫，但結果也極為可驚。

第四期剛與第三期相反，為噴火期。到了這一期水漸漸地退下去，並且因為蒸氣的關係，漸漸分散了。繼續着即為火山的出現。在這一期的宇宙中，我們所看見的只是火山中噴

出的液體，固體與碎石。畢封說：「這一期的火山只是在海邊上活動。」他結論又說，這一期火山的噴火是為地上產生的吸收物所決定。換言之，即火山噴出的東西都為水泥所吸收；這也就是蒸汽產生的由來。但是地球因漸漸凸起而又炸碎，所以火山噴出火焰。直到後來海與地漸漸地隔遠了，火山方才停止。

第五期為地球上的動物產生期。我們現在在近赤道的地方看見的動物，當時是住在地球的北部。地球的這一部分是先冷的；並且這一部分也是為地球上的動物所最初居住的。只是這種地方的冷度後來漸漸增高，因此有許多種的動物都被凍死了？其餘的也不能不向暖的地方去遷移。畢封結論說：第一，在世界上所見到之最後的種類，今日應當存在於兩極地帶。第二，暖的地帶應當適宜於產生各種的動物；至於暖的地帶的動物所以繁盛，只是因為後來遷移的結果。照我們上面已說過的原則看來，要有很多有機體的原子就能產生出新的種類來；所以這時期新種類的產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體。

第六期為大陸分裂及海洋形成期。在這一期當中，地球的骨格是由火中噴出的崖石所構成，但是這種崖石有許多空洞。並且這些空洞是極深，海水鑽入到這些最低部分的空洞。於是海洋出現了，而大陸也就分割開了。如現在的許多海島，即可為大陸分割的證明。但是據畢封的意思，這些分開的大陸，以前是聯合在一塊的。

第七期是人類出現的時候。照畢封的意思，在這時期以前，曾有過極高的文明與極深的

科學。這種文明的毀滅，原因不能知道。繼續着這一期為渾沌與野蠻的時期；後來漸漸一點一滴地又恢復了我們現代文明之最初的狀況。畢封說，我們要想能恢復以前人類之最高的文明，只有結羣；只有合羣與遵守道德可以使人類將益放光明。畢氏說：「人感覺到只有孤獨的自己絕不滿足他許多的慾望，所以他不能不犧牲自己無厭的要求，藉以能得到別人幫助的權利。他再三思索善與惡的兩方面：最後在他心的深處刻上了自然的光明——這種光明即是造物主賦給他的。」因此我們得看一個公式：「總之，人類要不知道互相聯合，這就不能成爲人類」所以他最後結論說：「只有科學能得着真正的榮耀；只有和平能得真正的幸福。」

誠然，畢氏學說中所包含的這些假設，科學的發展還未能證明。誠然，在這些假設中，我們只看見畢氏創造的能力，很少見到他實際觀察的精神。誠然，在畢氏許多別的著作中有被基督教精神所迷惑的。但是，就他大體的精神與有幾種假設看來，究竟是值得我們敬仰的。對於最初事物的起源，畢氏自己承認不知道。他對於德而博施的攻擊，極小心地搜羅許多證據與之對照。他對於他自己意見的表現，始終只承認是或然的，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他對於一切事實，都不承認有唯一獨尊的威權，他始終處於研究與批評的地位。他將太陽，行星，地球，活物以及人都用一種濃厚的詩意描寫出來，使與全宇宙有相連帶的關係。現在的宇宙已不是笛卡兒所說的乾燥的與機械的宇宙了；在這種宇宙當中，生命是順着一定的定律向前演進；而原來的東西和原則是神秘的。

我們要就畢封的內容來說。在現在是有許多可以批評的地方；不過我們要就他的精神與態度來說，那他在歷史上應當佔一個地位。他的學說是先鋒隊裏面的一個；他的學說是近於實證的——雖然不能就他的結果說，至少在普通的方法上與謙恭的態度上是可以這樣說的。

參考書：Buffon; Histoire Naturelle (premier discours.)

Dueros; Le Enyelap disseo (P. 70-73; 314-324)

Orsson; Les Courants de la pensee Philosophique (下卷)

### 心靈論

笛卡兒對於學科的研究——目的，關係及方法——是錯了；笛卡兒對於自然的見解及和所下的定律也是錯了；這我們在上面都已說過。但是他對於心靈的見解更是錯誤得很，這是十八世紀法國的思想家所一致承認的。關於這一點，他們藉洛克來攻擊笛卡兒，就同他們在科學方法與自然中，藉培根與牛頓來攻擊笛卡兒是一樣的。洛克在這個時候變成一個最大的思想家了！前人對於心靈的研究，現在到了洛氏來集其大成，這是何等的幸事！

洛克的人類知識論為什麼這樣地迷人？我們要知道他的價值，當自兩方面去看：一方面是消極的；一方面是積極的。他在消極方面的價值，即是批評笛卡兒內在的觀念；關於這一點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派差不多是完全表同情。照笛卡兒的說法，人在生來的時候就帶來有



許多觀念：如神的觀念；幾種數學的觀念；還有幾種支配科學公理的觀念。後來到了他的弟子，又加上了幾種爲生活規範之道德的觀念。所謂理性就是這些內在的觀念和原則的總合。另一方面他與他的弟子又否認心靈中的良心，所以最後他的結論不能不說：在母胎中的嬰兒就應當默想內在的觀念與理性的原則。假使他最初未能分別，只是因爲他沒有留心。洛克的一部人類知識論就是要攻擊這種內在的觀念與理性的原則。

那些承認內在的觀念與理性的原則的人，他們的論證是極其薄弱。他們第一個論證是要藉助於普遍的承認。他們說人人承認的觀念，這種觀念就是內在的觀念；人人知道的原則，這種原則就是理性的原則。其實這種推理是錯了。第一，觀念雖是普遍的，但未必即是內在的；因爲有社會的遺傳和教育就能解釋。第二，況且這種觀念根本上就沒有，就沒有一個觀念能爲人人所承認；甲以爲是的，乙往往以爲非。也沒有一個原則能人人知道的；在西方人認爲不可侵犯的道德信條，在東方人就未必如是。上帝這個觀念要是真的，總應該是人人知道了。但是我們知道在世界上有幾種民族，不僅不知道上帝這個觀念，即便上帝這個字他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照這樣看來，所謂普遍即是「不能知道；」對於「不能知道」這個觀念，我們當然是承認的。

第二個論證他們是藉助於「必然」。他們以爲有許多命題成爲公式的時候，我們就覺得是必然的。要是人沒有內在的觀念，就絕不會覺得一件事是必然的。其實我們一加思索，即

知道這是錯了。我們所以承認一個公式是必然的。是因為我們在未知道這個公式以前，我們已經知道許多別的具體的事實。換言之，公式只是抽象的與概括的；我們認識具體的在抽象的以前，認識個別的在概括的以前。因此我們可以斷定說，我們認識公式有必然性，絕非有任何內在的觀念。

但是又有人反駁說：假使我們不承認能用內在的觀念知道公式與原則，那你們也必不能承認用內在的觀念知道組成這些公式與原則的個體。例如現在有這樣一個公理：「一切事實都有一個原因」；或者說：「一件事在同時與在同樣關係下不能是是，又不是」。假使我們否認能用內在的觀念知道這種公理，我們先必定也要否認能用內在的觀念知道「一件事實」與「一件事」。但是這是可能嗎？我們要問；你們對於最初的一個觀念是否承認知道？要不承認知道，那你們又怎樣能將這種觀念放到精神裏面去；並且又怎樣能應用這種觀念？換言之，我們要不知道「一件事」的這個觀念，我們又怎樣能「想」到這個觀念？物並且又怎樣能說「一切事實」都有用？

最後的這個反駁竟將百科全書派窘住了。他們自己也似乎把這個論證看成一個無可辨駁的論證了。幸而這時有洛克出來。洛克解釋一切觀念是怎樣形成的，一切的理論的信仰是怎樣來的，一切在成人中所有的實際的必然是怎樣造成的。

洛克第一步就是分別簡單的觀念。洛克說，簡單的觀念共有四個不同的來源。有些是來

自單獨的意義，例如：聲，光，色，味，嗅等等的觀念。有些是來自許多意義的共同動作，例如：擴張，形，動，息等等的觀念。有些是來自再三地思索，例如：了解，意志等等的觀念。有些是來自意義與思索，例如：快樂，憂愁等等的觀念。這些簡單的觀念就是心靈所從事的原料。我們接收這些觀念完全是被動的，我們不能創造任何觀念。

洛克又說，我們心靈只有簡單的觀念不夠，所以另外還有幾種別的作用。一就是心靈能將已得的觀念復述之；換言之，即能在心靈上重現一次，——這就是所謂記憶。二就是心靈能將已得的觀念加以比較，並能分辨他們聯合的關係。最後，心靈能將這些已得的觀念聯合起來，並能使之成爲各種不同的系統。因爲上面復述，比較及聯合種種的作用，所以心靈能造成複雜的觀念。這些複雜的觀念是：第一爲形式，這就是說物體的本身不存在，例如：感謝，自戕等等的觀念；第二爲本體，這就是說事物的本身似乎是存在的，例如。物質與精神的觀念；第三爲關係，這就是說在許多不同的事物中所有的關係，例如：平等，因果等等的觀念。

洛克在心理學上的貢獻，人人都知道，用不着我們在此處詳細的解釋。不過我們現在要指出的，即洛克的學說仍未能澈底。在他的學說中包含了一個曖昧的分子，即心靈的活動究竟是什麼樣的？是否在定律的管束下？可惜洛克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仍不能澈底，好像仍偏重在內在的 (intrinsic) 一方面。在英國他的後繼者厚謨 (D. Hume 1711—1776) 因想解決這個問

題，遂發現了聯想律。但在法國有龔狄雅 (Condillac 1715-1780) 及愛爾位錫 (Helvetius 1715-1771) 做了相同的工作。

現在先講龔狄雅的學說，因為他的學說解釋得最清楚。照龔氏說，我們的心靈生活就要建設幾個簡單的定理就能完全解釋了：即能解釋我們的知，情，意的形成。不過在未討論以前，我們先要知道事實：第一，我們知道有感覺；第二，我們知道有記憶的感覺——這種記憶的感覺當然不是完全直抄與之相應的物理境況；這種感覺當然也與神經系有關。不過在我們以外，有什麼能決定感覺的出現？神經用一種什麼機械的方法來創造出這種感覺？龔氏回答說：「這我們完全不知道。但是一個人也不必藉助於那些在經驗上毫無根據的假設來解釋這些現象。」由我們感覺而來的記憶一點也不神秘，這種記憶很顯然地依賴神經系的機械的活動，換言之，神經系的機械的活動決定他的保留與產生。但是現在我要問什麼是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龔狄雅很誠實地來分析這種根本原因。

現在先研究知覺活動的結果。知覺的成立是由於感覺及記憶；換言之，感覺加上了記憶即成了知覺。所以這種活動歸縮到最後是分析與比較——所謂比較即集中於判斷，分類與推理。不過再問在這種活動的後面究竟還有什麼東西沒有？在他一切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他的邏輯 (Logique) 中，他回答說：這些活動歸縮到最後，第一，要有感覺；第二，要在感覺上有「注意。」

分析是依靠注意，所謂分析實在說來只是順序地觀察事物的性質，而同時也使心靈上有這一種次序。

比較歸縮到最後也只是注意。比較是同時注意兩件事。龔氏說：「比較只是雙重的注意，他是存在於兩種感覺中；如人感覺其一，即排斥其他。」

判斷只是比較的結果與結果的陳述。龔氏說：「當我們比較兩個事物的時候，我們看出其中的同異，這時判斷就產生了。」

至於將不同的事物加以分類，這是判斷的結果。龔氏說：「所謂分類不是別的，只是將各種相同的判斷給以一個總名稱就是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分類只是由判斷而來的一個概括名稱。

所謂推理是注意於已說出的判斷中所包含之未說出的判斷。龔狄雅解釋推理只是一種文字的形式。無論如何，推理總要藉助於我們所想的字。所以推理歸縮到最後就是把字排列到適合的地步。代數是數學的符號；推理也就是心靈的符號，不過為注意所喚醒。

現在可以知道我們一切的認識差不多都為「注意」所統制，不過我們要問「注意」的本身究竟是什麼？龔狄雅堅決地回答說，注意就是感覺，不過加上緊張及湧湧兩種性質。所以他說：「注意即是感覺；不過這種感覺，來到我們心靈的時候，似乎具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勢力。」所以可以得一個結論說，即是我們一切的認識歸縮到最後都是由感覺變遷來的。龔氏

說：「我們用以觀察的一切官能都包含在感覺的官能裏面；靈魂藉此得到他的一切認識。」至於意志現象，據龔狄雅的研究，也是具有相同的觀念。龔氏分析意志到最後，也是說由感覺來的。」

情感在表面看似乎是與感覺無關，其實細研究起來也是由感覺來的。例如喜與愁表面上看似與感覺無關係；其實喜總有一個喜的原因，愁也總有一個愁的原因。我們假使沒有愛的情緒與欲望的衝動，絕不會有喜的情感。愁也是一樣。我們愁也總有一件事為愁的原因；假使我們沒有憎惡的情緒與瞬刻的衝動，也不會有愁的情感。這就是根本的器械使我們與動作相聯。有了這種基本的要素，而後我們的認識可以擴張；換言之，我們可以由此預料較遠的喜與愁，使我們能預為想像，預為知其價值。因此遂產生了許多欲望；這些欲望或為其相反的欲望所克制；另一種或因得到相同的而增加。最後我們可以決定說：「情感的最後分析不是別的只是一個絕對的意志，只是將我們所想的事拿到我們的權力下面。」

現在我們要問：在一切的認識及一切的動作的後面有多少簡單的原素？龔狄雅回答說：「所謂記憶，比較，判斷，辨別，想像，抽象的觀念，數目及時間的觀念，普遍與特別的真理的認識等等，不是別的，只是注意的各種不同的方式；換言之，即是注意的不同表現。至於所謂情感，如愛，憎，懼怕，哀樂等等；也不是別的，只是欲望的各別的方式；換言之，即是欲望之不同的表現。最後，所謂注意，所謂欲望，他們的來源都是感覺。所以總結可以

說，感覺包括一切心靈的機能。」

龔氏論證的成功不僅在找出幾個公式，是因為他的感覺論 (*Traité des Sensation*) 一書中所陳述的態度。他將各種感覺的起源加以分析；他指示出所謂意義，記憶，甚至最高精神的活動都是由感覺來的。他要使我們知道各種不同的意義是怎樣形成的；換言之，各種感覺怎樣互相合作形成了意義；因為他發明一個極著名的「斯達度」(Statue)。他以爲用這個「斯達度」可以解釋一切的感覺。其實，畢封在他以前已說過了；畢氏會假定過人的感覺的活動是一個隨着一個的。龔狄雅似乎知道畢氏這種假定，不過他不承認是模仿畢氏。

這種「斯達度」的應用，龔氏初止限於嗅覺；但是他曾假定記憶也是可能的。例如現在一個人嗅着一個氣味，再停一刻仍嗅着相同的氣味；後來再嗅着這相同的氣味，這時感覺連續的「斯達度」即開始活動，使與別種器官都相聯絡。龔氏說：「即使一個單獨的感覺，我們的了解仍是有五個相連的器官。」

其他感覺的聚集，換言之，即是複雜的感覺，也只是我們器官所應用的事物增加多了，並加以發展。龔氏考察各種特別的感覺，他說假使這種感覺最初感到時只是單獨的，那這種「斯達度」也當減少。他又考察複雜的感覺和觀念，他說這「斯達度」最初用嗅覺聽覺，而後用味覺，再用味覺與聽覺等等合在一塊發展出來的。他主張觸覺是特別的；他說這種感覺就是最初給「斯達度」本身以外的各事的觀念。他這種分析是精細，有時並且也很確實；並

且有許多地方並能和現代的理學相差不遠。

龔狄雅更將他的感覺主義擴充到動物上去。他以爲動物同人一樣，一切也均爲感覺所決定。他在人的方面不承認有內在的理性；他在動物方面也同樣不承認有內在的本能。他用經驗與個別的習慣來解釋動物的本能。鳥飛，鳥鳴的反哺，這在他的動物論(*Traité des Animaux*)中都有相當的解釋。最困難的是許多蟲類的本能，這些本能龔氏雖堅持到底地仍用感覺主義來解釋；然而究竟是他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

上面已將龔氏的感覺論說了一個大概；他的學說在現在看來，當然有許多可以批評的地方；不過在十八世紀那種破壞的時代，這種學說不僅免不了，並且是很適合，雖然他在建設方面沒有很多的成功，但是他這種感覺論實已蘊含了科學產生的萌芽。

龔氏因受英國心理學的影響，已經知道科學的心理學了。用機械的方法來解釋知覺在法國他實在是第一個人。他曾說過我們的視覺表像要藉助於觸覺的印象來解釋。他又用一種極敏銳的眼光來分析慾望的形成及其在意志中的重要。他又在觀念的形成中指出記憶的活動。所有這些研究我所都應當有特別留心的價值。

到現在感覺主義者(*Sensualistes*)還能令我們驚嘆不置，這並不在他們當日對於心理學上之實際的貢獻！實在是他們一往無前的精神，與近於科學的方法。因爲這種感覺主義的發展，無形中遂引起人注意生物學的研究。因此，在這種科學當中，使我們得到一種重要的真



理。由那時候的生物學告訴我們說，一切個人和一切種類，其器官都是天賦的（或稱內在的 *innée*）。換言之，即是一切器官具有一種天賦的傾向以爲後來改變的預備。一個狗原來就決定了有一個狗的消化器官與呼吸器官；一個蛙也是一樣，原來也就決定了有一個蛙的消化器官與呼吸器官。就是神經系也是如此，狗有狗的神經系，蛙有蛙的神經系。感覺主義者的主張却不是如此，他們以爲一切最初的存在都同一張白紙一樣，並沒有什麼差別。所以他們一面雖然承認有「生來的」器官，而一面却不承認有差別。不過我們要明白生物學上所謂「生來的」，「天賦的」或「內在的」都與笛卡兒所說的不同。所以洛克攻擊笛卡兒的內在說，我們不能拿來同生物學上的天賦說一樣看待。這種天賦說可以用進化論的天擇說來解釋。並且這種天賦的器官仍是遵循一定的公律而活動。這在龔狄雅及當時附和龔氏的人都承認這種說法爲真理；並且由此所演出來的幾種結論也很重要。我們要讀愛爾位錫的著作就更可以明白了。

由這種生來都是一樣的學說演繹出兩種很重要的結論。第一就是引起法國大革命時代所謂一切平等的學說，承認我們人類生活的最初一頁都是像白紙一樣無絲毫差別。所謂不平等這個字在我們生來的性質中並沒有。那末我們要問人爲什麼又各不相同呢？這就引起第二個結論上來了。第二個結論就是教育；人類一切後來所以有差別的原因完全是因爲教育。假使對於一切的人都施以相同的教育，這時各人在知識上一定可以完全相等。假使教育實在是很

好，那所謂天才一定是很多。關於以上的結論愛爾位錫持之甚堅。

愛氏在他的論心靈(De l'Esprit)一書中說，使各人有差別的唯一原因即在人的注意力不平等。換言之，這種差別私毫不是依靠於各人的原來性質，是完全依靠於各人所接觸的環境。不過據愛氏說，所謂注意不是別的即是情感的表現。所以他說：「人類有智慧完全是為情感所決定。假使我們實現意志力的情感極強，我們可以成驚人的事業；反之，情感薄弱的，一事無成，人就稱之為愚。這就是人類有智慧的由來。」因此，他最後主張要想人類得有平等，當抑制人類的情感。他最反對有賞罰。他以為賞罰最能叫人對於一件事或因榮耀起特別的注意，或因受辱遂絕對不注意，所以就生出不平等出來了。他主張在兒童時要有一種相當的教育使之不偏不倚。從這種教育中人可以得到平等的精神。所以結果他說所謂不平等不是別的，只是法律的不良組織，和社會上不良的教育產生出來的。

此處我們要指明出來，即是笛卡兒的哲學對於平等的意見也有過討論。笛氏也承認人類是平等的，不過他所承認的平等是人類理性的平等。他以為我們每一個人人生來就有一個理性，這種理性可以分辨好壞，明白是非；並且無差別之見。他說所謂感覺，記憶想像等是按照各個人而變化的；至於理解是為人類根本決定，並且永不變化。所以他主張要有好的教育使人類得到相同的培養，那人類也一定能得到不同的結果；能得到最深奧的科學與最高尚的道德。他以為人類不平等的由來只是因為人類為不良的習慣所牽制，不能使他們原來的理

性表現出來。

由上面我們知道襲狄雅與愛爾位錫的哲學同笛卡兒的哲學似乎是得到相同的結論；其實我們要細加考察，知道他們是完全相反。在襲愛二氏的學說中所謂人人平等，並不是指各個人生來有一個平等的理性；並且剛剛相反，就是他們所以說人類是平等的正因為人類生來是一無所有，好像一張白紙一樣；因此可以使人人能接受相等的教育，變成相等的人格。

### 結論

看啊！笛卡兒最重要的三點——方法論，自然論與心靈論，現在都不能不放棄了；都不能不另找東西來代替了。解釋宇宙的原則說能在先天中 (a priori) 找到，這人人都是感妄了。所謂純粹的理知在科學的構造中固然有他的位置，即在數學中他也能給我們以很驚人的結果？但是這種理性並不是到處都可以應用。自然科學和心靈科學是不能用先天的方法來建造，只能用思索的結果與經驗的構造來組織。

凡是說自然的一切活動都是像機械一樣這也是感妄。固然，自然中之一切的產生都是遵循一定的決定論，並應當排斥一切的神怪無稽的假設。但是支配宇宙間之演化的定律並不是像笛卡兒所說的那種機械的定律，這種定律現在已換了牛頓的動物吸引力了。誠然在這種定律的動作中仍然還有許多神秘難解的；但這種定律的存在及其所產生之重要的結果已使我們

不能不相信了。

假使要說初生的嬰兒，就有兩種相反的認識來源：一種是為適應實際生活不得不有的感覺！一種是為認識絕對不能不有的理性；這也是極為愚妄。其實初生的嬰兒與一切初生的動物在原來都是一樣的；他們一面有為外物所刺激的感覺，一面有保留這些感覺的記憶。除此以外，哲學家也不要再找什麼解釋了；至於一切知識，一切意志與一切情感的形成也都是由於這兩種來源來的。

笛卡兒的哲學在這幾點上都錯了；他的門徒更是加倍地走到歧路上去了。這個時候百科全書派用英國傳來的外貨來代替本國的國貨；雖然形式上不能說是同外貨完全一樣，但是骨子裏面受了倍根，牛頓和洛克三個人的影響實在不少。這就是法國十八世紀哲學思想的總趨勢！

參考書：D'Alembert: Discours préliminaire de L'Encyclopedie (通行本)

Buffon: Theorie de la Terre et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Homme

Condillac: Traite des sensations (premiere partie)

Helvetius: Oeuvres complètes 全集共五本，參看第一本論心靈 de L'Esprit (一部分。)



## 牛津字典的貢獻

葉公超

有一天，在一八五七年七月間的時候，有幾位英國的語言學家——同時又都是英國語言學會 (Philological Society) 的主動份子——在倫敦茶會。他們無意中談到當時所有的英文字典在各方面都欠完備和準確。譬如在一七二一年貝萊 Nathan Bailey 所著的辭源 Universal Etymological English Dictionary 裏面，「馬」和「犬」的定義都不過是「一種著名的動物」A well-known creature，黃瓜 cucumbers 也祇是「一種著名的水菓」A well-known fruit，後來約翰生博士開始編他那部字典，有許多地方還是根據這部辭源下手的。雖然約翰生博士的字典（出版於一七五五年）是比在他以前所有的都較為完備，但是內中仍有許多的缺點。約翰生博士性情的怪僻和偏執是我們都知道的；他編纂那部字典的態度與方法難免也和他的性情相似，如同 Oats（燕麥）一字的定義是「穀類之一種，在英國用以餵馬，蘇格蘭人則取而食之。」博士的見解如此，因為他生平最討厭的是蘇格蘭人。他雖然沒有什麼可以開罪他們，他也得拿他們來開箇玩笑。又如同「養老金」"Pension"，「字典的編纂者」"Lexicographer" 及其它許多字的定義也是同樣的滑稽，同樣的偏僻。此外屬於訓詁的字典還有理查生博士 Dr. Charles Richardson 的「英文新字典」New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llustrated by Quotations from Best Authors (出版於一八三六年)，但理查生也是參用多少主觀來斷定他的字義和選擇他的引證。他所引證的「名家」Best Authors都是他箇人眼光中認為最好的文藝作家，那末，不但是他箇人的眼光不足以完全代表文字歷史上的標準，就是他那僅僅限於文學範圍內的，也不能包括所有的字在各種寫述方面歷經的釋義。當時在訓詁方面，可以說是只有這兩部錄著，而這兩部又都是以箇人單獨的學力，眼光，和最偏執的主觀編成的；其他如美國韋白士特在一八二八年出版的「美國英文字典」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也不過是僅僅解釋流行字的意義和來源，並不能算是什麼澈底的文字的考據。他們在茶餘酒後這樣譚着，大家以為至少也得做一番增補和修正的工作，內中最熱心的要算一位威斯明士德教堂 Westminster Abbey 的大主教，特稜亦博士 (Archbishop Trench (1807—1886))；他一回到家裏就做了一篇論文，徹底的批評當時英國字典的缺點。後來到那年語言學會正式開會的時候他又根據這篇論文提議編纂一部比較完備準確的新英文字典。大家討論了許久關於各種可能的進行方法，後來就正式的通過，由語言學會負責編纂，不過當時多數人還是主張姑且先進行增修的工作，但是後來又決定增修還不如另行編纂的好，因為當時流行的字典都有許多缺點，所以到了一八五八年一月七號當語言學會重開會時，他們便復議這箇問題，結果是議決根據特氏議案的精神和目的，從大規模方面，另行編纂一部新的英文大字典。這是七十年前幾位忠於英文語言學的學者所下的

決心。那天他們散了會，從那和暖的房屋中走入那陰陰的倫敦煙霧裏，恐怕那幾位年紀稍大的連自己的脚步都看不清楚，想起幾分鐘前所下的決心，和那工作的繁重，再向前面灰霧中一望，誰知道他們有甚麼感想？……

在這七十年中，前後擔任總編纂的有六個人，副編纂和襄助的有二百餘人，自任查考典籍，搜集篇句以引證一字一義的又不下三四千人。在編纂的工作方面，在印刷的精細方面，在裝訂的工料方面我們都不能不承認是空前——雖然我們不希望這就是絕後——的貢獻。以後這部字典在各種學術上的影響，以至於它在文化上的價值，我們在這裏也不必詳細的評論，因為這已然是很顯明的，最近歐美關於這部字典的評論很多，就是極普通的雜誌報章裏面也多少有幾段，如倫敦泰晤士報的「文藝附刊」，「倫敦使者」London Mercury，「倫敦書人」London Bookman，「十九世紀」Nineteenth Century，「曼切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等，在美國方面如「美國使者」American Mercury，「禮拜六文藝評論」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日規月刊」Dial，「世紀雜誌」Century Magazine，及其它雜誌內也都有評論。但是關於這部字典的經過，和各總編纂的傳略，及其它一切的事實要算牛津大學印刷所自己所出版的The Periodical的「牛津英文字典專號」（卷八第一百四十三號）上說得最詳盡。此外英國語言學會的紀事錄中也有不少記載。我們讀這部巨著的經過，情節和一般編纂者的生活，就好像看着一部小說似的；尤其是想到那幾位為它



犧牲了畢生精力的編纂者，像墨累Sir James Murray、卜拉德賽Dr. Henry Bradley、克累基Dr. William Craigie等等坐在那圓形的編纂室Scriptorium裏，四面牆上都像鴿子籠似的一格一格的小箱子，每一格裏藏着一箇一箇字的歷史；桌上和書架上，甚至於堆在地上的，都是稿紙和書籍；有的就許是海內的孤本，有的更許是三四百年沒見過天日的古董。在這樣的環境中，墨累頭戴着那蘇格蘭人的平頂帽子Tam O'Shanter，嘴含着一枝有了二十多年的葫蘆烟斗，直着背的（他老人家坐的當然還是那維多利亞的直背椅子）伏在一張也是維多利亞式的紅桃木的長書桌上，夢想着一箇字的生命枝節。從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他初次發稿起，直至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他臨終的那天，他的工作可以說是沒有間斷過。除了擔任總編纂的職務以外，他自己還另外做了不少搜羅引證的工作。據說，他臨死的那天他正在那裏編着T部的Turn字，寫到Turn down一個成語的時候，他便覺得有些頭暈；那時候恰巧有人走進那編纂室裏，想去問他關於他前幾天所發出的稿子，看見他輕輕的放下筆來，好像一箇小學生讀倦了書似的，他的頭漸漸的向前傾斜。直到伏在他已放在案前的臂腕上。那時候Turn down兩個字的墨水還沒有全乾。

簡單的說，我們固然承認這部大字典在它內容的淵博和義釋的準確上，都超過以前所有的；但是我以為它根本的特殊點，還是在它全書的原則上。這原則就是封面上印着的那句Historical principles按史則「三箇字的意義；換句話說，也就是這七十年工作的標準和

那一般編纂者的精神之表現。假使沒有這箇原則，這部字典的完成也絕不至於引起現在一般人對它這樣的注意。倘若當初沒有拿這箇原則來做出發點，我相信結果至多是一部較完備或較準確的字典；比較以前的不過是多了些字，增加了些新義釋。像這樣，僅僅是繼承前人的工作，當然也用不了七十年的工夫和幾千個專家的心血。我們知道以前編纂字典的方法大半是先抄錄已有各字典內的字和義釋，然後在應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到最後一步才來編纂新產生的字。牛津大字典却不然。它的工作起點可以說是另起了一座文字的爐灶，祇是這箇爐灶的建築就費了他們二十多年的光陰。據克累基博士說，從一八五八年起直到一八八〇年所做的都是搜羅句章以引證字義的工作。這種工作當然不是二十多年便能完足的，後來在實地編纂的時期中還得繼續進行，這二十年不過是一種開始的籌備。

我們如要領略這七十年中工作的艱難，和一班編纂者的辛苦。便先要研究他們的進行方法；知道了他們方法的精密，用心的透澈，然後才可以明瞭那「按史則」三個字的意義。分開來說，每一箇字的考據可以分作三個步驟：（一）這箇字變成英文時的形聲義是怎樣的，和因為有了那一種生活或日用的需要這箇字才由某種文字輸入英文；成了英文後這個字在形聲義方面又曾經遇何種變化，內中何者於何時廢弛，何者流行至何時為止，何時有何新釋義產生。（二）集各代名作以引證一個字由最初發現起直到現今，在形聲義方面的變化和它現在所通行的釋義；有了這種歷史的排比，一個字的歷史就可以一目了然。（三）用歷史上的

事實和近代方言學的方法來研究一個字的原式和這個字在其它相關的文字裏的生存和價值。一個字經過這三步的研究才送到總編纂室裏去，總編纂便將這個字的歷史放入牆上的一個鴿子籠式的小箱子裏；又要等到那個字母中所有的字都入了同樣的箱子裏，總編纂才招集那幾位負責的編纂者將所收藏的稿條，取出來分部交換審查，這種審查對照的工作往往要幾個月工夫。以上所說的不過是他們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至於其餘前後的手續當然也是很複雜而有興趣的。

所以嚴格的說起來，這部字典不能與以前所有的相提並論；因為它們的原則，它們彼此的出發點和內容的結果都是不同的？不過就是拿它們有可以比較的幾點看來，也未嘗不是一件有興趣的事。

從前研究沙士比亞文學的人，身邊總不能沒有一部沙士比亞的字典；研究喬叅的人也少不了那樣一部；研究聖經文學的人，連那班自己說受了聖靈感動的教士們，也短不了一部聖經的字典或是同類的參考書；就是對於十七十八世紀一般的作品要求得充分的鑑賞，恐怕偶然間也得去領教一部專門字典；因為有許多字的命運，像現在上海電影明星們的樣衣似的，只有一時之盛。許多這類的字，普通的字典是不去理會的。這也難怪它，它們的目的本不在求一部有完全歷史性的英文字典。它們所包括的多半是現在通行的字和少數與現在通行有關係的舊字，它們的目的僅在使人能了解一個字現行的形聲義；至於那個字在形聲義方面有如

何的歷史背景，這似乎是在它們範圍外的事了。

現在我們有了這部牛津大字典，首先可以免除多少的麻煩；因為它所包含的不但是現代的英文，也不祇是到沙士比亞時代的英文；除了那十一世紀已然廢弛了的字，這部字典的範圍可以說是包括從八世紀到現在每個時代和各階級人的英文；所以現在沙士比亞的學者，喬叟的學者，研究聖經文學的學者和受過聖靈的教士，都可以同時翻開這部大字典來請教。就是研究「古英文」Old English 的人也可以用來做參考。

這部字典不但足以供文學研究的用，就是研究其它各種學術也可以拿它來參考。最近英國的醫學會，律師會，工程學會還有幾種職業的組織都已通過承認牛津大字典為它們各會裏的標準字典。在這部字典未完成時，它那已出版的幾部分已經屢次在英國國會裏和法庭裏用來斷定字義的疑問，可見英國人對於這部字典歷來的推重。

研究文字學的人對於這部字典的完成，當然另有一種學術上的見地。從一方面看來，這部字典的內容，尤其是那歷史的排比法，雖然好像在那裏展覽英國文字的變性；但從另一方面看來，同時又可以知道英國文字的定性。有許多日常必不可少的簡單動詞和介詞，看起來它們的歷史來就可以知道它們在文字裏的固定地位。這類字的釋義只有增加產生而無變化的趨向；所以結果往往最簡短的動詞或介詞所占的頁數比較長的字要多幾倍。譬如 *export* *action*, *language*, *nation* 等字不過祇要幾天的工作和幾點鐘的抄錄，便可以脫稿；但是 *Cent*

「字却要二十二個 (Column) 直欄 (每面三直欄) 才說得完它的來歷；它有七十三種正義和一百三十多種輔義。又如 Give 一個字佔了三十五個直欄。Go 字佔了三十五個直欄。但是較長的要算 Got 一個字，它的歷史前後佔滿了五十五直欄，共分一百五十四段解說；這個字自通行起到如今共有二百多種用法。這都可以表示這部字典的完備周密。現在全部字典包含得有三十五萬多字，一共有一萬五千頁，每面分三個直欄。

這部字典不但在字義方面比較以前所有的完備和準確的多，並且間接的闡明了英國文學史上許多的疑點，同時直接的又解釋了不少舊作品中雙關的字義。譬如以前研究沙士比亞的人自己都以為能解釋 "To relish a love-song like a robin red-breast" 一句：不錯，Relish 這個字是「賞識」的意思，而在這句裏按「賞識」解也還說得通，所以多數的沙士比亞學者一向都是如此解釋的；現在他們見了牛津大字典的解釋，恐怕連許多英美的專門教授都要猛吃一驚。原來 Relish 在這句裏是唱歌的意思；除了沙士比亞外還有幾位同時的作家也是如此用法的。這種發現在以前幾部大字典工作裏也曾有過的，不過從來沒有這次的多和關係的重要。

這部字典是七十年的工作，最後那 W 的一部分直到今年六月才出版。我們知道它第一卷 (A 字部) 的前部份，還是在一八八四年付印的，全部到一八八八年才完成；這三四十年中所產生的新 A 字和舊字在各方面的變化，當然是無從錄著；如汽車 (Automobile)，飛機

(Aeroplane)等字，那時都還沒有通行。因此現在牛津大學印刷所又聘請了人在那裏繼續編纂一部新的補錄，將各部出版後所產生的新字依然按照全部的方法增編起來，大約至久一年後就可以出版。以後每十年或二十年自然應當重行增編一次，才能適應現時的需要。雖然因時勢的變遷或一時的盛興而產生的字，不是都可以永久流行的；但是這部字典的性質不是僅求實用而已，它的目的是在著錄所有的英文字；因此它的價值也不僅限於文字學一方面了。以後凡關於考據及社會學方面的工作當然有許多得用它的地方，所以它在文化上的價值更是很顯明的。

在英文方面這部大字典當然是空前的實現，就是和德，法，意，瑞士，和荷蘭各國文的字典比較，也完備的多。總而言之，德文的 *Deutsches Wörterbuch*，法文的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荷蘭文的 *Woordenboek du Nederlandsche Taal*，和瑞士文的 *Ordbok of ver Svenska Spraket* 都是偏重於現代流行的義釋，對於考據方面都遠不如牛津大字典的完備和精密。我們知道許叔重的說文是在後漢和帝時候出版的，到如今已經有了一千八百多年。在這將近兩千年中，我國文字在形聲義三方面的變化，新字的產生和舊字的廢弛，可以說是還沒有一種系統的錄著。如康熙字典和辭源那種的典籍不過是僅求解釋通行字的字義，所有的引證也似乎極散漫而缺乏細密的歷史排比，而且取材祇限於經傳史集，以至於各種子書，所以釋義的範圍因此也就狹小了。據說現在丁福保先生編的那部「說文詁林」

確是比較前人的訓話工作更進一步，但是在規模和引證上恐怕都遠不及牛津大字典這樣的鉅大和細密。原來這種工作要求十分完備，絕不是一個人可以擔負的，尤其是中國文字的考據。雖然中國的文字性比較英文的為固定，但是倘使以牛津大字典的原則和進行方法來重新編纂一部完全的中文大字典，這種工作我相信也得要幾十年的功夫纔成。 ✓

## 余上沅啟事

啟者上沅現已辭去新月書

店經理及編輯主任嗣後一

切事務請逕向各負責人接

洽為盼此啟

十七年九月七日

# 戒酒

適之譯

——美國「哦亨利」著——

巴伯白璧德國戒了酒了。

大凡一個人清醒時若不肯承認他曾經醉過，這個人總算還有救。但是，如果一個人對你說，「我昨天晚上大醉了，舒服的很」，這個人是不可救的了。你得替他禱告上帝，還得在他咖啡杯裏添點威士忌酒。

有一天傍晚，白璧德從事務所回家，路上他踱進一家他最喜歡的酒店。向來他在這裏總碰得着生意場中的三四個熟人，喝幾杯「高球」<sup>①</sup>，閒談幾個故事，然後趕回家吃晚飯，——稍晚一點，但滿身感覺舒服爽快。

這一天，他剛走進酒店，聽見裏面有人說：「白璧德昨晚在這兒喝够了，漲的像隻清熱貓頭鷹。」

白璧德走到櫃臺前，抬頭望見鏡子裏他的臉像白粉那樣白，這是他第一次聽見真話。向來別人總是哄着他；他自己也哄着自己。原來他已成了一個醉鬼，他自己還不知道。平日他只以為不過是偶爾高興；到今日才知道是實實在在的貪杯爛醉。什麼高談闊論，原來是酒醉



糊塗；什麼談諧風趣，原來是酒鬼裝腔做戲。

但是，再不幹了！

白璧德對掌櫃的說：「一杯色爾曹泉水。」

那班酒友都等着他加入他們一塊喝酒的，聽了這話，大家都楞住了。

一個人問道：「巴伯，戒酒了嗎？」他說話時帶着幾分拘束，向來在「高球」杯邊不曾見過的。

白璧德答道，「是的。」

那班酒友之中，一個人接着說他不曾說完的笑話？櫃上的人收了一個二角五的銀幣，找出一角五分錢來，可不帶着向來歡迎主顧的笑臉。白璧德走了出去。

\* \* \* \* \*

白璧德有一個家，家中有他的夫人。這另是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起于沙里文縣，在那高山裏，許多河流發源于此，許多煩惱也發源于此。那一年的七月裏，吉絲姑娘在山中旅館裏過夏，巴伯剛從大學畢業出來，有一天遇着吉絲——到九月裏他們便結婚了。

這個故事多麼乾脆！就像精煉的丸藥，一口水便吞下去了。

但是那忘不了的七月呵？說書的人一枝拙筆，描摹不出那種神仙生活，只好用一個驚歎符號（！）讓你們去猜想罷。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能不告訴你們。巴伯和吉絲都瘋狂也似的喜歡讀我默的魯拜集(Omar's Rubaiyat)①。他們把那位波斯老騙子的小詩，背得爛熟，——不是從頭背到尾，只是東挑一首，西揀一首，正同你用父子挑你那五角錢一盤的牛排盤子裏的鮮蘑菇一樣。沙里文山裏有的是岩石和大樹。吉絲常常坐在樹下石頭上，巴伯站在她的背後，兩隻手從她肩上伸過去拉住她的手，他的臉偎近他的臉，他們一同唱着最心愛的我默的短歌。他們在那個時候只認得那些歌裏的詩意和人生觀，——他們讀那波斯賣篷帳的詩人贊歎酒，歌頌醉，他們只覺得「酒」不過是一個印象，他們只覺得我默歌頌的是「愛」和「人生」。在那個時代，他們還不會嘗過酒的滋味。

怎麼啦？我說到什麼地方了？

得啦，他們結了婚，回到紐約來。巴伯拿出他的大學文憑來，尋到一隻飯碗，在一個律師事務所裏裝墨水壺，十五塊金錢一星期。兩年之後，他的薪水加到五十塊金錢一星期了，也嘗着「波希米亞」②的浪漫生活的滋味了。

他們租了兩間有現成家具的房間，帶一間小廚房。吉絲是過慣了鄉間小市的平淡而美麗的生活的，「波希米亞」的滋味正如同加上了一點糖和香料。她牆上掛着打魚的網，牆角放着不大正派的碗櫥，她學會了五絃琴了。一星期之中，他們要出去上兩三次的法蘭西館子，或意大利館子，夾雜在紙煙的煙霧裏，狂笑高談裏，長頭髮的美術家隊裏。吉絲居然能喝一

杯「郭太爾」酒<sup>④</sup>，挑取杯裏的櫻桃吃。回到家裏，牠飯後也會吸一枝紙煙。她居然會說「吉昂第」(Chianti)<sup>⑤</sup>的酒名了，也會隨便把橄欖核拋在地上讓堂倌去拾。有一次，在一羣人裏，她居然敢唱「啦，啦，啦」，但她只唱得了第二個「啦」字。她們上館子吃飯時，認得了一兩家夫婦，就成了好朋友，牆角的碗櫥裏滿貯着各色樣的酒。他們請他們的朋友來家晚餐，往往到了一點鐘，他們還在嘻嘻哈哈地胡鬧。樓下房間裏天花板上的磚灰塌下了一大塊，明天巴伯還得賠四元五的金錢。

他們這樣高高興興的在「波希米亞國」的破爛的邊地上，逍遙自在。這個國家是沒有國界，也沒有政府的。

不多時，巴伯認得了一班胡調的朋友，也會把一隻腳擱在酒店檯台外的六寸高的銅欄干上，隔個把鐘頭，才回家去。酒似乎很合他的脾胃，他喝了酒回家，總是歡天喜地。吉絲開門接他，他們往往摟抱着作一種顛狂的跳舞，這是他們的歡迎儀式。有一次，巴伯的腳步亂了，碰在一隻小凳子上，跌了一交，吉絲見了大笑不可止，巴伯發極了，只好拿榻上的墊枕去擲她，叫她不要笑。

他們在這種情境裏過了不少日子。

話又得說回頭了。

這晚上，巴伯回到家裏，只見吉絲繫着長腰裙，正在切一隻龍蝦做菜。

向來巴伯從酒店裏擔擱了個把鐘頭回家，興致正好，他對他夫人的歡迎也最熱鬧，——雖然不免夾着不少威士忌酒的氣味。他一進門，便是狂喊，高唱，夾雜着親吻的聲音。樓下管門的老姑娘一聽見他的脚步，總得把棉花塞住兩隻耳朵。起初吉絲還躲開他這種酒氣沖沖的熱烈歡迎，但久而久之，她也墮在那假波希米亞的迷霧裏，就覺得這種粗暴的舉動是愛人相見的正當禮節了。

這一晚却不然。巴伯回到家裏，一聲也不響，微微不笑，輕輕地和吉絲親了吻，檢起一張報紙，就坐下了。樓下管門的老姑娘，手裏擎着兩朶棉花球，焦急地等候着。

吉絲放下了龍蝦和刀子，睜着兩隻驚訝的眼睛，跑過來問道：「什麼事？巴伯，你病了嗎？」

「親愛的，一點病也沒有。」

「那末，究竟怎麼一回事？」

「沒有什麼。」

列位朋友聽着！萬一府上的太太見您變了樣子，問您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不妨說你一時無明火起殺了你的祖老太太；也不妨說你騙了人家孤兒寡婦的錢，天良發現了；也不妨說你破產了；也不妨說你被仇人害了，或生了大腫毒，或碰見了大大的不幸，——什麼話都不

妨說，只不要回答她「沒有什麼」。

吉絲也一聲不響，仍回去切龍蝦。她抬頭望了巴伯一眼，眼光裏含着莫大的疑心。他從來不會有過這種樣子。

晚餐擺好了，她擺出一瓶威士忌酒，放了兩隻杯子。巴伯搖手不要。他說：「說老實話，吉絲，我戒酒了。你自己喝罷。你莫見怪，我來一杯色爾曹水罷。」

吉絲眼瞪着他，說：「你戒了酒了？爲什麼？」

巴伯說，「喝酒於人沒有好處。——你不贊成我戒嗎？」

吉絲把眉一揚，一邊肩膀一聳，冷笑道，「贊成之至。我不好勸誰喝酒，吸烟，或禮拜日哼曲子。」

他們把晚餐吃完，差不多沒有說話。巴伯幾次開口，總覺得缺少了向來的興奮力。他覺得很難過。有一兩回，他的眼睛望着那酒瓶子，但每回總忘不了他的酒友，在酒店裏說他的話，他只好忍住。

吉絲心裏深深感覺個天的變態。都只爲今天的酒瓶塞子缺乏那「撲」的一響，好像他們的生活的元素驟失掉了。向來那不安定的狂熱，虛幻的高興，不自然的熱鬧，都不知往那兒去了。吉絲有時偷看他一眼，只見他那懊喪的樣子，就像打了老婆，或犯了什麼罪似的。

晚餐過後，一個黑種女相幫走進來收拾桌子。吉絲板着臉，把那瓶酒拿過來，取了兩隻

杯子，一碗碎冰，都放在桌子上。她冷冰冰的問道：「請問，你今天的忽然天良發現，要改過自新了，是不是連我也包括在內？要是我不在內，我要自己調一杯。不知爲什麼緣故，今晚有點冷。」

巴伯很和氣的答道：「啊，吉絲，不要太責備我。你自己儘管請便。你不會過度的鬧酒。我自己可保不住，所以我戒了。你喝了酒，把五絃琴拿來，我們來試試那快步的新跳舞，好不好？」

吉絲大模大樣地說：「我聽人說，獨酌是很有趣的習慣。不，今晚上我不大高興彈琴。我們既然要改過自新了，爽性連這彈琴的壞習慣也丟了罷。」

她拿了一本書，在桌子對面的藤的搖椅上坐下。他們倆有半個鐘頭不說一句話。

忽然巴伯拋下報紙，站起來，恍惚出了神似的，走到她的椅子背後，伸手從她雙肩上過來，捏住她的兩手，他的臉逼近她的臉。

頃刻之間，吉絲也出了神了。這牆上掛着漁網的小房子忽然不見了。她閉眼只見沙里文縣的高山岩石。巴伯開口唱老蕤默的歌，他覺得她的手打顫；他唱道：

「來！

斟滿了這一杯！

讓春天的火燄燒了你冬天的懺悔！

青春有限，飛去不飛回。——

痛飲莫遲挨！」

他唱完了，走到桌子邊，取了杯子，倒了不少的威士忌酒。

但是，在這當兒，那沙里文的山風已吹進了屋子裏，把那假「波希米亞」的迷霧都吹散了。

吉絲直跳起來，一隻手一揮，酒瓶酒杯都摔碎在樓板上了。順手一兜，抱住了巴伯的頸子，那隻手也兜過來，抱的緊緊地。她喊道：「啊，天啊，巴伯，別唱那一篇，——我現在明白了。我不會那樣糊塗，可不是？好孩子，你唱另外那一篇，——記得嗎？——」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過」那一篇。」

巴伯說，「我記得，你聽：

「要是天公換了卿和我，

該把這糟糕世界……」

吉絲說，「讓我接下去唱完罷：

「該把這糟糕世界一齊都打破，

再團再煉再調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

把世界重新造過！」

巴伯的脚踩着地上的碎玻璃，他說：「都打破了！」

\* \* \* \* \*

樓下一間暗房子裏，房東畢金斯太太聽見了樓上摔了杯子瓶子，她的尖銳的耳朵早已聽清了地點。她說：「又是那個酒鬼白璧德喝醉回來了。可憐他還有那麼一個標緻的太太！」

(一九二八，八，二一)

美國短篇小說大家博德(William Sydney Porter)，筆名「哦亨利」(O. Henry)，生于一八六七年，死于一九一〇年。他的短篇全集凡十二冊，此篇原名爲The Rubaiyat of a Scotch Highball，載在全集中的The Trimmed Lamp一冊內。

哦亨利最愛用一地的土話，和一時的習語。土話是跟着地方變的，習語是跟着時代變的，時變境遷，便難懂得。字典又多不載這種土話熟語。故外國人讀他的作品往往感覺很大的困難。我譯此篇的志願，起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只譯了其中的我默的第二首詩，後收在嘗試集中，題爲希望。一擱筆便直到今日，十年的心願於今方了，總算一件快心的事。

我譯小說，只希望能達意。直譯可達，便用直譯；直譯不易懂，便婉轉曲折以求達



意。有時原文的語句本不關重要，而譯了反更費解的，我便刪去不譯。此篇也刪去了幾句。

註解

①高球酒 (High ball) 是威士忌酒，倒在高玻璃杯裏，加上冷水。

②莪默 (Omar Khayyam)，波斯詩人，算學家，天文學家，哲學家。他死時當北宋末年，約當一二三三年。他生於貧家，他的父親是個賣篷帳的，故他自己用「楷鹽」(Khayyam) 作他的筆名，「楷鹽」即賣篷帳的。(此依 Varesi 的莪默評傳。) 他作了許多短歌，每篇四行，第一三四行押韻，頗像中國的絕句，其體原名為「魯拜」(Rubai; pl. Rubaiyat)。英國詩人費次吉洛爾 (Fitz Gerald) 用多年工力譯他的魯拜集，因此得盛名。此篇中的兩首原文用的即是費次吉洛爾的譯本。郭沫若先生有魯拜集譯本。

③「波希米亞」(Bohemia) 本是歐洲一個國家，其地即今捷克國。歐洲有一種游民，相傳多自波希米亞來，故通稱為波希米亞人；頗似中國南部稱「鳳陽婆」一樣。近世的文人畫家音樂師，往往不修邊幅，不拘禮法，過一種放浪自恣的生活，人稱為「波希米亞」的生活。真的「波希米亞」生活可譯為曠達的名士派；假的「波希米亞」，如此篇所寫，只可譯為浪人的墮落生活。

④「郭太爾」酒(Cocktail)，有種種的和合法，名目最多，大旨是用燒酒，藥酒，淨冰，等等和合。因為藥酒(Drinks)帶點苦味，故杯中往往加一顆糖漬櫻桃。

⑤「吉昂第」酒是一種紅葡萄酒，出于意大利的吉昂第山中。

## 現代中國

第二卷 第二號目錄

武力與民衆	谷正倫
革命的對象之討論	郭昌錦
中國革命的階級問題	馬存統
國民會議問題	施存統
黨治與民治	包逸宇
中國貿易政策的對策	子奇
藝術與社會	陳海
三民主義的人口論(續)	李海
英帝國主義的沒落(下)	郭昌錦
勞動保險概論	徐文亮
德意志選舉過去與將來	申俊
國際消費合作運動	馬一
誰不是(小說)	冬心
木筏上(小說)	冬心
中國與世界	冬心

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定價每冊洋二角  
上海法界白爾路永安里十五號

陽春書店發行

##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九期(即27期)目錄

紀念湖濱的小住	開鳴
美爾博略傳	曾仲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反應	汪然
賴果樹(二)英國高爾斯華梭著	汪然
法行通信(十二,十四)	傅雷
一個關於樂院教學的重要參考	唐學
心瓶	王佐才
大題小做	王佐才
不到其境不知道	春苔
廣州也炎熱	春苔
「北京胡大人」與「北京胡進士」	江紹原
「北京胡大人」與「北京胡進士」	江紹原
杭州與從後門送進的胡大人傳單	方足
尼姑與怪傳單的事	方足
大題小做	寶柏

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店發行



本店出版書籍要目

聖徒	留西外史	留西外史	留西外史	留西外史	少年哥德之創造	青之遊記	盧山遊記	左傳真偽考	人文生物學論叢	中國之家庭問題	歷史哲學概論	近資本主義發展史	蘇俄憲法論	市俄憲法論	近代英美詩選	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選	天問 (長篇小說)	法國十八世紀思想史	婦女的將來與將來的婦女
胡也頻著	陳春隨著	徐志摩合譯	沈性仁合譯	西澄譯	潘光旦著	胡適著	瑞典珂羅倫倫原著	陸侃如著	潘光旦著	潘光旦著	Robert Filmer著	法國賽亨利教授著	胡鴻勳著	董修甲著	葉公超編注	葉公超選輯	陳銓著	彭基相著	小眉著
實價四角五分	實價五角	實價六角	實價六角	甲種七角五分	乙種六角五分	實價五角五分	實價四角五分	實價六角五分	實價八角五分	甲種九角五分	乙種八角五分	實價六角五分	實價五角五分	實價四角五分	在排印中	在排印中	在排印中	在排印中	在排印中

## 溜 冰

許君遠

父親常對祖母講：孩子們不應當姑息太過了。

雖是大過我的有姐姐，比我小的有二弟三妹，但我明白，此處之所謂「孩子們」確是專指的我：姐姐是多末恬然婉妙？五歲的二弟又是多末醇厚，吃足了不是自己跑着開玩便是睡覺；那在懷抱中的三妹更談不到了。惟有好淘氣而又調皮的我把祖母累的不像樣子；母親聲言放棄管理權，一切聽之於我自己，而這樣，倒是祖母十分願意的。

父親看到我扯着祖母的衣服，「哼哼」着撒賴要好的吃的時候，難免有忿忿之意，但在祖母身邊我毫不怕他，而心裏却恨他的多事。他如果用眼瞪我以威嚇我，我便死拉住祖母，讓她緊緊把我抱住：很明白，這還表示我已受了莫大的委曲。我的撒賴最初也許不能使祖母注意，但一經父親的干涉，反能得到一個煮熟的鮮鷄子或是一些點心，作為受了委曲的賠償費。

父親的態度，我覺着，總比從前溫和一些。

其實父親倒不是不疼愛我，中秋節由天津回家，怕我冬天上學冷，特為買了一頂黃色絨帽，黑絨邊，灰鼠皮，正中頂還嵌着一個紅色珠子。這樣帽子在鄉裏很不多見，去年我們班

長趙家的文兒曾戴過一頂，人人欣羨，爭着看「新鮮」。把那事學給父親，他便照樣買到，而且似乎比文兒的更好。另外他又買了一個玲瓏精巧的小玻璃燈，是爲我冬天念夜書提着用的。從前我所提的是個沈笨的鐵線燈籠，祖母講是祖父年輕時看莊稼時所買；自然，比起這玻璃的來，猶如一個中國土產的皮老鼠，和一個西洋造的機器人，其精粗不可同日語。

這樣看，父親縱有時討厭我，但與疼愛並不牽涉吧？

念夜書是十月初間開始。吃了晚飯，姐姐給點上燈籠，臨走，祖母問夜飯是做白麵還是吃蕎麥麵條，不客氣，我總是說我好吃白麵。麥秋打的很好，祖母對於多吃幾次白麵並不在乎，她永是依着我的要求吩咐姐姐去做。

「白菜要妙妙，臥上個雞蛋。」我照例要向姐姐補充兩句；即便偶而忘了，湯也是一樣香而好吃，在湯的上面依然漂着一個白色荷包式的東西。

念夜書的目的，可說十之七八在這頓夜飯上。下雪了，到學校的不滿十個人，但其中必然有我。先生說我勤奮，特獎給了我一個白瓷紅花墨水壺，雖然內心裏也覺着受之有愧，不過憑這個獎品又騙吃了幾頓餃子。我最愛要求做餃子吃，祖母不直接拒絕，只說等祖父趕了集買肉。對於飲食，我似乎特別聰明，曾經發覺過缸裏存着鹹肉，就乾脆地把這點「黑幕」揭穿。鬧的祖母沒法了，她就以我好發廢作抵制？如果不再發廢，餃子可以多包幾次。

這裏之所謂「發廢」，我知道是單指新近她才發覺的一件事說的。棉鞋沒穿到一月，鞋底已經歪了，而且兩隻偏向一面。祖母很驚異的，她莫明其妙地指着問姐姐，姐姐笑着看我，我緊擠眼哀求她不要宣布，她便又笑着祖母，祖母更疑惑了，忍不住大聲嚷說：

「到底是怎麼回事！」

姐姐再看我，然而擠眼不能再生什麼効力了，因為她笑向祖母指着廚房門前結了冰的小蓄水池。這種暗示很有力量，祖母隨即怒狠狠地說：「好！又天天滑冰呢！去年一冬穿壞了三雙棉鞋，他覺着有人給做！」

停一停轉去命令姐姐：「今年再不許給他多做，過年也讓他穿那雙露腳趾頭的！」

當然，「哦哦」地答應，我真恨極了姐姐，心中發誓不吃她做的夜飯。……

過年穿破鞋，誠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僅以此為理由而想禁止我溜冰，豈足以服「與人」之心？離過年還遠呢，而且我記得三姑母給祖母拜壽來時說過，頭過年要為我做雙新鞋：這不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後盾？那末，冰沒不溜之必要。近幾天剛下過雪，小水坑裏的冰越發光滑了，年間聽王龍說，今天散夜學以後，他一定先回家取一把鐵鍬，將冰上積雪鏟除一下，好和大狗比賽一回，看誰的花樣多，看誰溜的遠。論溜冰，在我們四十人中，當然是王龍大狗首屈一指，他倆也是互不相讓。他們能在冰上蹲着身；能平着身子並腳向前；能用單腳；能兩個人相抱着；還能背向前面向後着倒滑，（這着很不容易練，一不留神便四肢朝天仰倒

了)。孩子們看着，真要爲之咋舌，每是瞪着眼互相注視着說：「好，傢伙！」

說到我，我的溜冰術還在二乘以下，才跟着大狗練冰上蹲身，樣式對了，但一蹲便不能前進，進也不過五六尺遠便停住了。又學他平身並腳前溜的法子，勉強能滑到「馬道」的一半，去成功顯然尙遠。王龍罵我「笨蛋」，我心裏罵他「可惡」嘴裏却不敢說出。然而，讓他們看我不起，我自己也頗自負：如果沒有花樣，我比誰溜的也不近，無論「馬道」有三丈或四丈長。

溜冰大會我居然被邀加入了，就是住在不和我們同一方向的也答應到場，這其中有西頭的六金，爲溜冰會和王龍打過架，因之他的加入，似乎要使會場空氣嚴重許多。王龍是有名的「老閩王」，年歲比人們全大，長的又高，而且立眉豎眼教人一見卽怕。六金矮一些，但人講他的力氣並不弱，上回打架，王龍幾乎被摔一交呢。

今天夜裏的熱鬧，誰都能料得出。忝居比賽員之一的我，高興更加一層。吃晚飯時傲然地故意不和姐姐說話，她以爲我在嫌恨她，就惟恭惟謹地爲我佈菜遞饅頭，我毫不理會，心裏只盼放學早，早開大會。她見我若有所思，更加許多慌急，飯完了，她給我點上玻璃燈，替我提到門口，我還是咕突着嘴。她站住，我伸手接燈，她躲。我怒氣衝衝地扭她，把腳一踩，掉頭便走，表示沒燈籠並沒什麼了不得。她急了，緊趕兩步，氣喘着說道：「快回來，給你！」我不肯轉身，她拉住我，不勝驚恐般地道：「我怎麼得罪你了？」

不回答，只低着頭接燈籠。

「到底怎麼了，任性的孩子？」她幾乎哭了。

「怎麼？還能怎麼？鞋也不給做了。」我漫然地說。

心定住，她像是笑了笑，要拉我到她屋裏看做成一半的絨鞋。我雖然也放了心，但並沒有表示感謝或滿足。

「傻孩子，快去上學去吧，回來給你包餃子。」她放開手，釋憂地完全露出笑容來。

餃子不一定是專爲我而包，（許是爲祖父，）但我很強硬地要求多擱些肉和油。

姐姐笑着拍我，轉身進門去。似乎又忘了什麼，又轉出來，叫住我說：「放了學立刻回來，別滑冰，我聽着打了鐘就煮餃子。」

順口答應一句，隨即緊跑了。暗想兩「美」俱逢，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然而先生的時鐘太作祟了。唱一遍國文便去門外看一次三星，三星挪到正南了，偷聽先生還在高聲朗讀「高歌夜半雪莊屋」，他莫非知道我們的計畫，故意加以留難？——王龍大狗和我一樣地着急，他們直是磨拳擦掌，英氣現於面上，囁味着低聲議論。

如年的「夜課」啊！

我們一羣擁到小水坑時，專在賭博場中做買賣的拐四已經走過前街，正吆喝「肥軟的滷



煮鷄」呢。初更梆子大概早敲過了，全村靜寂寂的，只是水坑近處的狗們，聽到嘈雜聲音，「汪汪」亂叫，一會引的全村的狗先後響動起來，像是出了什麼大事，如失火失盜等等。

各人用平常溜法試溜一下，燈隨手提着。若是站在遠處看，流星般一個一個滑下去，當然非常美觀，但除了拐四誰有這個經驗？你瞧，他在街口站住了，半黃的燈光在他身邊閃耀着。

大狗和六金比試一回，顯然大狗失敗了，因為平身並脚那一「手」，大狗沒溜到頭。這一下似平惱壞了「老閻王」，他站在「馬道」當中，大嚷：「誰敢和咱比賽比賽！」

六金是羞與噲伍吧，他扭扭臉沒言語；別人注視着他也不敢說什麼。

全場寂然了，你看我，我看你。狗吠聲暫時止住，拐四也拐到街裏去了。

很失望，料想再不會有什麼熱鬧，便要乘機溜幾下解解癢，好趕快回去吃餃子。剛溜一次；再一次沒溜多遠便被撞倒，「砰瑯」一聲身子俱在雪裏，玻璃燈「瑯瑯」「瑯瑯」地掉到「馬道」那一端了。

「老閻王」真利害！拿我來出氣。然而怎樣？——哭着爬起，孩子們早已呼嘯着跑了，黑暗裏找不到燈籠，提着破框，走出坑岸，擦擦眼淚，打打身上的雪，看着一點一點的燈光撒進巷裏。狗又「汪汪」起來，拐四又在得意地叫「肥油鷄」呢，我暗罵：「他媽的！」闖下禍了，走向那裏呢！

抹着眼淚想：天晚了，作我避難所的大伯家不容易叫門；壬龍住的遠，黑夜裏不敢單身去給他學舌。但這樣又怎能回家？祖母見了，二話不說要先打笞等落疸，餃子更談不到。姐姐說什麼，以我溜冰淘氣爲理由，還許停了棉鞋不做。而最要緊的還是玻璃燈問題，父親說是一塊錢買的，祖母當時說了好幾句「太貴，太貴，」這次摔碎了，何以交代——？

但終歸走到我家門口。拉風箱的聲音清晰地聽到，顯然是餃子已經包完，姐姐聽到放學的鐘聲開始燒火。垂着眼淚，咽住哭聲，想推門進去，但又想到燈籠，提近眼前，黑影裏看出破鐵櫃子，油臭撲鼻；使我顫抖地縮足。

風箱停響，餃子煮上了！

「還沒放學嗎？」祖母大聲嚷。

聽不見回答，接着又是風箱響。

風捲着雪吹到面上，使我周身打寒噤，才想起：在這裏過夜是辦不到的。

祖母又像說什麼，開門聲，腳步聲，一定有人出來。只恐怕祖母親自動身找我，但從門縫裏看又是黑魆魆地什麼都辦不出。我私自想：「是硬着肉皮進去，還是躲躲？——躲又躲到那裏？大伯說賣燒餅的王三才凍死在乾草堆裏，那可怕的地方我不敢去！」

大門砰然開了，我慌急地拔脚使跑，破燈玎瑯瑯地響着。

「哎呀是誰！」姐姐的聲音了。

我心放定一半。站住脚，咽着聲濕濕地說：「是我。」

「嚇我一跳，跑什麼還不去？奶奶正着急呢。」

默然地滴淚，她向前湊我。

「看黑的！——燈呢？沒油了嗎？」

恨她的心，完全忘去，沒等她拉我已伏在她懷裏哭了，用她的衣襟拭淚。

「又同誰打架來？」她雙手攬住我。

沒回答，當她要給我煨手時，事情遂被發現，她提住破燈，碎玻璃叮叮玲玲地向地上掉，嚇的她倒抽口氣。

「怎麼回事？」

「王龍把我撞倒了。」

她想了想，默然了一刻，給我擦乾眼淚，深謀般她說：「先別提這個，對奶奶就說散學晚了，明天再讓她找王龍他娘去。」

去到窗跟，祖母正在說，「這早晚還不回來，一定又去滑冰去了，多麼該打！」聽到這話真害怕，要不是姐姐攔的我緊，我又跑到門外了。到屋裏她以先生睡着了忘了放學編了一套瞎話，祖母笑了笑沒細觀察我的臉色，只急忙着說道：「快給他煮那留出來的餃子，吃了該休息了。……」

姐姐拌我睡了一晚。

王龍的娘答應賠新燈籠。但自第二夜起，扔在一邊祖父買的舊鐵絲燈又重新拿出使用，姐姐爲我糊裱，並且用紅紙剪上我的名子貼在近燈口處。

二七，一，六。北京椅子圈裏。

### 小說月報

第十九卷 第九號

沙和沫(油畫).....	司徒喬
琴夜(屏畫).....	豐子愷
某城紀事.....	桂山
自殺.....	茅盾
大小雅研究.....	陸侃如
愛人.....	徐元度
雨後.....	甲辰
追求.....	茅盾
菊子夫人：綠誦著.....	徐霞村
祇是一個人：尤利勃海著.....	鍾憲民
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中的戀愛故事.....	西諦
「飢餓」.....	錢杏邨
現代文壇雜誌.....	趙景深

### 小說月報

第十九卷 第十號

月舞(嵌磁).....	劉既漂
菊花(屏畫).....	豐子愷
從牯嶺到東京.....	茅盾
誘拒.....	甲辰
巴札洛夫與沙寧：伏洛夫司基著.....	雪峰
兒女.....	鶴西
幽靈.....	錢君匋
最後.....	鶴西
飄洋船.....	錢君匋
與少女們：海立克著.....	徐霞村
菊子夫人：綠誦著.....	徐霞村
消磨.....	胡也頻
「慈多芬」先生.....	徐元度
往那兒去呢.....	黎君亮
住居二樓的人：辛克萊著.....	顧均正
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中的戀愛故事.....	西諦
現代文壇雜誌.....	趙景深



# 梧桐雨

饒孟侃

——元曲本事——

(三)

明皇恰巧這時也走上殿樓，他無目的的在殿外走了一周也帶回來了一個不幸的發現。他覺得自己今天並不是完全因為穿了新衣服纔忐忑不安，記得在十幾年前武惠妃忽然薨逝的那一天早上恍惚也是這種情景；因此他更惴惴然不敢再想下去。當他正在盤算怎樣會有和怎樣撇開這不祥的聯想的時候，殿裏「噲」的響了一聲。在往常這樣一點小小的聲響決不會驚動明皇，不過此刻他聽了却認為含有極重大的意義；因此便無心再理會那綠奴兒的湊趣，搶進珠簾連忙一路喊道：「什麼事，什麼事！」

這時最爲難的是花奴，她一方面千呼萬喚既喚不醒貴妃，一方面知道明皇問起來又無方法對答；所以在這一剎那間她真嘗遍了千種無地自容的窘迫。他呆望着貴妃鐵青的臉色，庶不知自己臉上也早已慘白了；她慮到貴妃鼻尖上的冷汗不止，却沒有想到自己也早已脂粉凌亂，連一身繡花的羅襪也溼透了。

「什麼事，什麼事！」——明皇推開第二重珠簾和踏進寢殿還在這樣喊問。等他一眼瞥

見沒有蘇醒的貴妃仰在椅子上不能動彈，和花奴四顧惶惶失了魂魄似的神色，纔知道貴妃又平空發了昏厥的老毛病，而且這昏厥從花奴眼裏已經顯出是異乎尋常的。這末一來，到把明皇要問的話都楞住了，因為在這迫不及待的情景中，他心裏除了想怎樣平空使貴妃霍然醒轉來以外，並沒有第二個念頭。他雖看到許多碎玉片在地下散鋪着，看到潑得東一團西一塊的水跡，但是此刻他都沒有閒功夫去理會它；只一刻兒急得呆望着貴妃搓手，一刻兒反手來回踱着的，搜索他昏曠的枯腸。然而一道金光似的喜色終於在他臉上現着：他記起自己身上帶得有一件治暈的法寶，便連忙從腰間拔出一個錦囊，又從錦囊裏掏出一個扁平的琥珀盒子，很鄭重的把那花蒂般大小的蓋輕輕擡開，用修長的指甲挑着一撮黃粉向貴妃鼻邊一彈，祇見不多久貴妃臉上果然漸漸褪去了青色，漸漸眼角裏也看得見蠕動，冷不防一個開道的噴嚏把她擊回了陽世。同時寢殿裏也立刻滿佈着一種異樣的香味。

「熱，熱；真悶得慌，悶得慌！」——貴妃確是忘記了一切，像纔從另一個人世裏回轉來似的這樣亂喊。她再睜眼向四周圍一看，看見遺留在明皇和花奴臉上的那狼狽的神色，看見地上還凌亂着的碎玉和水跡，——一半是驚訝，一半是記憶的恢復——半晌祇又像哭又像笑的道出一個「呀」字來。但貴妃是個機警過人的貴妃，祇要是神志清醒，有什麼情緒她不能掩飾，有什麼移花接木的把戲她耍不出來！所以望了一望明皇，再望一望花奴她又故意這樣說道：「呀；聖上！臣妾真不解，這，這都是怎末來的！」

「謝天謝地！妃子你不知道方纔真嚇煞寡人了！」——明皇說的這句話雖有點牛唇不對馬嘴，但是這纔真是從他不擇言的肺腑裏道出來的真誠。這時他那累得昏花了的老眼裏還迸出了幾點驚喜的淚。

「有累聖上如此，那臣妾罪該萬死了！」——這雖是貴妃一句照例應有的謙詞，然而話裏確含得有幾分從感激到憐憫的意思。她又記起還有久慣代舌的花奴在旁邊，知道她一定有一翻解釋，便有意也這樣寬慰了她一句引着她說道：「好孩子，辛苦你了！」

花奴其實也早已經明白了她的用意，不過因為找不到插嘴的機會，不得不裝傻似的站在旁邊觀風色；這一來她曉得時機到了，便從容答道：「祇要娘娘康安，辛苦點也是奴婢的本份，不算什麼！不過，娘娘你還不知道方纔那老毛病是怎生發作的吧？」

「不知道！」——貴妃和明皇一個是有意一個是無心的同時這樣問。

「料想此刻娘娘也記不得了。萬歲那時還在殿外，奴婢看見娘娘好端端的對鏡坐着還在理髮，便給娘娘遞上了一盞參湯；那知娘娘接着玉爵還沒有等拿穩，便向後一仰不省了人事，把一個玉爵也摔得粉碎。」——說到這里，大家都不期而然的跟着花奴的手指向地下望了一望；她看見明皇貴妃都靜待着她講下文，又接着說道：「當時奴婢以為是和往常一樣，祇消輕輕喚個兩三聲娘娘便會蘇醒的；那知喚來喚去娘娘還是牙關緊鎖着和臉上發青色，奴婢這纔着起忙來了。正是那時候萬歲的聖駕到了，一時情急祇知道不敢離開娘娘和低喚着佛



號，簡直癡得連一點主意都沒有了。後來還是萬歲陶出那琥珀盒子裝的異香給娘娘彈了一撥纔醒轉。」

「妃子你看，真虧了這『還魂香』。」，明皇這時記起了一件事，忙打斷花奴的話頭，指着此刻已經擱在條几上的琥珀盒子對貴妃這樣說道：「提起來還是樁舊事。妃子可記得前年中秋日那個背着大葫蘆來朝見的蓬萊煉士？可記得當時他說已經一百多年不沾烟火之食，能煉氣隱形神遊三界，及推算過去未來，妃子還搖頭不信，定要他指出休咎；後來他逼不過又笑一笑從葫蘆裏取出這個盒子鄭重的獻與寡人，說妃子總有一日用得着它，便拂袖反身平步如飛的去了？這事妃子當時雖毫不介意，寡人因見他那視富貴若浮雲的飄逸神態却暗暗記住，沒把它當作等閒的謊語。事後細細撫摩這東西，見它彫鍊得如此精工，更信他確是異人；又因這盒子是琥珀製成的可以闢邪，便用錦囊本往常佩在身邊，兩年來寡人雖終沒敢輕於啟視，然猜想這還魂香定是什麼千年神麝或萬年靈芝配煉成的；沒料到的是妃子今日果應了他那句話。」

「聖上說的一點不差，臣妾於今也相信萬事都是前定的！」——貴妃是別有感觸，纔順着明皇的意旨懶懶的這樣答了一句；其實她根本就不相信命運，此刻不過暫時借它來自寬自解和敷衍明皇。然那經她薰陶得性情差不多是一樣的花奴聽了却暗暗着急，因為她知道明皇是個談論命運或仙佛可以滔滔不絕的信士弟子，生怕經這一附和又要引出連篇早已聽厭了的

妙論？便連忙端正鏡台，故意做出種種立刻就要替貴妃插帶翠飾的樣子，來扯開這問題。明皇當然不懂她的用意，自己同時又因為覺得有點疲倦而聯想到貴妃暈厥後一定也需要片刻的休息，便真的藉此收科，祇坐在一旁看貴妃重新梳洗打扮，不再言語。不過花奴的隱私却逃不過貴妃的慧眼，她笑着說道：「傻孩子，忙什麼！」

恰巧這時那些被指使出去的宮娥們一個個都帶着東西回來了，算是替忸怩着無辭可對的花奴解了圍；她知道貴妃並不是真心要打趣，便也裝着沒聽見的樣子，藉此指揮這個打掃地下的水跡碎玉，和指揮那個替明皇貴妃揮扇。這樣寢殿裏又鬧動的忙了一陣。

彼此都不說話是幻想最容易侵入的好機會，所以這時候因招架不住而敗陣脫逃的貴妃又給幻想抓住了。幻想這次是領着她走一條新路：她知道自己曾經回味過千百遍昭君殿前的別情，但是所得的祇有虛空的咀嚼；她也疑懼過祿山今天來一定要落入哥哥的陷阱，然而儘管自己乾着急終不能阻止他不來；最後就是同時用恐嚇又用哀求去叫哥哥變更計謀也不能够，結果還賠了一場死去活來的暈厥了事。這都是爲什麼？都何致於如此？她此刻的確漸漸懊悔起來了，從來不服低的人這時也覺得千方百計的顧慮打算終不能挽救事後的缺憾，祇有加倍的使自己苦惱。因此她彷彿聽到有人在耳邊勸誘：「玉環，你回頭吧！既然一切的打算都不中用，不如就此把祿山忘了吧！趁此刻忘了他還來得及，你忘了他馬上就能恢復一切的幸福，慰安！」這話確是有相當的力量，最初她方寸間雖則有一半還是很堅定的不爲所動，然

而同時那一半却承認了有不妨從長計議的餘地。她細細一想，自己這一向所經歷的果然是從出娘胎都不曾有過的苦痛，這都是因為不肯辜負祿山纔促成這永無結局的結果。她承認這折磨雖則一半是命宮鑄定的，然而一半也要怪自己；假使當初自己不結識祿山，今日又何致於如此？她想起七夕晚上梧桐樹下的誓言，自己禁不住打着寒噤，覺得這就是苦惱變成罪戾的根源。她又想到明皇昏瞶中包含着的良善，想到自己為梅妃的事在翠華閣窮迫明皇的情景，覺得他實在是可憐，自己實在對不住他。

說起來真是無獨有偶，明皇也是在這時候有了新的念頭。他雖說是面對着貴妃閒坐了許久，心思却不曾寄託在她的梳洗上。此刻頭腦清新一點，他也開始在悔恨近來不該祇憑一時的感情致令自己的信念不堅。他此刻認定了貴妃突然的暈厥決不是沒有緣因，至少於翠華閣自己那段公案有連帶關係；覺得自己方纔借命運的玄理來解釋是存心諉過。往常自己雖說是處處不得不原諒貴妃，但是此刻的原諒她確是比較真切；因為他覺得因妬念而撒潑是必然的結果，可以說是妬深即是情深惟一的表現。七夕晚上的誓言這時也潮上了他的心頭。他以為假使自己違背了誓言不但對不住貴妃，就是連天地神明也對不住；因為自從武惠妃死後這十幾年來貴妃確是自己惟一的慰安，同時能享着承平盛世和怡樂着晚景，也都是上蒼所賜；否則上蒼一定是要降災折福的。他想到這里心境果然舒適了許多，因此他更深深的懺悔。

雖說是這時候明皇和貴妃倆人中間撕碎了許多隔膜，意念漸漸趨於一致，像兩隻異途同

歸的船在黑夜裏同時駛入了港灣，越走距離越近，但是他們彼此却都不知道。照理說局內的人還是如此，局外的人應份是更不明瞭；但是站在貴妃身旁的花奴，却覺察到了一件爲難的事，她看出貴妃此刻如醉如癡的又入了深思的魔帳。從表面上看她確是坐在那里梳洗，但實際上她是等於失去了知覺，祇憑花奴一個人捏泥人似的替她擺佈。所以這時候格外使花奴爲難。假使，花奴此刻是在替小孩子梳髮辮的話，她還可以叫她乖乖的坐着不許亂動，但是對小孩子施展的手段決不能對貴妃施展。同時花奴又不能做臉色或手勢去提醒她，因爲明皇就坐在自己後面，一舉一動都可以從鏡子裏看得清清楚楚。她想來想去覺得異常危險，便急急潦草的結束停當問貴妃道：「娘娘，你看梳洗插戴一切都停當了，是否就此更衣？」

這一句話同時把貴妃明皇都喚醒了，最初是貴妃臉上一紅，驚得平白的站起來答了一聲「好」，其次是明皇在御座上呵欠了一聲也急忙的恢復了常態。明皇雖說是呆望了貴妃半天，但是直到此刻纔留神觀看貴妃的打扮。他看見貴妃今天挽的是一個蟠龍寶髻，上面插着許多異樣的釵鈿，就中最耀眼的要算七夕晚上自己賜給她的那對七寶金釵。此外髻頂上那十二行顫巍巍垂着的翠珠環絡和耳邊搖擺着的明月瑯，也上下飛映流動得非常別緻。這時花奴已經替她寬去了便衣，另披着的是一身鵝黃色綠邊緣的綃裳，上面還加了一個五綵平金兼垂着絲綉的披肩，更顯得嫵媚動人，使他想起了李學士題咏貴妃的那句「雲想衣裳花想容」的詩句。但是他看見貴妃嫵媚中還帶着三分憔悴，又不禁動了關切感傷之情撫慰着她道：「妃

子此刻可覺的適意點？」

「多謝聖上動問，臣妾此時還不怎樣；」——貴妃正在裏邊這樣答奏，忽然被簾聲一響，打斷話頭；她看見走進來的是滿面春風的高力士，生怕他是來報告祿山的消息的，忙轉過身子不等明皇開口便問道：「有什麼事？」

力士先蹲下身子向明皇請了早安，又向貴妃叩過了壽，纔緩緩的從靴筒裏抽出一張紅帖子呈給貴妃答道：「此乃丞相獻與娘娘的壽儀。奴婢妾啟奏的是黃門適才來報說，丞相率着同來叩祝千秋的百官，已在朝堂上恭候了多時；三位國夫人與衆王妃此刻也都在午門外候旨；奴婢因此特來請旨定奪。」

明皇從貴妃手裏接過禮單看了一下，又聽到力士是這樣說，覺得天氣很熱不便叫百官久延，便對貴妃說道：「妃子你看就此出去受賀如何？」照理說這時貴妃梳洗裝扮都已齊備，同時又爲的是自己的事，應分是諸諸連聲的就此起身。但是她不知道怎樣，這時一聽到提起哥哥，心裏就升起了一般無名的火燄，覺得自己不但不願見他的面，就是一看到這禮單也是恨得牙根發癢的。假使不是礙着明皇在跟前不便發作，她早已經把禮單擲在地下，或是撕得粉碎。她這隱衷祇有花奴心裏明白。明皇看見她臉上陡起了變幻，還以爲是老毛病又要發作，急得連忙又問道：「妃子怎樣？」

「不知怎樣臣妾又有點頭暈眼花，心裏祇覺得熱鬧難當。此刻想不去不知聖上可能俯

允？」——貴妃遲疑了許久纔答出這樣一句。

明皇聽了一時還打不定主意，因為他正想着那些在殿外候官的滿朝文武，彷彿此刻真看見千百個衣冠在那里攢動和延頸佇望，覺得不去未餉辜負了這個盛典。但是同時他估量貴妃的意念和神色，覺得也是一樣沒有法子違拗，便慢吞吞的一面答貴妃，一面又對力士說道：「好吧！力士你去傳旨，寡人因天氣過於炎熱，百官一概免賀；並吩咐光祿寺一體賜宴。」

「臣妾蒲柳之姿，得長邀恩眷，真不知如何報稱；今日賤辰又承頒如此殊典，想係因臣妾福薄消受不起，纔致如此。但願祝聖上萬壽無疆。」——貴妃確是因感激明皇處處體貼入微，纔如此感傷的向明皇拜謝叩祝。

「妃子說那里話來！」，明皇連忙一手把她攙起如此答道：「這里確是熱鬧，寡人且與妃子同往桐陰館高處納涼如何？那邊鳳儀亭上還可以看得見市廛的熱鬧，妃子去舒散舒散甚好。」

「臣妾理應遵旨。」是貴妃的回答。

「如此擺駕伺候！」，明皇正說着，想起了一件，看見力士還沒有退出，又接着吩咐他道：「你再去宣教坊李師傳來譜奏新樂，與娘娘慶賀。」

明皇說完了力士便諾諾連聲的出去。

##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梁實秋譯

在排印中

這是八百年前的一段風流案，一個尼姑與一個和尚所寫的一束情書。古今中外的情書，沒有一部比這個更為沉慟，哀艷，淒慘，純潔，高尚。這裏面的美麗玄妙的辭句，竟成爲後世情人們書信中的濫調，其影響之大可知。最可貴的是，這部情書裏絕無半點輕薄，譯者認爲這是一部「超凡入聖」的傑作。

模特兒的休息



徐悲鴻





## 「從十二方的風穴裏」

——譯郝士曼詩——

從十二方的風穴裏，

從旭日黃昏的邊際，

生命的絲把我織成，

一陣風吹我到這裏。

我還有一息的留連，

還不致於馬上消逝——

捉住我的心，告訴我，

你心裏有點什麼事。

講出來，我立刻回答；

我能幫你點什麼忙，

講，乘我還沒有登程，

走向那縹緲的家鄉。

## 海上歌

我要到海上去，

哈哈！

我要看海上的破黎。

破黎張着一頂嫩青蓬；

太陽出在蓬東，

月亮落在蓬西，

點點滴滴的大星兒漸漸消闕。

我要到海上去，

哈哈！

我要看海上的風波。

浪頭好比千萬座高山；

大山是一聲喊，

小山是一陣歌，

山坳裏不時浮出幾隻海天鵝。

我要到海上去，

哈哈！

我要遊水底的宮庭。

龍皇生滿一身的毛髮，

沙魚披着銀甲，

星魚銜着銀燈，

响螺同海蚌在石窟底下吹笙。

我要到海上去，

哈哈！

我要會海上的神仙。

神仙不知道住在何方；

好像是在海上，  
好像是在天邊，——

我尋了許久尋到虛無縹緲間。

### 新月月刊創刊號目錄

哈代畫像.....	徐悲鳴
「新月」的態度.....	
文學的紀律.....	梁實秋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湯麥士哈代.....	徐志摩
只要你說一句話.....	王味辛
謝絕.....	聞家驊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方吹.....	志摩
秋蟲.....	志摩
一個懂得女子心裏的人.....	西澹
攷考紅樓夢的新材料.....	胡適
白郎寧夫人情詩(一).....	聞一多
白郎寧夫人情詩(二).....	徐志摩
實寫小說的命運.....	葉公超
最年青的戲劇.....	余上沅

詩

三

## 夜鶯歌

——濟慈作——

我的心痛，一種昏醉的麻木使

我的感官受着痛苦，好像是我

喝了毒水，或一分鐘之前好似

傾進些麻醉劑，便倒入了迷河：

不是我忌妒你那快樂的命運，

祇因為你的幸福使我太快樂——

你呵，樹林間的輕羽翼的女神，

樺樹青蒼，枝葉繁素，

你在那些和諧的地方，很歡樂

很自然的在讚唱夏天的佳辰。

呵，喝一口葡萄酒那在深地間

冷了許多歲月的——古的窟穴，

嘗過花草的甜蜜，蒼翠不鄉間，

那跳舞，酒歌，與日光下的歡悅！

呵，嘗一杯裝滿了南方的美酒，

裝滿了真正的與含羞的杜康，

杯邊有明珠泡沫在閃眼睜睜，

與染得有紫色的口；

那我可飲，不再見這人世地方，

與你同入陰黑的林中而消逝：

完全的消逝，溶化，十分的忘掉

你在葉間決不知的那些事情，

熱症，與癩癬疾病，與疲憊煩擾，

那裏人對人坐，互聽歎息，呻吟；

李惟建譯

那裏癱病搖脫幾根愁的白髮，

那裏少年轉成蒼白，鬼瘦，而死；

那裏祇要一想就滿是些憂愁，

與異常的失望窮竭，

那裏「美」不能保她明媚的眸子，

或是新的「愛」永遠替他們悲憂。

離開！離開！因我將飛至你身側，

不是被酒神與他那些豹子們

載送，但祇憑着看不見的詩翼，

雖則這昏頹的頭腦遲鈍紛煩，

已經在你身邊了！夜晚是溫柔，

偶然閒那皇后似的月亮也方

坐在寶座上，被那些妖星圍抱；

但是此地分外黑黝，

祇有從天上同微風吹來的光，

■

經過蒼翠的沉黑，曲折的苦道。

我不能看見我腳旁有什麼花，

也不知枝上有什麼柔的芬芳，

但是在馥郁的黑暗中我猜了

每個馨香時令的月將這馨香

賜給綠草，叢林，與白色的棘枳；

鄉間的野薔薇，與野的果子樹；

被葉子蓋着快要謝的紫蘿蘭；

與五月中旬的長子，

快要來的玫瑰，注滿了的酒露，

夏夜時嗡嗡蠕蟲常到之地盤。

在黑暗朦朧中我傾聽；許多次

我已一半的戀愛那安適的死，

許多柔和名稱我用沉默詩字

■

叫她，拿出我靜的氣在空氣裏；

現在沒有比死還要更富裕的，

中夜毫無痛苦的將呼吸停息，

但是同時你把你的靈魂傾吐，

這樣的快樂與奔激！

你還在歌唱，我有耳朵也難得

有用——對於你的高歌祇是塊土。

不死之鳥！你決不是爲死而生！

飢餓的年不能把你蹂躪消磨；

在這暫時的今晚我所聽之聲

昔日已被國君與庶民聽見過；

也許就是你這首歌會爬進過

露絲的悲懷裏，當她眼淚雙雙

思念家時站在異鄉殿間地境；

也許就是你這首歌

曾經時常迷惑過那怪魔的窗，

開向危浪的海，在絕望的仙境。

絕望？就是這一個字將我自身

從你那裏拖回：這字像陣鐘聲！

別了！幻想不能這樣的欺騙人，

如她負名的那裏，詭詐的妖精。

別了！別了！你的悲怨的頌讚歌

經過附近的草場，遍過靜的河，

到小湖畔便消了；現在深埋置

在第二個山谷之坡：

那是個幻想或是個醒的夢麼？

那音樂逃走了——我是醒還是睡？

十七年七月二日上海。

##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你千萬不要驚慌！  
我們的家就在那個山頭上。  
你祇要攀着籐蘿走你的道，  
別管路是怎麼險，山怎麼高。  
黑夜也不妨，前面點得到火；  
就是有風雨，亭子裏可以躲。

詩

胡不歸

---

你祇管放心，決不會有虎嘯。  
也沒有鬼聲，那是野猿在叫。  
不要害怕，你千萬不要害怕！  
那個山頭上就是我們的家。  
就算是走到天亮也走得，  
別再說那路太險和山太高。

七

新月月刊 第一卷第二號目錄

羅事.....	達文審
文人有行.....	梁實秋
元稹白居易的文學主張.....	胡適之
瘋了的詩人(小說).....	凌升華
有一隻老馬.....	饒孟侃
答辯.....	聞一多
成功(小說).....	西 澧
雅典酒神劇場遺跡.....	小鷄藏
德日民族性相肖說.....	潘光旦
白郎寧夫人情詩.....	聞一多
微小的生物(小說).....	王魯彥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今後的歷史劇.....	顧仲彝
卞昆崗(五幕劇).....	徐志摩
西京通信(谷崎潤一郎氏).....	陸小曼
	西 澧

新月月刊 第一卷第三號目錄

伊卜生畫像.....	江小鷄
一個行乞的詩人.....	徐志摩
伊卜生的藝術.....	余上沅
伊卜生的思想.....	張嘉鑄
廬山遊記.....	胡 適
德日民族相肖說.....	潘光旦
卞昆崗.....	徐志摩
見哈代的四十分鐘.....	陸小曼
哈代八十六歲誕日自述.....	郭有守
回來.....	徐志摩
殘春.....	聞一多
雲雀曲(雪梨).....	李維建譯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西京通信(幾種並不科學的統計).....	西 澧



#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初續）

Ellsworth Huntington 著  
潘光旦 譯 意

## 二 北中國與南中國

近代的中國有許多大可注意的特點，其一便是南方和北方的大相懸殊。從這種大相懸殊的情境中，似乎可以看出自然淘汰在中國北方害多利少的影響來，並且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我想詳細的解釋一下。在解釋的當兒，我們也可以尋出種種事實來，多少和有廻環性的全部中國歷史有一些關係。中國的事情，從西方人眼裏看來，往往有些奇特，如今南方和北方的懸殊性，也是奇特不過的。南北情境不同，原是人文地理學上常有的事，所以不同的情狀，各地也大致相似，但是中國的恰恰和普通所見的相反。通常同一地域之內，大抵緯度數目低一些的部分的人文進步要比高一些部分的稍遜一籌。換言之，就是離開赤道較遠的要比較近的佔便宜。所謂較遠，當然也有限制，氣候嚴寒，生活艱苦的地方便談不到人文，更談不到進步。這種緯度數目的大小和人文進步的遲速的關係，在歐洲，亞洲西部，印度，和北美洲都可以看出來。其在南半球，也是如此，南美洲人文領袖的國家要推阿根廷和智利，在

美洲，便推南斐諸邦。但是中國的人文狀況，却是進步在南，而比較不進步在北。除了西洋人新近移殖的若干地段外，其他在赤道南北二十五度以內各地的人文進步，似乎沒有一處可以比得上南中國的。只此一端，便足以證明中華民族確是此界上最有能力的一個民族了，但是從北緯二十五度以北，尤其是在三十五度至四十度之間，那種人文凋敝的情形，除了亞細亞洲的中部以外，恐怕在全世界上也尋不出一箇敵手來。

中國人自己很早就看出南方和北方的不同。他們自己說，南方人喜歡遠遊，容易採取新的見解，求智識的慾望很深切，容易受人勸導，風俗習慣富有流動性，做事很有火氣，他們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手腕傾向急進的一方面。北方人的品格恰好相反，他們愛家，情願困守出園，不容易採取新的見解，很有決心和毅力，主意一經打定，誰都動搖他不得，風俗習慣富有固定性，做事很慢，但很有耐性，他們的政治思想和手腕傾向保守一方面。和中國人不大有好感的人便說，南方人很聰明，但是易於感情用事，不穩健，靠不住，甚或情令智昏，忘其所以，北方人却是蠢到一箇不可名狀的地步，但是比較誠實可靠。

這一番話，不管說好說歹，都有幾分真理；這凡是仔細研究過中國的人，大都可以見到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起自南方，滿洲皇帝被迫退位，也是南方人的力量。一般的中國人對於公衆的責任心本來極端的薄弱，因為責任心薄弱，所以就絕對不宜採用民主性質的政治方式。但是革命的結果居然把民主式的政府生吞活剝的建設了起來。這又是南方人做的事，這

是他們急進的趨向的表現。中國人的責任心當然不是完全沒有，但是所有的一些，只有在南方可以看見，至少是在南方人中可以看見。但是中國北方却始終擁護着舊局面。北方人起初運動復辟，復辟不成功，就把民主政治轉變成極端保守的寡頭政治，政權定完全歸少數武人掌了去。用西方的標準來打量，就是中國南方的保守性也未嘗不重，但比較起中國北方來却已大不相同了；我們的觀察本來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如此我們也就可以說南方人比較富裕，比較奢華，比較好逸惡勞，比較喜歡聲色貨利，比較慷慨，也比較不修邊幅；北方人比較窮苦，比較省儉，比較嚴謹，不放肆，比較吝嗇，行檢也比較整飭。但這許多字眼，都要根據了中國文化的背景來體會，不能用西方文化的背景來胡亂估量。

中國南北兩部的相反，有許多方面可以觀察到。例如南方人，尤其是廣東人及其他東南沿海的福建人和浙江人，都喜歡遠遊。總算起來，他們前後到新加坡，馬來諸邦，爪哇，台灣，美洲和其他外國的不下數百萬人。北方人也不無移殖的行爲，但移向之地只限於滿洲蒙古兩處，嚴格講來，實在算不得移殖，因為滿蒙，都屬中國版圖，並且移殖的人時常回到家鄉，沒有打算在滿蒙住家立業。南方遠遊的人，大率在國內外經營着很大的工商業，北方人却很少有這種情形。馬來半島，爪哇，台灣，和其他東印度島邦的實業鉅子有許多是中國人，他們經營着大規模的蔗糖，樹膠（即橡皮），茶，咖啡，等種植業；他們也有在錫礦，糖廠，和其他大工業裏投資的。

我前在上海的時候，遇見過一箇商界裏的人，他們和我談起他的經驗，很可以做我們上文一番議論的見證。他生在廣州附近，十四歲的那年獨自一箇人跨海到澳洲去，袋裏只有得一箇零用的金鎊。他在澳洲做了二十五年生意，但始終覺得澳洲不是他久留之地，因為無論他的營業怎樣發達，澳洲的商人總不給他相當的尊崇與和平的待遇，就因為他是一箇中國人。所以最後他回到中國來，另外設了一箇大商號，專和外國顧客交易，信用非常之好，名聲也就很大，他所賣的貨，中西都有，品質道地，價錢公道。初開辦的時候，他聘任重要的幫手，如同各部主任等，大都不問地理上的來歷，隨才任用，大約廣東籍，江浙籍各居一半。但是後來人選上逐漸發生調動，到了現在，廣東籍的竟佔了不止一大半。爲甚麼呢？因爲據他說廣東人的能力比江浙人要強，而可靠的程度至少也不亞於江浙人；嚴格說來，這兩地的地都不能算十分誠實，這不過是比較的罷了。講起誠實這一層來，倒要推山東人，他們比廣東人上海人都強。但是爲甚麼這箇商號裏，不雇用他們呢？因爲他們太遲鈍，太不善應付。這位商人自己是商界中的一箇成功者，他完全能運用西方商業上貨品一律和交易公平的原則，但是對於別的中國人他就不肯輕易置信，因爲他最後對我說，中國人做事，除了他箇人可以得到利益外，再也不關心到別的東西。就是爲他們自己打算，他們的眼光也往往很近，他們不了解一箇絕對的誠實不欺和抑私濟公的人，眼前雖喫小虧，日後必收大利。

南方人比北方人精幹，也可以從現代中國領袖人才的籍貫上研究出來。我在中國的時

候，僥倖遇見過不少的領袖人才，我也用過一番心思，想遇見愈多愈好，但當初沒有留意打聽他們的籍貫。我在北京筵席上所遇見和因別的關係時常晤面的七位重要人物，只有一位是本地人，他却是一箇旗人，有五位是生長在長江以南沿海的幾省的，還有一位我就說不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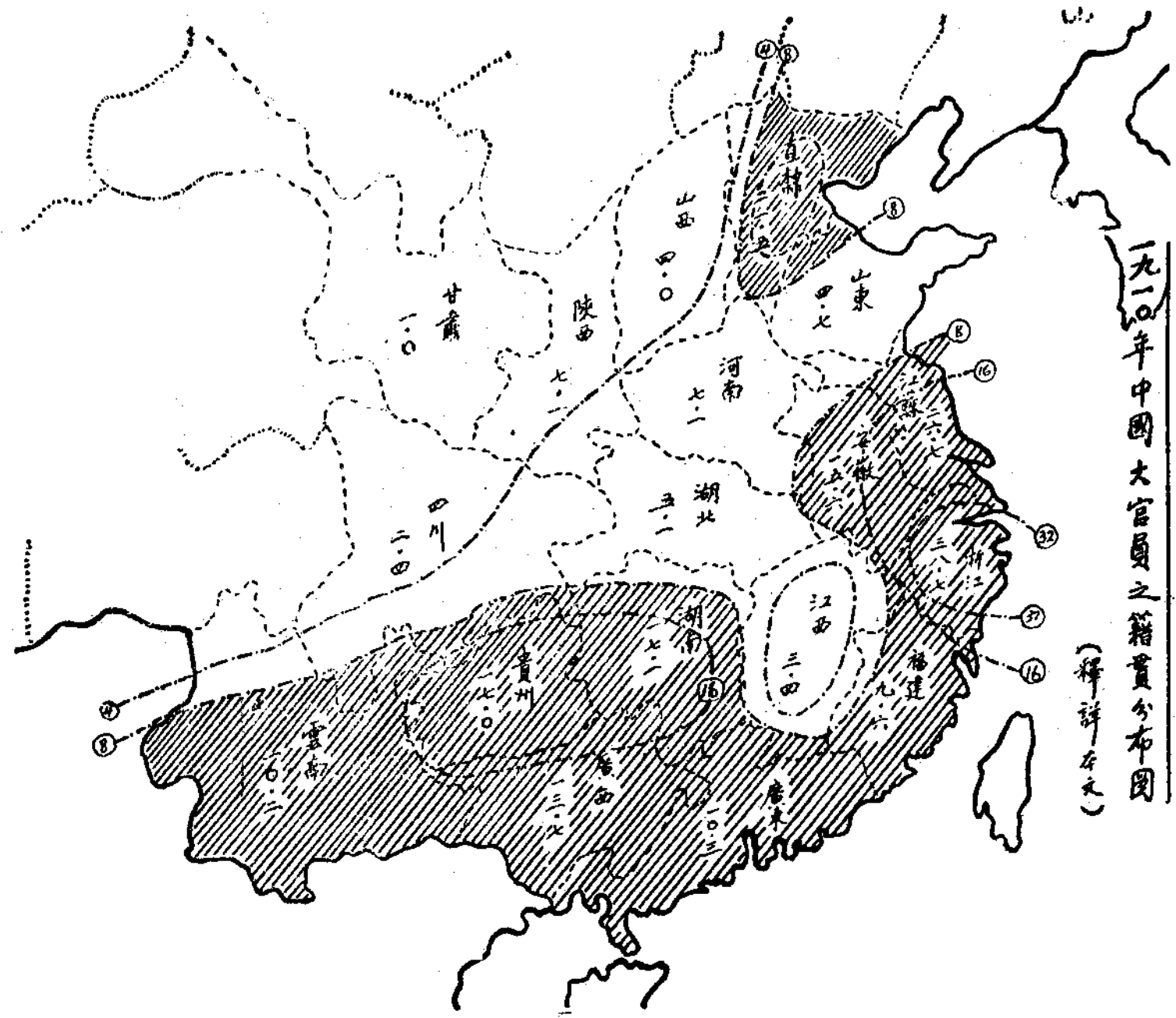
要確切研究這一層，却并不是沒有方法。北京美國公使館裏有一位普萊士先生曾經替我想了一箇方法。他借給我一張縉紳的名單，上面所列的是一九一〇年十月間的京城裏各部和各省的封疆大吏，恰好在革命發生的前一年。從這張單子裏我把凡是得過功名，就是經過科舉制度的甄別的官員，不論他是秀才，是舉人，或是進士翰林，都挑了出來。有許多武官，當然挑選不上，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科舉甄別的手續。

挑選的結果，除了五十箇旗人，十五箇蒙古人，和十四箇漢軍的旗人以外，中國本部十八省所產生的共有三百二十四人。用各省同時的人口做比例，這三百二十四人的分布就非常的不平衡。例如甘肅一省，通扯要有人口一千萬，才分派得到一箇經歷過科舉甄拔的大官員；再如浙江一省，一樣一千萬人口裏，就可以產生約摸四十箇（三九·七）這樣的大官員。這不是大相懸殊麼？各省的分布如下表：

直隸 二一·五

山西 四·〇

湖南	貴州	雲南	廣西	廣東	福建	浙江	安徽	江蘇	江西	四川	湖北	河南	山東	甘肅	陝西
一七·一	一七·〇	一〇·二	一三·七	一〇·三	九·六	三八·七	一五·六	二六·七	三·四	二·四	五·一	七·一	四·七	一·〇	七·〇



一九一〇年中國大官員之籍貫分布圖  
 (詳詳在左)

右表中除了湖北，四川，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比較居中的六省不計外，北方六省中只有直隸高出七·一之上，其餘五省，每一千萬人口中，至多只派得到七·一人；至於南方六省，推福建出人最少，然而每人口一千萬中，已經可以派到九·六位大官員。中部近海的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出的大官員極多，內地三省則又甚少。直隸的情形有些蹊蹺，因為北京久爲首善之區，數百年來，聰明精幹的人物，改籍移住的一定不少，大都應聚在京城之內或北京附近；北京一帶積聚得愈多，其餘北方諸省就愈覺得相形見絀了。除了有特別情形的直隸一省不論外，附印的那張大官員籍貫分布圖至少可以教我們得到一種顯明的印象，就是：中國有才力的人，因才力而能受嚴格的鄉會試甄拔的人，又因此而能在許多人競爭之中得做大官的人，大致愈向西北愈少，愈向東南愈多。這不過是一箇印象的結論，真要確實證明這一點，非廣搜同性質的材料，而加以詳細的分析與歸納不可；但是大官員分布以外，既無別種事實可以引來作爲南方強於北方的旁證，我們這箇印象的結論雖不中的，但怕也不遠了。（譯者註一。）

除了人才的分布以外，還有很多的事實可以指出南北兩方的不同來。假如你到廣州去，你在街上總可以遇見許多女子，老的少的都有。一日之間，總有兩次三番，街道上滿擠着幼年的女學生，男的也有。女學生都很可愛，身上穿着輕便的白色的短衫，黑色的裙子雙幅可以中分，約略比膝節低一些，腳上穿着白襪，和低跟的鞋子。烏黑的頭髮往後梳得很光，最



後辨成一條長的辮子，拖在後面；在黑髮統罩之下，一副小圓白淨的面孔，隱的帶些黃色，往往引起旁觀者的美感；他們笑的時候，又可以看見他們很可愛的酒窩。他們一面走，一面說，臉上不時作生動的微笑。路上了年紀的婦女們也大都有白淨的臉，除非被太陽曬黑了，他們的言語舉止也很活潑，足以表示他們的生活并不十分愁苦。他們有天足的，但也有許多是纏過腳的，走起路來，不住的搖擺，好像一件東西，上重下輕，上大下小，放不穩住的，看去很是可憐。從三十歲到四十歲光景的婦女往往有纏得很小的腳，但比上年紀的纏成一箇圓錐形的似乎好些，因為十多年二十年前他們已經有機會把腳放了。至於三十以下的青年女子，便沒有一箇不是天足的，至少沒有一箇有特別小腳的。

再看廣州的男子。有幾箇有辮子的？除非你立意搜訪，恐怕就尋不出一箇來。事實上當然不是絕對沒有，不過很少很少罷了。有衣衫襤褸的麼？差不多沒有。有叫化子麼？不多幾箇，並且也不死命要錢，不很惹厭。街道上所看得見的，十有八九似乎是比較的食品衣履，心無罣礙，至少用中國人的標準看來是如此。他們走路很輕快，比較別地方在同等緯度內的居民大都快些；熱帶裏的居民大抵行動遷緩，廣州也在熱帶範圍以內，然而却是例外。他們工作起來雖然不很快，有時並且費許多功夫坐着空等，工作上如須斟酌籌畫，費的功夫就多，但想起他們所處的氣候來，我們已經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奮發有爲了。在別的熱帶的社會裏，女子比男要勤勞，在這裏也是如此，有搖船的，竭力逆着潮水搖去，也有挑擔的，也不

辦任重道遠的勞苦。

假如你現在又到濟南去。這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你在廣州看見十箇女子，在這裏只好看見一箇。在湫隘的街道上，也看不見載言載笑的大隊女學生。一言以蔽之，山東的女子依舊是圍閉式的，在保守的山東男子的眼光裏，家庭依然是女子一生用武的地方。偶爾在街上看見的幾箇女子，不論貧富貴賤，皮色大都比廣東女子要黑些，男子也是如此。青年女子和上年紀的婦女們，看上去也沒有廣東人一般的好看和聰明，北京教會學校裏的女教習對我說過，凡是皮膚最白，最好看，最伶俐，但未必最用功讀書的女學生，大都是從南方來的，至少是南方大族的子女，上代遷移到京城裏來的。在濟南遇見의 婦女，並且十有九箇有小脚的，就是青年女子，甚至於幼年的，至今還要受纏脚的苦楚。至於男子的髮辮，我在濟南的時候，一想到他，我就動手數起來。我最初遇見的一百箇男子裏，恰恰五十箇人有辮子，有的照常拖着，有的盤起來壓在帽子下面，其餘五十箇却已翦去了。有人對我說，要是我出城到鄉村裏去尋去，一百箇男子中總可以挑出九十條辮子來。即此一端，便見得山東人的長於保守了。但是，說也奇怪，從體格方面看去，他們要比南方人強健許多。他們身材高大，骨幹又整齊，又有分量，望去充滿着活力似的。活力二字似乎太好一些，其實不過局部見得有力罷了。在北方城市的街道上，你遇見的疾病痛苦的痕跡，實在要比南方爲多。衣衫襤褸的人，也隨處可以看見，至於乞丐，竟像蒼蠅蚊子一般，糾纏得了不得。假如你逛泰山，在

濟南以南一百里光景，那裏乞丐之多，真好比一窩蜂子，你循了大石道上山，他們可以緊緊地跟上十幾里，直到山頂；他們可以把你團團圍住，把他們的跌斷的脚，爛殘的手，逐一展覽給你，他們還要不時的指腹捶胸，表示那裏面已經空了兩天了。

歷史上的山東是中國人文進步的中心，如今竟會落伍到這般地步，真不能不令人驚怪。公歷紀元前四五百年〔原文誤作三百〕年，孔子孟子先後生長在山東，中國人文進步的勢力，從此就像車輻似的從鄒魯的穀點出發，散布全國。論起氣候，疾病，和生理上的健康與體力來，山東實在比廣東的地位要好，山東冬天的氣候冷些，教人提得起勁來，廣東在夏季纔有好幾箇月，又潮濕，又酷熱。住慣了中國北方的西洋人，抱怨着北方冬天大刮風沙，夏令悶熱不退，但從全體講來，他們總還覺得舒服，沒有多大閒話；但是久住在上海以南的各地方的，常說南方濕熱的氣候很傷他們的元氣。

還有一件可以詫異的事：中國的南方人雖比較北方人爲進步，北方城市的歐化程度却比南方爲深。天津和北京兩處不但有一大部分的市街差不多和歐洲大城市的無異，並且有電車的設備。北方的大城市，大半有很寬敞的新式馬路，人力車和汽車可以自由通行。但是南方的都市，即重要如福州和汕頭，只有幾英里長的馬路，可以駛行汽車，大部分的街道，連人力車都不易於通行。我一九二三年到過廈門，那時候除了幾輛垃圾車以外，簡直看不見甚麼有輪子的可供轉運的傢伙。這究竟又爲甚麼呢？有人說因爲在北方做官的大都是南方人，他

們自己早就受過西化的影響。這層意思有些似是而非。北方的大官員，除了滿洲籍和蒙古籍的以外，的確大都是從南方來的；但要曉得，南方本地的大官員，又何嘗不是南方人呢。據我猜度起來，北方大都市歐化之所以很快，一部分怕因為最近的北中國，又正經歷着一度新的移民侵略的影響，和以前狄人與胡人的侵略有些相似。這種向南侵略的分子，不管是北方那一族裏出來的，總比他們一般的族人有才力；如今北方都市歐化的成績，怕局部就是他們才力的表現。換言之，就北方從移民侵略中產生的少數領袖人物看來，北方進步的速於南方本來在情理之內，因為既有相宜的氣候，又有傑出的人才，自然不怕沒有進步。但是就大多數的平民看來，怕另外有別種原因，終於使北方趕不上南方。

這別種原因又是甚麼？普通人家總說南方和歐洲發生接觸較北方為早。我在中國問了許多人，他們異口同聲的這樣答覆我；許多關於中國的書籍，也是千篇一律的作此論調。但我很覺得懷疑。有好幾箇理由。第一，要是南方人的進取，性是受了西方文化勢力的薰陶才發生的，那末，為甚麼在沒有和西洋人接觸以前，有許多舊的記載告訴我們，中國南方人進取的勢力早就伸張到國外去呢？第二，錫蘭島上的土人，和西洋人發生關係，比中國南方人還要早許多，但是錫蘭人的能力和進取心至今并不見得增加；他們出外遠遊的風氣也并不見得發達。反過來，日本人和歐洲發生接觸，尤在中國南方人之後，然而他們的進步却遠在中國南方人之上。這又怎麼說呢？第三，東三省，尤其是東三省北部的中國人，據說比任何地方

的中國人娶妻發有爲。就是在靠南的奉天省城，我當初遊蹤所及，就覺得比任何別的都更要生氣。我聽人說哈爾濱也是如此，活躍的程度較奉天似乎更深一些，由此往北，還要厲害。但是這許多地方，除了俄羅斯那一條路以外，向來和歐洲的接觸，可以說等於零，就是和俄國方面的關係，也是在西比利亞鐵道通車以後，方才粗具端倪，那就在一九〇一年以後了。總之，我們若把錫蘭，馬來半島，中國南部，中國北部，日本，中國東三省各地進步的程度比較一下，同時再比較他們和歐洲發生接觸的遲早久暫，我們可以看出二宗事實之間，實在沒有甚麼關聯。

我把上面的意思對中國人說了之後，他們又想出了一些別的原因來解釋南北的不同，這箇新原因便是種族的混雜。他們北方的中國人有蒙古人和滿洲人的血種，南方的中國人有馬來人的血種。這種血種上的混雜，多少確是有的，但究竟和南北的不同有何因果關係，却不容易看出來。在中國南方，我們的確可以遇見鼻子又闊又扁的人，有的望上去很像內格羅種人。有許多南方人的皮色很黑，好像真有馬來人的血有裏面，或者是因爲加上了狄克遜(B. Dixon)所稱的原始內格羅種或原始澳洲種(譯者註二)的血，也未可知。這種種都可以認爲事實；但是若說這類事實便是南方人比較聰伶俐明的原因，那就絕對沒有證據了。大凡膚色黑些好像含有雜種性的中國南方人大都是農人或是苦力；至於上流社會的人，左右社會生活與文化生活的人，却都很白，比北方人還要白些。我在中國南方遊歷的時候，向他們打

量，尤其是沒有經太陽曬黑的公司書記和婦人女子們，慣常對自己說：「這些人實在算不得是有色的人種。他們連黃色都沒有。你看，暫白的臉上和兩頰上不還添上粉紅的血色麼？」由此言之，中國南方的特點，似乎是最純正的華人所造成的，和夾雜的別的血種無關。

至於北方人，他們中間的蒙古血和滿洲血，却真比南方人爲多，并且所含的總量確不在小。難道北方人的遲鈍愚蠢，又是這多量的蒙古血和滿洲血爲之厲階麼？當然不是。不但是，並且適得其反，我在上文「中國歷史中的迴環」裏說過，這班向南方侵略的滿洲人蒙古人，都是比較聰明強幹的人；上文論受過科舉的大官員的分布時，他們的人數比例起來非常之大，也就可以證明他們的能力了。在嗶嗶咕嚕向中國舊書堆裏討生活的把戲中，他們既不多讓，其他可想而知了。總之，我未嘗不知種族混合的重要，因爲他確能轉移一箇民族的民族性，但是對於我們目下的問題，就是，何以中國南方比較進步，北方比較退步，而極北的東三省又反而比較進步，這箇種族混合的說數答覆不了。

南方人的進步既不因爲和歐洲接觸較久又不因爲和異族發生血統上的混合，有一箇綜合的證據。南方有一派中國人叫做客家人。他們的來源很是奇特，但在我們的定義之下，他們却是很純粹的華人。客家人的總數約在一千萬以上，大部分住在廣州東北和福建西部迤西的山裏。客家的名稱，英文是 *Teuchas*，在東方人類學上已經有相當的位置。客家人向來很受土著的歧視，土著把他當做非中華的蠻族（例如四會縣一帶稱客家人爲吃，與苗貓等視）。要

是你在廣州或汕頭向苦力或商人打聽誰是客家人，他大概答覆你說，客家人怎樣野蠻，怎樣墮落，怎樣和強盜差不多，怎樣不當心他們的婦女，怎樣危險，一類的話。但若是繼續打聽，你就可以發見，在新加坡，暹羅，台灣，與荷屬東印度羣島一帶的苦力，凡是特別有能力的，大都是客家人。廣州一帶本地的苦力不如客家人能幹，怕客家人搶他們的飯碗，所以說他們的壞話。客家人向南經商的也很不少。據說汕頭就有一萬五千人光景，有許多有名望的商業鉅子便是客籍的。在廣州也是如此。跨海而南，也隨處可以遇見客家人，因為他們都是喜歡遠遊的。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是客家人；當我寫這幾句文章的時候，廣州正有一位軍人想把孫中山擠出去，那位軍人又是一箇客家人（譯者註三）。總之，客家是一派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們的勢力逐漸從閩廣邊界的山地向東向南伸張，慢慢的把沿海的人口排擠出去，所以當地的土著很怕他們，時常誣蔑他們。

但是若有機會向熟悉客家人的歐洲人打聽，你所得的結論就大不相同了。我很僥倖的遇見過好幾箇在客家人中間傳道的教士——外國人中惟有教士才真正了解中國人的家庭生活。這幾位教士的意見大同小異。有一位是士拜克先生，他和客家人相處很久，也住過汕頭山東兩處，遊歷的地方也很多。他說：「客家人是中華民族的精華，好比牛乳上的乳酪似的。」他有很充分的理由說這句話，別的教士也如此說。例如，真正華人中間，唯有客家人是一向天天洗澡的，也惟有他們從沒有纏過腳。客家婦女不但是非常好看，並且特別受男人的尊

敬。客家女子很享一些生活上的自由；土著的廣東人不解此意，因而說男子不當心他們。這一番話的意思並不指客家人的道德標準和歐美人的一樣，那就不確，中國人的道德觀念，沒有一處和歐美人的相像，客籍人的不是例外。中國南方人的行檢，本來沒有北方人的嚴謹，這和氣候的寒暖有相當關聯，沒有甚麼奇怪。關於客家人的生活，我們如今要注意的，不外女子比較的自由，也比較的有勢力，不受嚴格的法律和風俗的束縛，如同別處的中國女子一般罷了。

客籍人中間，還有一件可以引人注目的事，就是教育的發達。在他們最繁衍的地方，據說男子中間百分之八十可以讀書動筆。嘉應州（即梅州，民國改梅縣）城裏，人口不過一二萬，但是他們所謂中學的學生却似乎有三千人之多。有一部分的學生，大概是從附近的村鎮來的。但無論如何，很小的人口中間，竟產生這許多學生，偌大的中國境內，恐怕尋不出第二箇地方來。有一位教士寫着說：

客家人比城裏人勇敢，富有特立獨行的氣概，渴愛自由，普通山居的民族大都如此，客家人也是如此。滿洲人入主中國，客家人降服得最遲，並且曾經一再起兵反正，第一次就是太平天國的事，第二次「就是這世紀內新近的事」。梅州居民的房屋整齊高大，在中國別的內地地方，恐怕不容易尋出一箇對手。在新寧的客籍的各式手工匠，手藝之精，中國別處的匠人未必能出其右。（語出肯貝爾。）



客家人是十分純粹的華人，上文已經說過；可以說完全沒有和外族的血統發生過混合；除非很古的時候，在中國北方和很早的一派蒙古人發生過關係。他們住得離海很遠，當然不會和歐洲影響輕易發生接觸。但是南方人比北方人進步的最大的動力和最大的表現，恰正好在他們中間發見得最多。南方人有比較進取的品性，而這種品性在客家人中表現得最強有力；今對於客家人的進步既不能用文化接觸或血族混合來隨意解釋，其他比較不如客家人的進步，流如在廣州一帶或其他沿海一帶的，當然更不能解釋了。再如東三省的居民，大部分是從已經退步的山東直隸吸收來的，他們如今却也奮發有爲，爲關內所望塵莫及。這一般吸收來的山東直隸人又何嘗和歐洲文化發生過多大關係，接受過多少外來的血種呢。客家人和在東三省的直魯移民，所以這般有能力，最後怕還是得力在自然淘汰或自然選擇。一般比較優秀的南方人也是得力在此，甚至於孔子時代的山東人，即耶穌誕生六七百年以前的山東人，也不嘗不得力在此。這都留與下文交代明白。

（『北中國與南中國』完，全文未完。）

（譯者註一）中國人才分布之研究，國內學者亦頗有爲之者；其所得結論亦大致與亨氏者相同。讀者與會所至，欲續加探討，可參考

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清華學報第一卷第一期。）

丁文江：歷史人物與地理之關係（科學第八期第一期）

傅斯年：評丁文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

朱君毅：現代中國人物之地理教育與職業的分布（心理第四卷第一號。）

張耀翔：清代進士之地理的分布（心理第四卷第一號。）

潘光旦：武林遊覽與人文地理學（人文生物學論叢上篇。）

（譯者註二）狄克遜氏爲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於一九二三年著行一書曰：人類之種族的歷史，爲近年來人類學界名著之一。狄氏謂人類發展之初期中共得原種凡八：一曰原始澳洲種，二曰原始內格羅種，三曰地中海種，四曰裏海種，五曰蒙古利亞種，六曰古阿爾卑奴種，七曰烏拉種，八曰阿爾卑奴種。今日之人種，大率爲若干原種錯綜混合之結果，例如歐洲西北部之諾迭克人即爲原始內格羅種，地中海種，裏海種三者之和。狄氏此種分類法，蓋爲創舉，然實不無相當之科學的左證，且與澳洲雪梨大學地理學教授泰雷氏(Griffith Taylor)於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所發表者大致暗合；近已漸爲人類學者之公認矣。本書作者亨氏亦頗推崇之。

（譯者註三）此人疑即爲陳炯明，惟與友人爲言，陳氏爲『福老』而非『客家』。殊不知福老與客家爲同出一源之中原移民，自閩粵之『土著』視之，固同一『客』也。無論如何，亨氏於此以『客家』爲後期閩南之中原移民之總稱，亨氏於本文之最後一篇中嘗詳論客籍人之由來，今姑不贅。

#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 第七章 又通一次信

阿麗思小姐，在臨動身以前，很滿意的把那儀彬姑娘見到了，那母親也見到了，那二哥也見到了，她打起了興致同這一家人談話。她說話時常常害羞，因為想及自己把自己分成兩人時說的蠢話，經那作二哥的同儀彬姑娘談到時，便不得不把臉紅了。

一切如儀彬姑娘所說，經過一切的麻煩，隨到儀彬姑娘的二哥行動，遇事裝媽虎，裝不注意，有時不得已自己還裝作外國公主那麼尊大與驕傲，恐嚇各知識的中國人，于是到了一個地方。

不消說這便是儀彬姑娘的鄉下了。情形一切如儀彬姑娘所說，故阿麗思到此也不覺得怎樣不方便。

這里比不上中國大地方的，是沒有人請演講一類事，沒有詩人，沒有用韻文說話的紳士，沒有戲，……總之大地方所有的這里好像都不會見到，這里所有的却又正是大地方不會見過的。

這地方，管理一切人畜個福的，同中國普通情形稍稍不同，第一是天王以及天王以下諸

菩薩。第二是地方官以及幫菩薩辦事的和尚，道士，巫師，第三是鄉約保正人人怕菩薩比怕官的地方還多，就因為作官的論班輩瓜葛全離不了非親即友。雖然每一家小孩子，總有一個兩個得力的鬼神作乾爺，但乾爺好像也只能保佑乾兒子長命富貴，遇到家人父子大事還是不能幫忙。地方官既然還是坐第二把交椅，所以論收入，也是菩薩比官強多了。一個保正既敵不過為菩薩看廟門的人清閒，也不會比這作鬼神門房的收入為多，這是那地方有兒女很多的人家，在選擇兒婿一事上，全攷究的很分明的。作官的人除了有衙門坐以外，地位決不比一個廟中管事優，這優劣的比較，要不拘誰一個做媒的老太太們也數得出。

本地人，他們吃的是普通白米，作乾飯，一天三餐或兩餐。菜蔬有錢的人照規矩吃魚吃肉，窮人則全是辣子同酸菜。很可怪的便是縱然落在肚裏的只是辣子酸菜，像是樣子還是不差多少，也能說，也能笑。吃不同樣的東西，住不同樣的房子，各人精神生活却很難分出兩樣情形，這是使阿麗思吃驚的。他們那聽天安命的人生觀，在這隨命運擺布的生活下，各不相擾的生兒育女，有希望，有憤懣，便走到不拘一個廟裏去向神伸訴一番，回頭便發了神的預約處置了這不平的心，安安靜靜過着未來的日子，人病了，也去同神商量，請求神幫忙，將病醫好，這辦法，都不是歐洲人懂的。

到了儀彬的鄉下的阿麗思，把儀彬姑娘的二哥，也喊作二哥了，因為這樣一來方便了許多。

他們住的地方是城中心，城中心，是說每早上照例可以聽二十種喊法不同的小販聲音，到早飯後又可以聽十五種，晚飯聽八種，上燈聽一百零八種，——這數字是阿麗思在三天的比較下統計過來的，相差絕不會遠。本地人的好吃，從這統計上可以明白，不過這些可以當點心的東西，有一半是用辣子拌，有十分之二是應當泡在辣子汁裏，這却在問過二哥以後阿麗思才知道。

阿麗思站到大門邊看街，街上走的人物便全在眼中了。這個地方沒有車，沒有轎，各個人的脚全有脚的責任，因此老太太們上街的也全是步行。凡是手中提得有紙錢的，是上廟中親家菩薩處進香，提了銅錢則是到另外一種親家公館去打牌——這地方老太太是只有這兩樣事可做的。上學下學的小孩子，多數是赤了脚在石地上走，腦下挾書包，兩隻手各提一隻鞋子。他們是每一個人全學會五六十種很精彩的罵人字言，這種學問的用處，是有的，譬如說，兩個學生遇到一路走時，他們就找出一點小小原由，互相對罵，到分手為止。無意中在路上碰到，他們也可以抽出時間暫停下腳來，站到人家屋簷下，或者索性坐到人家屋簷下的江擦上，互相罵，把話罵完再分手，也是很平常的事。小孩子遇到要打架，成年人，（當然這中就不缺少鄉約保正，）他們便很公平的爲劃出圈子來，要其他小孩子在圈外看，他且慨然的把公正人自居，打傷了他還可以代爲敷藥。大人們在大街上動刀比武是常事，小孩子也隨便可以跟到身後看，決不會誤傷及他們；（凡是比武的人刀法是很準確的。）阿麗思還見

到一個作母親的送她兒子出門上學時，囑咐兒子看這個須站得稍遠點，兒子笑，以爲母親胆子太小。阿麗思還見到……

見着的多嘞，就是站在大門邊打望，便全有機會遇到！

別的地方多數是成年人作的事比小孩子精明十倍百倍，這地方則恰恰相反。這里上年紀的人，賭博只有五種，小孩子則可以賭輸贏的還不止五十種。他們把所有的娛樂全放在賭博上面，又切實，又有趣。有一個小錢在手，便可以來猜錢背面的年號，或通室的「通」字之紐有幾點。擎風箏則可以各站在一處；一個城裏一個城外，想方設法儘風箏繩子絞在一處，便趕忙收線，比誰快，比誰線結實。用一段甘蔗也可以賭錢，這辦法是把甘蔗豎立，讓其搖擺擺，在搖擺擺情形中將小小鋼鐮刀下劈，能劈長便不花錢吃甘蔗。養蠅打架，比輸贏，養鴿，養雞，養鴨子同鴨，全可以。很奇怪得是在幾多地方，本來不善于打架的東西，一到了這里，也像特別容易發氣容易動火了。這地方，小孩子的天才可驚處，真是太多了，沒有活東西馴養，也沒有甘蔗以及陀螺風箏之類時，他們的賭博生活仍然有得是方法維持下去！他們各持一段木，便可以在一層石塔前打起「板板」來了；把木打上塔，或打下塔，即可以派錢，這是最簡單方法之一的。他們到全是兩手空空時，還可以用這空手來滾沙寶相碰，來扳勁，來澆水，來打架，輸了的便派他背上一拳，或額角上五整栗，甚至于喊三聲「豬頭」，由輸家答應。賭博用錢，用香頭，用瓦片鵝就圍東西，用蚌壳，這是許多人全

懂，他們可還發明用拳頭，用整票，以及用各種奇巧罵人話語，這個是怪難得的。

阿麗思小姐，到這時，可想念起賦在茯苓旅館的儼喜先生來了。她以為他是太寂寞了點。縱如她所設想，儼喜先生成天到公園去坐在上流人頂多的茶座上，比起自己當然就是很寂寞的事了！她所見到的，她以為儼喜先生無從見到，這是不應該的。那麼遠遠的一條路，那麼同伴的來，却不能一同到這個地方，阿麗思不免稍稍奇怪這個二哥了。

阿麗思終於把這個意見問了他。她說：

「二哥你幹嗎又不讓儼喜先生同我一塊來？」

「讓他在茯苓旅館不是一件方便的事麼？」

「他寂寞，會的。」

他便笑，說，「決不會。如今是正成天成夜爲人約請到各地方演講，那里會？可擔心的，是怕牠忙不過來！」

阿麗思，却仍然以爲這是不大合式，因爲因此便使儼喜先生忙到演講，（他並不是預備來演講的，）所以更似乎不來是不應當了。

這真是沒辦法的事，來也不好不來也不好；若是在先同阿麗思小姐一塊，路上麻煩以及到地困難也是當真。但，讓儼喜先生留下，儘中國一些學會，一些團體，每天派一代表來請儼喜先生到一會場去，（雖說請他演講的意思，也不過是想詳細欣賞一下儼喜先生的品

貌，所講的也可以聽也可以不聽，但就是那麼的拉拉扯扯被人綁票上到會場的講座邊，一千對或五百對老鼠狐狸獼猴以及各種不同的眼睛，齊集中于這一位自己很謙虛的自稱為蘇格蘭的小鎮上的一匹兔子的儼喜先生身上，這兔子，尚能够從從容容如大哲學家羅素那麼不臉紅不喘氣的站一點鐘或二點鐘，找出一些拍中國文化馬屁的話麼？且一回兩回，還可以支持過去，到十回百回，也是應付得下的事麼？

二哥覺到難，也很悔。他說最好是一處也不去，不給人例子，中國人使無話說了。中國人原是頂講例子的。凡是有利的事中國人全能舉出若干不同例子來證明這利益之繼續存在，如作官的貪贓，如受攷試的大學生作偽，如……

說來說去阿麗思當然也只有算了。

他們又過了一天，是說到這鄉城中又過了一天。整天的玩。看過水碾子，看過一大羣奴隸在河邊急水中搗衣，是赤了腳立在淺水裏，用大木槌子擊打那浣濯的東西。看過了一個婦人擊雞子同小篩子從土地堂將家牛小孩子的魂喊回家，這喊法是很別致的。又看過一個很肥的屠戶，回家去，抗了一個大錢筒，將錢筒無意中摔下，圓的錢便滿街撒，一些很聰明的過路人，在屠戶不注意當兒，于是很隨便的把錢撿起，放到自己鞋中去，這撿錢的時候，是在裝作扣鞋帶的情形中的。

阿麗思小姐還是念念默在茯苓旅館的儼喜先生，因在一個晚飯間，同二哥商量，請許可



她給讎喜先生一封信。她意思是讎喜先生即或在那裡被人請來請去受了窘，見到這信也許心會稍稍舒暢點。而且他還應當對讎喜先生致歉，因為隨通知也不會就離開了作保護人的他，是覺得極對不起人的一件事。

二哥自然是答應了。

那封信，能在讎喜先生面前展開，已是阿麗思小姐提筆一個月以後的事了，所以若是我們等到那時從讎喜先生的椅背後，（不消說讎喜先生讀這信是一定得在官廳中那張紫檀嵌羅大太師椅上，）去看這個信，未免太遲了，不如來聽聽阿麗思小姐自己讀這封信罷。

信是從「親愛的讎喜先生」起首的。信上說；——

……我不期望到了這個地方，來給最親愛的讎喜先生一次信。我是到了一個你所猜想不到的地方；也是我阿麗思自己猜想不到地方——（一切很分明，又並不是夢！）誰能說盡這地方一切？請五個都格涅夫，三個萬西提司，或者再加上兩個——你幫我想，加那世界頂會描寫奇怪的風俗，奇怪的人情，以及奇怪的天氣的名人罷。——總之我敢斷定，把這一羣偉人請到這小地方來，寫上一百年，也不能算說盡這地方！若是你相信我——請你相信我——這話不是誑話，你可以知道我這是的興味。

這裡是還藏得有一部天方夜譚，在一切人心中，在一切物件表面，只缺少那記錄的人的。另外又還有一部人類史綱，一部神譜，一部……唉，這名字要我從甚麼地方來

說。我實在是說這個也說不盡的，恕我罷。

羅喜先生，請你信我的誠實——這是第二次我的請求，我是差不多每寫一個字都得說「請你信我」一類話的，因為太荒誕不經。——你信我罷，我在此閉了一隻眼，來看一分鐘眼前的事，都可以同我姑媽那個格格佛依思太太，學一年還學不完！我到此只是在用一種奇怪的天分熟讀一切人間不經見的書本，我只擔心在此住到稍久，就一輩子無從學畢這經過了。

倘若你能說，「我要明白甚麼」，又能說，「我想知道是甚麼」，那我就高高興興的來為你說明這一件事。就是說這樣一件，我還怕我桌前這一枝燭點完，（順便告訴你罷，這裡不是有電燈地方。）還不能寫盡。羅喜先生，我並不囉嗦，我姑媽就說我缺少這習慣，你也明白。但要我在一枝燭下寫一件你所要明白的事，實在是辦不到的。更可惜的是你又不能先說，要明白的是些甚麼，所以我更難。我不知寫什麼事是可以節短到你可以花一點鐘看完的事。一點鐘，正是，我也只能寫一點鐘便應當睡了，因為白天玩累了，不休息不成。可是我不敢說這一點鐘能寫完一件小小的經過！讓我替你想吧，看你聽甚麼為頂合宜。你歡喜談甚麼，也像你歡喜吃甚麼，我是還可以估計得出的。

.....

還是讓我來說大綱好囉。第一是我到了。第二是我住在這地方的……唉，說不完。

好了，我來說賭博。聽你說，朋友哈卜君作的那中國旅行指南，便說到中國人頂會賭博。這話不是假的。只是他的根據不是全可靠，並且似乎沒有解說得很清楚。我想你若有意作一本賭博之研究，我可以貢獻這一點材料。這是珍聞，像中國其他地方的人也不能很瞭然罷。我從一個菩薩的管家處女孩子聽來，她是清白這種情形比大學院教授還多的。她懂的別的事其實又敵得過兩個大學院教授。但這個可不必說了。口口聲聲說大學院教授不及小女孩子，這是一種不信任神聖教育的罪過，像是法律上有這麼一條，我不說好了。

賭博有五十種或五百種，這數字是不能定準的。這些全是小孩子的事。其中全得用一種學問，一種很好的經驗，一種努力，且同時在這種賭博上明瞭這行為與其關係之種種常識，才能夠佔在勝利一方面。一個善于賭博的小孩子，據說是應得養成治漢學的頭腦，研究得有條有理，才有好成績的。比如說，用濕沙作圓寶，應如何方能堅硬不輕易破裂？到挖一長坑，同其他沙球相碰時，又應如何滾下，才不致失敗？有了裂痕後，再如何吃水？全是有學問的——一個工程師建築一堵三合土橋，所下的攷究決不至于比這個為多，這又說要「請你相信！」

他們賭博用錢，如滾錢，擲骰子，打牌，（並不是一毛錢以上的輸贏。）其次用吃的

東西，如劈甘蔗，猜橘子，其次用蚌壳，瓦片，……從用錢到用搔手心，博具既多到無從數清，輸贏所得亦不是普通能說盡。總之這中有學問，賭博者輸贏上極其認真，這個是實在的。

這地方的小孩子，是完全在一種賭博行為中長大成人，也在一種賭博行為中，把其他地方同年齡小孩所不能得到的知識得到了。小孩子不明白如何與同伴在各事上賭競輸贏的，必是極笨拙的人，長大以後也極笨拙，例子極其多。

雖然他們泗水，打傘子，摸魚，爬樹，登山，以及種種冒險行為，多數為含有賭博性質，他們的特長，究竟不是其他小孩子所能夠趕得上。他們并不比其他地方小子為蠢，大人也如此。小孩子的放蕩不羈，也就是家長的一種聰明處。儘小孩子在一種輸贏得失的趣味中學到一切常識，作父兄的在消極方面是很盡了些力的。管束良心方面既然有無數鬼神，一切得失是在盡人事以後聽天命，所以小孩子在很正派的各樣賭博上認真學習外，倒不曾學到大地方的盜竊行為。儼喜先生，這裏若有讓我參加意見的可能，我將同你說，這習俗是很可「愛」的。我愛牠。鬼神的事在另一地方發達，只使小孩子精神變壞，此間却是正因為時時刻刻有鬼神監護，他們却能很正直的以氣力與智巧找尋勝利的。我說這話並無悖教心思，真沒有。

他們相罵，也便是一種賭博，不過所用的賭具本身便是贏輸的東西，所以把話罵完勝

利的走去，失敗者也使走去，從不聽到說索債一類事。——對罵算賭博，據同我來此的這位先生說，這方法是從長沙傳來，本來上面地方先年是不會有的。

我曾親眼見過三個八歲左右小孩子，比賽擲骰子，六顆花骨頭在一個大土碗中轉，他們的眼，口，甚至于可以說是鼻子，那種敏捷，骰子一落碗便能將名色喊出，風快的又擲第二手，我還以為是在玩魔術！

在學校中背書，或者作數學題，也可以拏來賭三兩個小錢，這是很平常的事，作學生的不會，就為其他人笑話

據說在元宵以前——可惜我不曾趕得上了——這地方，玩獅子燈，或長龍，全是赤膊，膀子是露的，背肩是露的，胸脯照例也是露的，他們全是不到十五歲的男孩子。這樣無畏的勇敢的先熬着風雪的冷，回頭到一個人家，用蓬蓬的鼓催討溫暖，便給以滿堂紅的小鞭炮，四兩硝的煙火筒，子母炮，黃煙，……（全是燒得人死的！）在這些明耀花光下，在這些震耳聲中，赤膊者全是頭包紅帕子，以背以胸迎接這些鐵汁與炸裂，還歡呼吶喊，不稍吝其氣力與痛苦，完成這野蠻壯觀。這是賭博。他們的賭注是一口「氣」。這地方，輸氣比輸錢還重要，事很奇怪，說來也難使人相信。

在私塾中讀書的，遊學也成了一種賭輸贏行為，對家是先生。拿一羣學生打比，則先生是樞紐的人。賭輸了，回頭自己把板檯搬來挨一頓打，贏了的則痛痛快快玩一整

天；喔，我說錯話了，這種賭是輸贏全可以玩的。不過手法不高明的便應挨莊家一頓板子。這種賭博凡是這地方的小孩子全會，不會或者會而不敢的，當然是那所謂無出息的孩子了。

用很巧妙的手法，到那收了生意的屠桌邊去，憑空夕住蒼蠅一匹或兩匹，把這蒼蠅放到土坪上去逗引出兩羣螞蟻子來，讓這因權利而生氣的蒼蠅決鬥，自己便默在旁邊看這戰爭，遇到高興且可以幫助某一邊弱者，抵抗勝利一方面，（憑這個蟲子戰爭也可以賭輸贏，雖然趕不及中國人在其他方面賭輸贏的數目大。）

遇到兩隻雞在街上打架，便有人在旁邊大聲喊叫，說出很動聽的言語，如像「花雞有五文，陪三文也成」，「黑短尾雞有十文，答應下來的出一半錢吧」，……這是減價賭博的。只要旁邊還有其他人默，這注子便不愁無人接應。所打的是兩隻狗，或者兩個人，他們却不問，仍然很自然的在這兩個戰士行為上喊定注下來，也不問這戰士的同意。不過有熟識這戰士必要的，是為得既明白過去的光榮與英武，則當喊注時不至于心虛。他們互相瞭解對方的一切，也比馮玉祥，張作霖，吳佩孚，以及近來許多中國新興軍閥，互相瞭解對手拳腳還深澈。（話外的話是上列舉各樣人名，全是中國偉人，全很能操練軍隊，在中國內地各處長年打仗殺人，又明國際法律，在內戰時還能好好保護外人，除用各樣口號聲勵自己的手下中國人，打死其他偉人手下的中國人以

外，很少對外人加以非禮的行爲的。）

離喜先生，你別以爲中國人是蠢人！有了這觀念是錯誤的。至少我見了這些賭博的巧妙就非常敬服。還聽到說的是賭博還可以把妻作注，這大約同童話上的獅子王故事相似，我不很懂這意思，同我說到這事的那女孩子也像不大明白，若是你一定要詳細這個，以後有機會再問去了。

.....

別了，先生。這燭只剩一寸，我不得不把這信來結束。我要睡了，這里老鼠分外多，這住處簡直是她們的住處，在白天，那麼大方的到地板上散步，若不是牠也出得有租錢給房東，我不敢相信牠們有這樣大膽的。我每天睡時至少也得留一寸臘燭，就是打發牠們，這規矩我看並不算奇怪，不過假若遇到點的是洋燈，就有點對不起她們了。

牠們要燭大約像小學生要錢，就是拏去賭，我猜的。.....

哈，還不讓我上床，就來問我討索了。離喜先生，我告訴你，這些小東西，衣服一色灰，比這里小學生制服美觀整齊得多，這時就派出代表上到我的桌上了。我不睡不成。

我們再見。

.....

阿麗思小姐把信念畢，就趕忙脫她的絨褂，脫鞋，脫襪子，脫背心，……一些穿灰色制服的小老鼠，就不客氣的把那一段殘燭奪去了，害得阿麗思上床以後四處找尋不到枕頭。

她像姑媽格格佛依思太太那，麼照料自己上床時情形，生著小小的氣，在暗中教訓到一些頑皮的鼠，說是應該如何，不應該如何：這些鼠，也像她們姊妹一樣，除了笑，就是鬧，全不理會。

是的，牠們是在鬧着，不會來聽阿麗思的話語的。把那一段殘蜡作注，牠們是一起五個，正在那地板下的巢穴裏，用一副撲克牌賭捉皇帝的玩意兒；「凡是皇帝得啃燭一口，」原來這地方的鼠，遇到玩撲克牌以及其他許多賭具時，也不至于錯規矩了。

## 第八章 水車的談話

阿麗思小姐，爲了看那頂有風趣的水車，沿河行。

是一個人，並無伴。

這個地方河水雖不大，却頂爲地方人看重得起。碾子沿河築，見到那些四方石頭房子，



全是藤蘿所冒，你走進這個房子裏去，就可以見一個石磨盤固定在一根橫木上亂轉，又可以喊管理碾子的人作嬌嬌，（她是頂容易認識的，滿頭滿身全是糠！）你看她多能幹啊！碾子飛快轉，她並不頭昏，還追到磨盤走，用手上的然竹掃帚去打那磨盤像老婆子打雞，——因為磨盤帶了谷子走。你見到這情形你不能不喊一聲「我的天」。這是一幕頂動人的戲！碾子是靠水的，比如鴨子靠水才能生存一樣。

還有呀！我是說這河裏還有東西靠水，如鴨子靠水一樣。這是水車。把鴨子喂養到家中，不讓牠下河，也許仍然能生蛋。但水車是生成在水中生活的。像魚，像蝦，像蟹——可不是，還是圓的，與蟹一個樣！但你們有人見過蟹會在水皮面打半邊筋斗如水車一樣麼？而且把蟹胸脯正中穿上一根木，而且是永遠在一個現地方打，而且在裙邊上帶水向預定的規槽裏舀。水車可是那麼成天成夜做這樣玩意兒的。不怕冷，不怕熱，成天的幫人的淨忙，聲音大了不很好聽，還得爲人來用鐵錘子在胸脯上敲打，或者添一根木釘。

水車是不懂什麼叫作生氣的東西，是蠢東西。

阿麗思小姐，沿河行，就是看這些蠢東西。這蠢東西在這個地方的數目，比蠢人在世界上的數目一樣多。牠們規規矩矩的照人所分派下來的工作好好的盡力，無怨言，無怒色。做到老，四肢一卸，便爲人拿去放在太陽下晒一陣，用來燒火，——是的，我說的是這些東西的屍身，還可以供人照路或者煮飯，牠們生前又還不會要過人類一件報耐。但是你世界上的

裏人，活來雖常常作一點事，可是工錢總少不了，到死了以後，還能有什麼用處不？……不，這個不說。這不是可以拿來比較的事。阿麗思小姐愛水車却只是因為水車有趣，與水車主人愛牠究竟是兩樣。看牠罷。

牠是沿河走，沿河走，便是說有機會在三分鐘以內遇到一個水車，這地方水車原是這樣多。遇到大水車，阿麗思便為牠取一個名字，如像「金剛」，「羅漢」，「大王」，這是按照這地方人的稱呼來你呼的。有時見到的水車頂小，她就喊牠為「波波四」，「鬼精」，「福鴉」，以及「小釘釘鑼」。水車照例對這個類乎「第四階級」「第五階級」的稱呼不能理解，仍然顧自轉動牠圓圓的身體，唱牠悠遠的歌。阿麗思也隨說隨走，不等候一個回答。牠站到一個水車旁邊，一分鐘，或者十分鐘，看牠的工作，聽牠的歌。水車身上竹筒中的水，有時潑出了規槽以外，像是生了點小氣，阿麗思便笑笑的說：「別生氣，這不是應當生氣的。天氣熱起來了，生氣是于健康極有妨礙的！」她又想：難道我看得太詳細是不合理的事麼？水車不願意有人跌在牠面前不動，也許水車有這種心。（看到她們那麼老成樣子，誰說牠不是疑心人來調查什麼而不高興？）於是阿麗思，就不再停頓，與面前水車行一個禮，搖搖擺擺就離開這蠢東西了。

水車脾氣各有不同，這是阿麗思小姐相信的。人是只有五尺高，一百六十磅重，三斤二兩腦髓，十萬八千零四十五根神經，作工久了，也作興生起氣來的，何況有三丈五丈的身

體，有喊得五里路遠近可聽到的大喉嚨，又成日成夜爲人屎水，不掣一個錢花呢。但阿麗思又相信，這些傢伙，雖然大，壓得人死，但行動極不方便，縱心中不平，有所憤懣，想找人算賬，至多也只不過乘到有一個人來到這下面頂接近時，洒他一身水，就算報仇罷了。

既然斷定了水車也能生氣，又因爲沒有眼睛看不出磨牠的人，所以就默不久又嘩的洒水一下，意思是總有一個人要碰到這一擊，阿麗思小姐可算幫水車想盡了。但她見到這行爲顯然是無益；不但不能給仇人吃虧，反而很多機會，嚇了另外的過路人，故此勸水車少生氣爲妙。

有一時，遇到的水車像是規矩得很，阿麗思就默得久一點。她一面欣賞這大身個兒的巧妙結構，一面想聽出這歌聲的意義。她始終聽不懂，但立意要懂。

阿麗思，走了不知有多遠的路，經過不知有多少的水車，終想不出一個方法來明白水車心中的感想。

「天知道，這些東西心在什麼地方！」這是當他正要離開一個小水車時失望而說的。可是那個水車却說起話來了。

水車道：「有心的不一定會說話，無眼的又何嘗不可以……」

阿麗思說「我請你說完這一句話。」

水車又說「有心的不一定……」

「我請你說一點別的！」

她昂了頭等待水車的回答。水車的答話仍然如前。原來一個水車只會說一種話，反復說。

阿麗思無法，各處望，見一隻螃蟹正爬到水車基石上散步作深呼吸，心想試問問這個有心有眼的東西也許可以得到一點指示。

她不忘記打賭的辦法，便說道，「有誰敢同我賭輸贏，說一個水車能如人一樣說話麼？」先是不聽見，阿麗思于是又喊。

「我可以」。第二次可聽見了，那螃蟹就忙接應。

阿麗思心中一跳，知道螃蟹可以作師傅了，但還是故意裝作不會聽到螃蟹的答應那麼神氣，大聲說出願意打賭的話，找接應的人物。

螃蟹又大聲的說：「我可以。」

經第三次的假裝，阿麗思才作為從無意中見到這渺小生物，又用着那不相信的態度對螃蟹望，驚訝的說這是當真還是好玩的答應。

這時的螃蟹，才停了牠的深呼吸，用清朗的聲音，解釋答應賭輸贏的便是牠。且指摘阿麗思小姐失言的地方，因為既答應了「賭輸贏」就不是「玩」。

「你能夠作到這個麼？我不相信！」

「我要你小姐相信，我們不抱賭什麼全成。」

「你是不是聽真了我的話，我所疑惑的是……」

「你小姐是說水車不能與人一樣說話——變相說便是只有人才能夠伸通痛苦發洩感慨以及批評其他一切：這個不對。我可以將你小姐這一個疑問推翻；我有證據。」

「舉證據來！」

阿麗思，說到「舉證據來」的話，那麼大聲的不客氣的說法，致令那螃蟹嚇得差一點兒滑滾到水裏去。牠當時不作聲，只顧把地位站穩，免得第二次被阿麗思欺侮。站定了，牠才也故意裝作不在乎的神氣說證據可是有，要舉也不難——只是得賭一點東道。

「你愛用甚麼作東道就用什麼，隨你便。總之我在先同你……的證據我猜想是不充分的。」

「你猜想不充分的，你見了就會改正你的意見。我告訴你……還是先把輸贏的東道定下罷。喂，請你小姐說。」

阿麗思心想：這小東西竟這樣老練，真是可以佩服的一件事。她聽到螃蟹說要把東道說定才告她的證據，又想這倒是為難得很了。這事很奇怪的是她算定這螃蟹所說的不過是全然無稽的問話，還想贏螃蟹一點東道，就說用二十顆大三月莓作賭好了，只要這證據從螃蟹方面舉出。

「不准翻悔的！」

「難道你還要我賭咒嗎？」阿麗思于是又裝成生氣樣子。

螃蟹忙致歉，說，說是要說定一，先小人而後君子，才不失其爲「螃蟹」。

「我但願你少說一點我所不懂的話。」

「那麼，我不承認我是螃蟹，難道你就懂了嗎？」

「好，你快說好了。說得對，我回頭就奉三月莓給你；不對你可……」

「不對？不對你可以一脚踢死我！」

螃蟹于是告了阿麗思在甚麼地方有水車會說人的話。爲了這消息的信實，且把水車旁的一切情形全告給了阿麗思小姐。說了這話的螃蟹，就只等候那二十顆三月莓了，因爲那地方是牠的外婆家附近，決不會記錯。

「是的確的事麼？」阿麗思總不很相小東西的話，又老牠一句。

「怎麼不的確？你小姐去看，就可以了然一切！」

「是坎上一株空心楊柳，柳葉拂到規槽水裏，那兩個水車嗎？」

「是呀！一千個是呀！說不對，你回頭來罰我，讓你踹我的背，我在此恭候，賭咒在你小姐回來以前不走開這個地方。」

「像你那麼小的一個螃蟹，說到關於水車那麼大一類東西的話，這個真不容易令人相信

得過。」

「但是你們人類談天文學只是比這個更渺茫的——我說的是證據，你看就是！」

「好，那我就去看，回頭再說吧。」阿麗思小姐，說到此，就想乘早走得了，就預備走。

「小姐，」螃蟹說，「你回頭莫忘了那莓，我順便告訴你，划船莓吃來清撒淡，我是不歡喜的，我們所說的是三月莓！」

「是呀，三月莓！我若是遇不了這樣水車，遇到了又不如你所說那麼隨便可以談話。那我才……也應當順便告訴你吧，我贏的三月莓是要新鮮的，全紅的，你別誑了我走路，又逃到水裏去不認賬！我估量我腳癢癢的，真會要踹你兩腳才快活哩。」

螃蟹聽到阿麗思還說擔心牠逃走，就馬上賭了一個大咒。阿麗思，一面匿笑一面就遵照螃蟹所指示的路，走去了。

這時既有了目的，對許多水車她就不注意的放過了。她所取的路綫，是仍然沿河向上行的，沿路全是莓，就一面吃一面走。莓單揀大的，就如同是螃蟹幫到揀選一樣，不好不算數。

螃蟹曾告她，從他們所談話的一個水車算起，應當走過二十一個水車，才到那個地方。阿麗思走時就算到這水車數目，一二三數去。雖說螃蟹告她的是廿二個數目中最後一個，可是每一個水車面前，她仍然聽到一句兩句話。

阿麗思心想：成天這樣喊口號，喊到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不如啞了口倒省事多了。這種想頭當然是一種極愚的想頭，理由是她以為水車自己想喊或願意喊。其實每一個水車能說一句兩句話，也全是人的意思。各個的水車，相離得是如此疏遠，讓牠們成排成陣的站到河岸旁，在很好的天氣的夜裏，沒有太陽，沒有月，頭上藍藍的天空只是一些星，風在水面樹林中微微吹着，在這樣情形下的水車們，各個像做夢一樣的唱着哼着，用一種頂單純的口號來調節自己的工作，管領水車的人便不愁一切的泰然同家中娘子上床睡覺，因此世界上就有了生兒育女穿衣吃飯等等，這那里是阿麗思所懂的事？

說阿麗思懂到水車，不如說阿麗思懂到三月莓為恰當。這是實在情形的。在這一段路程上，阿麗思已把三月莓顏色與味道的關係瞭然在心，隨手採來路旁的莓，不必進口便可以知道這一粒莓的甜酸了。這學問使她滿意處是她算定這個地方來與人打賭的事不知有幾多，設或遇到賭得是同螃蟹所賭的東道一樣，那麼在輸贏上被欺騙一類事倒不會有了。

關於三月莓，究竟以何種顏色為好吃，以何種形式為好吃，以至于以何種地方成長的味道濃厚好吃，這個知識不能在此多說了。有人一定急于明白這個，可以去詢問儂喜先生借看阿麗思小姐第二次給他的信，那信上曾寫得明明白白的。這里且說吃了一肚三月莓，時時打着酸囁的阿麗思小姐，坐到岸旁聽那兩個水車談話的事。

水車是一新一舊。那上了年紀一點的水車，聲音已嘶了，身體有些地方顏色是灰的，有



些地方又纏上水藻，呈綠色。阿麗思一見這東西，便想起在北京時所見到的送喪事執事前面戴紅帽子打旗的老人，那老人就是這麼樣子。還有走動的步伐，老人是那麼濡緩，像是一步應花一分鐘，這水車却也得到了這脾氣。牠慢慢的轉，低低的唱，正像一個在時光的葬送儀式前面引路的人。在世界上不拘某一塊地方，時光的糟場是一件必然的事，把全世界每一段小地方全安置這樣一個水車，另外加上一羣無告者，被虐待者，老弱人畜的呻吟與哭嗚，于是每一個新的日子吞噬了每一個過去日子，用着這樣壯觀的一切爲時光埋葬點綴物，真似乎是一種空氣樣的需要！

至于新的水車，那像一切新的東西一樣，所代表的是充滿了精力，充滿了希望，充滿了對世界歡喜與初入世的誇張，——總而言之牠是快活的，工作也苦不了牠。鎮天鎮夜的轉，再快也不至于厭倦或頭暈。牠的聲音只是讚美自己的存在，與世界的奇怪，別的可不知。牠從牠結實的身體上，闊大的聲音上，以及吃水的能力上，全以爲比其他水車強。在同類中比較着生活與天賦，既全然高出一等，再不能給牠滿意，那就難說，簡直可以說牠不是水車了。然而這水車他是自己承認是水車的，所以牠在各方面全是健康；觀念的健康便使牠高與生活下去，如一切人與畜。

把這樣兩個性格不同的水車放在一塊，自然而然牠們每天有話可以談了。所談不拘方向，各樣全可以，每一個意思恰恰都是有兩面新水車總代表了光明同勇敢，與光明勇敢相反

的却爲牠同伴所有。因此新水車要明白一切，就時時刻刻與老前輩討論。

阿麗思小姐來到這兩個水車面前五丈遠近時，牠們是正在說到各個對於生存的態度。

那舊水車說，「我一切是厭倦了。我看過的日頭同月亮，算數不清。我經過風霜雨雪次數太多，我工作到這樣年紀，所得的只是全身骨架鬆動清痛，正像在不論某一種天氣下都可以死去。我想我應當離開這個奇怪的世界了，責任也應當卸了。我縱不能學人的口吻說『恨牠，』可是我的確厭倦牠了。」

「老前輩，」那新水車在這樣稱呼下是十分恭敬的。牠自覺這恭敬用到一個比自己多經驗閱歷的水車面前不算蝕本。牠接着說道：

「我倒不十分瞭解厭倦這兩個字的意義呢。」

「不懂這個我相信這不是你的客氣處。這個你不能十分瞭解，也不必十分瞭解。若是你自己有一本五十個篇幅（牠意思是說話五十年）的人生字典，你就可以在你生活經驗的字典上翻出厭倦兩個字的意義了。」

「可是我這兩頁半的本子上全是寫得可以打哈哈的字眼！」

舊水車點頭承認這個是實在情形，並不再答話。

那新水車于是又說：

「也告你，（牠意思是不相信在水車生活上有厭倦）第一件，作工，我們可以望到我們

所幫助的禾苗抽穗，是一件頂舒服的事。第二件，玩，這樣地方歇下來，又永久不害口渴，看到這些苗人划船上上下下，看到這些魚——我是常常愛從水裏看這些小東西！而且螃蟹，蝦子，水爬虫，身子全是那麼動個兒，還少不了三親六眷，還懂得哭笑，還懂得玩。老前輩，我似乎同你說過，那螃蟹不是頂有趣味麼？你瞧牠，我那麼大聲嚇牠，也不怕，還願自爬到我脚下石頭上歇涼，又常常同牠們夥裏賭博，用一匹水爬虫或三兩夥莓。」

那舊水車繙了眉毛說，這個只是小孩子的話。水車不是有眉毛的東西，但阿麗思仿佛是見到牠學司徒灰繙眉毛的神氣，就覺得這水車同灰繙倒可以談哲學。

「但是，老前輩，你不承認這個麼？」

「你是不是說我也應當把閣下所說的話引為愉快的事？」

「我想是這樣，而且每一個水車也只有這樣。」

那舊水車聽到這種話，想起自己過去也就是那種感覺，青年生活的回首，使牠更難堪了，就不說什麼，吐了一口水，嘆了一聲氣。

阿麗思小姐，顯然是同意于新水車的生活觀的人，就想插口問問這老前輩為甚麼不滿意這生活的話。

不過新水車却先問到這個了，舊水車答得又是哲學上問題。

牠說，「禾苗長成我們有什麼分？看看別的小生物拜把子認親家，自己有甚麼理由分別

個的快活事來快活？」

這意思，把阿麗思全弄胡塗了。牠覺得「理由」在一切事上都要可是舊水車說的不能樂他人之樂的理由並沒有爲阿麗思所見到。新水車到底是水車，容易聽懂水車的話，便又反駁老前輩，說：

「我記得老前輩說過，一切的現象，冷冷靜靜的去觀察，便是一種藝術，一種享受，那麼，幹嗎不歡喜所見到的一切？」

「是要看！但是你總有一天要看厭的！到那時候你才知道無聊，知道悶，知道悲觀。看別的，那是可以的。但我告訴你年紀青青的小子，看久了，就會來想到自己，到你能夠想到自己，到你能夠想到自己爲甚麼來到這世界上，——另外說一句話，到你想到生死與生意義時，像我們這種東西，成天的轉，別的小蟲小物所有的好處我們無分，別的畜生所有的自由我們也全不曾有，……我們活來有甚麼趣味？活到這世界上，也有了名字，感謝人類這樣慷慨。但在我們一類東西的名字上，所賦的意義，是些什麼？我們從有了河就得屏水，像有了船就得拉繆的船夫一樣。我們稍有不對就爲人舉大槌子來敲打，這類命運與當兵的學陣式不好挨打一樣。同樣的是車，我們比風車就不如，風東成天嚼谷嚼米外，還爲人好好收藏到倉屋裏，不必受日晒雨淋，誰來理我們？就是說，我們有我們的自由，隨意唱，可是你大聲的唱，喉嚨高，人就恨，且免不了受一種教訓。我們地位高，據說是這樣，地位的確高，但有

過一次爲人真心對我們的地位加以尊敬嗎？你明白爬梳子以及檢瓦的人的地位，就明白我們地位是單在怎樣給人利益的原故而站高了。不是爲人咎水，你看吧，他們人，不會吃了我們？幸虧也是我們照理除了幫人的忙以外還不會有被吃的義務，但到生後被人拿去大六月太陽下晒，晒乾了再拿去煮他們的大米飯，不是儼然被吃了麼？我們還聽到許多人說多虧有人幫助，身體才那麼結實偉大，哈，這結實偉大，我們可以拿去作一點我們自己要作的事麼？我們能夠像老虎那麼跳跳吃嚇別的畜生麼？我們能夠像鷹那麼飛麼？我們大，強壯，結實，可是這不是我們自己所有。蟋蟀，麻雀，魚，蝦，牠們雖然小，牠們的身體可是牠們自己的。……說來說去是無聊。我若是不看別的還好，看了別的我就不舒服，這是實話。我不是人所以我也不能說恨人，但我想，他們人中像我們生活的，他們總會找這些人算賬。」

老前輩找出三十四種比喻，全把一個水車的不幸烘托出來，到後是新水車也彷彿覺得無聊起來了。

于是新水車聲音大了一點。

「然而老弟生氣也是不必的。我這時倒覺得我作了一件錯事那麼心中不安，我不該同你說這個哩。」

新的水車轉動的聲音更大了。

照例老前輩談到這個地方也應當歇憩了，讓我們來看阿麗思的感想吧。

阿麗思小姐，對這水車的話是懂非懂很有趣。這種趣味正因為對於話的本身懂到的不是全體。她在水車說到這些生活上也聽出了一些哲理，但並不如新水車那麼激動，委實說是水車嘍一千個無聊，她覺得這並不是自己的事。她意見是雖不能夠學老虎那麼跳跳叫並不怎樣難過，因為跳叫全是很疲倦的事。生起翅膀飛，是頂好玩的事情，但始終輪不到她頭上，她只以為這是時間不到。總有那麼一天她能夠飛去，也不問翅膀是怎樣生法。這意見，堅固的植在心裏，當然是她最先還認定了這身體是自己的。關於這個她還自己安慰自己輕輕的說出這種話，「我身子是我自己所有，我相信。縱不然，是我姑媽格格佛依然太太所有。那良善大方慷慨的人，若果她說我是她的，這是常常說過的，不過設若我問她要回我自己，也容易辦到。」

于是她又把這意見轉到水車了，一像水車不一定懂她的話，因自言自語的說。

「我的身，即或是我姑媽所有，我也要得回。」

她等候一個回答，像螃蟹先前的攀談一樣，可是水車并不像螃蟹。

「我敢同誰打賭說我辦得到這樣事。」

仍然不理會。原來這地方仍然有不歡喜打賭的〔人物〕在。

阿麗思急了，直接把水車瞪着，說，「老前輩，你的意見不與我的意見相同，你願意我說說嗎？」

那老舊水車說，「一個水車沒有什麼不願意聽人說他意見的道理。」

「我說我的身體縱不是自己所有——說即或無意中派歸了我姑媽，我也能夠要得回，你信嗎？」

那水車說「我信」，這是舊水車答的。

阿麗思又問新水車，新水車也說「我信。」

「你們既然相信，幹嗎你們不問你們的姑媽退還你自由？」

舊水車先是嚴重的聽，這時才縱聲笑，在每一個把水倒去的竹筒子裏笑出聲來。

阿麗思說，「幹嗎呢？這是笑話嗎？」說到這里不消說爲體面故，臉是稍稍發燒了，因爲不拘在一件東西面前被別的東西如此大笑，這還算是第一次。

但水車似乎不知道這是「第一次。」

笑了很有好久，那舊水車才答道：「因爲水車並沒有姑媽或姑爹。」又對於笑加以解釋，說，「小姐別多心，笑不是懷事。拍拉圖不是說笑很對於人類有益嗎？而且……（她想了想，）柏格森蘇格拉底，窩佛奴，菲金，……全是哲人，全似乎都在他的厚厚著作裏談到笑和哭，我以爲對小姐笑是不算失禮。」

當到這水車，從牠軋軋的聲音中，念出一批古今聖人的名字時，阿麗思爲這水車的博學多能驚愕到萬分。她料不到這水車有這些學問。且到後聽到「失禮」的話，于是自己先前的

隨便，記回來，自己就覺得在水車不算失禮的事在自己可算失禮了，她忙鞠躬，且第二次紅臉。

水車又笑。這時阿麗思，頭并不抬起。

過一陣，重新把話談起，阿麗思就自然了許多，有說有笑了。

談過一點鐘，使阿麗思在她自己的一本十二頁字典上增加了一倍，這感覺由阿麗思很客氣那麼說出，水車就說這是客氣。

她仍然把這恭維用很謙虛的態度送給水車，說，「老前輩，這個并不是客氣。」

「不必客氣！」

「并不！」

「太客氣了！」

「這是我心中的話！」

到這時，水車可不好再說「請不必客氣」的話也是「心中的話」了，因為牠的心，不過只是一個硬木軸子而已。

阿麗思小姐，因為一面佩服老水車的學問經驗，一面想起先前水車談得厭世話，就問水車。她問牠為甚麼「見得多」不好。她且說出少許見得多是好事的理由來反質水車，當然理由很淺近。



舊的水車說：「小姐快別說學問經驗可貴了，像我們水車，用不着。多知道一樣事就多接近死一天；我快死了，這一定。我不能斷定我在某一天斷氣，但總是最近的事。」

于是那始終不掩言的新水車說話了，她說道：「老前輩，先前不是說到死是安靜麼？幹嗎這時又像戀戀到這無聊的生！」

「可詛咒的地方正是愛牠的地方，……」以下是這舊水車引的拉丁文格言兩句，很可惜的是阿麗思並不懂到這個。

到後這舊水車又說到許多生死哲學上的問題，所引出名詞，總像與麪包，水，三月莓，螃蟹，阿麗思，全離得很遠的一些東西。聽得太多的阿麗思小姐，算計到——照水車說法一部人生字典罷——這字典頁數真快增加到了三十，心想再不走不成，就走了。

.....

走到先前同螃蟹打賭的地方，螃蟹一見到阿麗思神氣，就知道牠贏了，見到阿麗思小姐抓荷包中物，牠于是使很和氣的話請求阿麗思小姐把三月莓放在一個蚌壳裏，好隨時取用。

阿麗思照到這小東西的意見作去。這樣一來螃蟹就不免與其他一次同人打賭的不歡而散情形兩樣了，牠找出許多關於水車的話與阿麗思談，阿麗思倒奇怪這僅只贏了二十顆莓的小東西能夠對輸家有這樣客氣，不擔心口乾，得不償失。

回到住處以後的阿麗思小姐，想起那小螃蟹一句話笑不能止。螃蟹對水車的批評，是

「這老東西真是一肚子的希奇古怪」。從這句話上使阿麗思想起說這話的螃蟹來。「一肚子希奇古怪，」一個水車肚子除了水，有甚麼可以說這樣話的理由呢，至于螃蟹，一到八月，才真是「一肚子希奇古怪」啊！

阿麗思設想，有機會再見到這螃蟹，就會同牠開玩笑，問牠蟹黃那麼味道鮮美是不是算得希奇古怪。

### 請看諸位的批評

(以姓字筆畫多少為次)

王雲五先生說：生活週刊，辦得好，能鼓勵奮發，有為積極向上的精神。

朱經農先生說：生活週刊，在當今可謂自成一極，不可多得之刊物。其選材之精審，趣味之濃厚，在當今可謂自成一極，不可多得之刊物。

沈君怡先生說：生活週刊，內容豐富，選材精，辦得非常好，我向來對生活週刊，是極好，完全合於西洋新開學中關於編輯週刊的原理。

汪英賓先生說：生活週刊，內容豐富，選材精，辦得非常好，我向來對生活週刊，是極好，完全合於西洋新開學中關於編輯週刊的原理。

胡適之先生說：生活週刊，內容豐富，選材精，辦得非常好，我向來對生活週刊，是極好，完全合於西洋新開學中關於編輯週刊的原理。

俞慶棠女士說：生活週刊，內容豐富，選材精，辦得非常好，我向來對生活週刊，是極好，完全合於西洋新開學中關於編輯週刊的原理。

陳布雷先生說：生活週刊，內容豐富，選材精，辦得非常好，我向來對生活週刊，是極好，完全合於西洋新開學中關於編輯週刊的原理。

張竹平先生說：生活週刊，內容豐富，選材精，辦得非常好，我向來對生活週刊，是極好，完全合於西洋新開學中關於編輯週刊的原理。

潘公展先生說：生活週刊，內容豐富，選材精，辦得非常好，我向來對生活週刊，是極好，完全合於西洋新開學中關於編輯週刊的原理。

錢新之先生說：生活週刊，內容豐富，選材精，辦得非常好，我向來對生活週刊，是極好，完全合於西洋新開學中關於編輯週刊的原理。

總發行所 上海辣斐德路四四二號

## 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

馮沅君

自清今文家說左傳是劉韻割裂國語而成後，梁啟超先生仍持其說。瑞典學者珂羅佩倫的論左傳之真偽及其性質就文法上證明在先秦的許多著作中，另有國語與左傳最近；林語堂先生就古音上證明國語與左傳是同一方音。珂林兩先生雖未斷定左傳與國語就是一書，但無形中給劉逢祿一派人添了些富有科學性的證據。我們固然不像章炳麟先生一派人拚命要說左氏與國語不相干，確是爲傳春秋而作，來替古文家裝面子，但在我翻閱二書的結果，要說兩句有相護古文家之嫌的話，就是：左傳與國語並非一書。

假如左傳確是後人割裂國語而成，則其對於一件事的記載應該見於左傳者國語不載；退一步說，即使二書並見，也不會有什麼事實上的差異。但是我們將二書比較的結果，確有些地方不如此。例如：

「……對曰（聲子語）：「昔今尹子元之難，或謂王孫啟於成王，王弗是，王孫啟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啟豫於軍事，謂先軫曰：是師也，惟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惟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半矣，若敖氏離矣，楚

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啟之爲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變爲傅，使師崇子孔師師以伐舒。變及儀父施二師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戡黎。廬戡黎殺二子殺二子而復王，或謂析公臣與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昔雍子之父兄譖雍子於恭王，王弗是，雍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鄆之役，晉將遁矣，雍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散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左右，則三幸以攻王族，必大敗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雍子之爲也。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取於鄭穆公，爲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戮於諸侯。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襄老死于鄆，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使巫使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於吳，而教之射御，導之伐楚，至于今爲患，則申公巫臣之爲也。……」（楚語上。）

「……對曰（聲子語）：「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

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谷之角。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救吳叛楚，救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郢，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二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師從之，楚師大敗，王夷而晉，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左傳襄二十六年）

這兩段文章的辭句的差異，我們暫置之不論。就所紀的事實上說，也自不同：國語中聲子論楚臣奔晉而爲晉用者是：王孫啟、析公、雍子、申公巫臣，而左傳中聲子所舉者爲：析公、雍子、子靈（申公巫臣）、苗賁皇。此其一。國語說參於鄢陵之役者爲雍子，左傳說爲苗賁皇，此其二。考之國語左傳皆說鄢陵之役令晉軍夷竈壘井者爲范文子之子范匄，而左傳中聲子則以爲苗賁皇。本來一件事傳成兩個樣兒，是極可能的，但國語左傳如出於一人之手，當不致如此參

差。又如：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無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左傳哀十三年）

「……………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修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雖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就正，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來溝而磨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之何？』王孫雒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民以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勵者，令各輕死，彼將不戰而先我。……………』王許諾。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

中，乃令服提甲，係馬舌，出火籠，陳卒百人，以爲激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袍。十旌一將軍，戴常建鼓，挾經秉袍。萬人以爲方陣，皆白裳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戴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袍，親就鳴鐘，鼓丁寧鐸子，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軍大駭不出，周軍飾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賈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遠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今君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負晉衆庶，不武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疇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曰：「劉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嬖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持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

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寡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亂世不續，用命狐禮估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暮而會。吳公先啟，晉侯要之。」（吳語）

國語於此事分兩節述，文極繁富，左則極略。此姑不論。國語言吳先動兵，結果吳先啟；左傳則適與之反。至晉使窺探吳軍者，國語言董褐，左傳言司馬寅。雖然有賈逵等都說二人是一人，我却不敢深信。（劉炫已疑褐與寅非一人，左傳正義引。）又如：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晉語四）

「九月，晉惠公卒。」（左傳僖二十三年）

國語章解補正：「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史閏爲正月，晉以九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案王云晉用夏正，故所載月與內傳不同。」又如：



「平公元年，箕遺及黃囑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謂陽畢曰……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國語晉語八）

「……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使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郟豫董叔師申書羊舌虎叔饋。」（左傳襄公廿一年）

國語言晉公先殺箕遺等而後逐盈，左氏反之。國語逐盈於曲沃，左氏言於著。又如：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觀，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魯語上）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觀用幣，非禮也。御孫曰……」（左傳莊公二十四年）

國語章解補正：「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左氏於御孫下無注，大約以已詳於「刻桓宮榜」條下，是此御孫與前條之御孫爲一人。前御孫章解補正謂即匠師慶，若夏父展即匠師慶，注亦必言之，今竟不言，其爲二人無疑。

「十六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蒍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以諫觀之。』乃言於公曰……士蒍出於人曰太子不得立矣……太子聞之曰……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晉語一）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虢，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蒍曰：『太子

不得立矣。……」（左傳閔公元年）

國語言士舊發議論在未出師伐霍時，左傳則說在滅霍班師之後。又如：

「……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褻之衣，佩之以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晉語一）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莽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左傳閔公二年）

國語章解補正「贊，太子僕也。」「先友，晉大夫先丹木之族。」是則太子僕贊與先丹木非一人之異名也。又如：

「晉饑，乞糴於秦。……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薦飢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晉語三）

「冬，荐晉飢，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左傳僖公十二年）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國語以爲穆公語，左傳以爲百里奚語。又如：

「六年，秦歲定，帥師侵晉，至於韓。……公令韓簡挑戰，曰……穆公衡彫戈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寡人將親見。」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晉語三）

「……故秦伯卜伐晉。……及韓。……遂使請戰，曰……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

……」（左傳僖公十五年）

國語言秦伯親對韓簡，左氏言秦伯使公孫枝對韓簡。又如：

「既戰，獲王子發鉤，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曰，卻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且夫戰也，微卻至，主必不免，吾歸子。」發鉤告君。」（晉語六）

「欒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王子拔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有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因率孫周以事君。」（左傳成公十八年）

傳成公十八年）

國語言楚王子名發鉤，左傳言名拔。又如：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晉語九）

九）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闔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可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國語言闔沒女寬二人自動的諫魏獻子，左傳言魏戊教二人諫。又如：

「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閱乃內侮，而雖閱不敗親也。……」（周語中）

「……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左傳僖公廿四年）

常棣一詩，國語言周公作，左傳言召公作。又如：

「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暫問於范無字曰，……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樣，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克。樸人實使鄭子不得位。衛戚蒲實出獻公，宋蕭蒙實弑昭公。魯弁費實弑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弑齊師。秦徵衙實

難想景。……」（楚語上）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宗曰……鄭京樸實殺曼伯。宋蕭  
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左傳昭公十一年）

宋之大城國語稱爲蕭蒙，左傳稱爲蕭毫，國語言蕭蒙所遺害者爲昭公，昭公卽位於魯文公八  
年，左傳言蕭毫所遺害者爲子游，子游事見魯莊公十二年。二事中間魯閔僖二公。又如：

「中行伯既克，以鼓子苑支來。」（國語晉語九）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繯者負甲  
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焉歸，使涉佗守之。」（左傳昭公二十

二年）

鼓之。王國語言其名爲苑支，左傳言其名爲焉。又如：

「他日，秦伯將享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我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使子  
餘從。秦伯享之，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明日宴，秦伯賦采芣，子餘使  
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  
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  
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  
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且若懷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

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駟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何水。秦伯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晉語四）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請使衰從。』公子賦何水，公賦六月。

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

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傳傳二十三年）

國語言晉公子與秦伯賦詩在「他日」的次日，左傳言即在「他日」；國語言晉公子賦黍苗河水，秦伯賦采芣鳩飛六月。左傳言晉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

以上所舉例證凡十五期。此外我再引前人的話作此節的結束。哀十三年傳與晉爭盟「乃先晉人」句疏云：

「國語說此事云，吳公先獻，晉侯亞之。與此異者，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傳稱

「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吳當在下，晉當先矣。經據晉史策書，傳采魯之簡

牘。魯之所書，必是確實。國語之書，皆國所記，或可曲筆直己，辭有抑揚，故與

左異者多矣。集注云，不可依國語亂周公所定法。蓋云國語非左傳所作，凡有其說

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屬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強合也。」

此語自不免拘迂可笑處，但說二書不可強合，則殊有見地。

國語左傳之差異，不只在「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二書又各有其不同的，有系統的文法組織。珂羅佩爾研究先秦各書文法，取書經詩經魯語莊子國語左傳九種字列表說明其相同與相異之點如下：

(一)「若」，「如」，「好像」	(甲)「若」	(乙)「若」和「如」	「丙」「如」
(二)「斯」則	(甲)有	(乙)無	
(三)「斯」此	(甲)有	(乙)無	
(四)「乎」(介詞)	(甲)有	(乙)無	
(五)「與」(句尾)	(甲)有	(乙)無	
(六)「及」(「和」)	(甲)有	(乙)無	
(七)「於」，「于」	(甲)於	(乙)于	(丙)「於」(adpos de)「于」(a)「於」和「于」(dans)
(八)「吾」，「子」，「我」	(甲)「吾」(主格和頤格)與「我」，較少的「子」	(乙)「子」和「我」並用	(丙)「我」，較少的「子」
(九)「邪」(耶)	(甲)有	(乙)無	

國語左傳比較研究的結果，是：

		國語	左傳
(一)	乙	乙	丙
(二)	乙	乙	乙
(三)	乙	乙	乙
(四)	乙	乙	乙
(五)	乙	乙	乙
(六)	甲	甲	甲
(七)	丙	丙	丙
(八)	甲	甲	甲
(九)	乙	乙	乙

(以上二表均見左傳與國語)。

如此看來，國語同左傳的文法，九種中同者凡八，其相同之點，可也算真多了。不過珂氏此表，也未嘗無可商量處。我研究的結果，認為二書在文法上的異點共有五處。



第一，珂氏以爲國語左傳裏「于」「於」的用法同是丙，而且說：

「(七)「於」和「于」都通行，而且用法上的不同，和左語完全一樣（「於」解作 *appres de*，「于」解作 *A*，「於」和「于」解作 *causa*），而且這一條主要規則的百分率也是一樣——和左語一樣，和魯語不同。」

珂氏此書原是專論左傳的，而且這樣巨大的書，我也怕再行統計，所以關於「於」「于」的用法，概依珂氏所定。他所定的是：

A ( <i>appres de</i> )	B ( <i>a</i> )	C ( <i>causa</i> )
於 于	於 于	於 于
五八一 八五	九七 五〇一	一九七 一八二

這就是說，在左傳內，解作A時，「於」比「于」多七倍；解作B時，「於」比「于」多五倍；解作C時，「於」與「于」相同。

我們先就解作B講，「於」比「于」多四倍。全書內用「于」者只有二十五處，而用「者」則有一百另二處。例如下：

以致戒於商牧

三年乃流王於處

戰於于鹹

回祿信於於哈遂

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

鄭武公於岐山

八年而隕於韓

晉既克楚於鄆

十三年晉侯弑於翼東

布戍於牧之野

田於囿

恭王遊於溼上

諸侯不享王流於岐

乃料民於太原

以上周語用於者二十二處

宿於重館

宣公夏濫於泗淵

襄流於岐

次於雍榆

以上魯語用於者七處

西至於濟

一六

有神降於莘

樽杭次於丕山

杜伯射王於鄆

以諸侯朝王於衡雍

晉文公既定王於郟

諸侯會於柯陵

堯用殛之於羽山

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

遂田於大陸

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

射於京

幽滅於戲

東至於紀鄘

南至於鉤陰

北至於河

至於西河

以上齊語用於者凡八處

未知其待於曲沃也

果散數於豐桑而反

公隕於韓

至於王城

晉人殺懷公於高梁

董因迎公於河

次於郕

入於曲沃

親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

至於稷桑

申生乃推經於新城之廟

帥師侵衛至於韓

魯左傳與國語的異點

至於石碣

而大朝諸侯於緡殿

衛人出疆於曹

公至於絳郊

軍於廩丘

狐偃及秦晉大夫盟於郕

刺懷公於高梁

困余於蒲城

又為惠公從余於渭濱

公以二軍次於陽樊

蒐於清原作五軍

遂與別人戰於鄆

既退剋師於鄆

諸侯會於雞丘

公子揚于魎行於曲梁

龜之於羽山

與鼓子田於河陰

居於鄆地汜

至於城濮

曰季使舍於冀野

於是敗楚師於鄆陵

以上晉語用於者三十六處

遇之於鄭

以隕於乾谿

昔瓦唯長奮怨以敗於柏舉

昔齊驕馬繡以胡公入於貝水

以上楚語用於者八處

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

乃匍匐將入於棘闈

齊人與戰於艾陵

敗王子友於姑熊夷

葬於軍東門之外

大夫逆於清原

會諸侯於雞丘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

其宗滅於絳

趙穿攻公於桃園

以斃於鄆

濟於成臼

臣避於成臼

乃築臺於章華之上

三軍叛王於乾谿

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

吳王夫差既齊人於艾陵

而投之於江

以會晉公午於黃池

封於江淮之間

以與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

鑿笠相望於艾陵

以上吳語用於者十六處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

沈金玉於江

是故敗吳於圍

以上越語上用於者五處

以上周語魯語晉語鄭語楚語吳語越語上用於者百二處

融降于崇山

以上周語用于者一處

反胙于絳

以上齊語用于者一處

乃祭于曲沃

會晉伯子于王城

至於觀兒

又大敗之於沒

明日將舟戰於江

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

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

又敗之於沒

右師取陘叔于溫

敗楚師于城濮

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

定之于郟

乃大蒐于被廬

始令諸侯于。盧打以救宋

殺之于。隰城

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

却退秦師于。輔氏

趙簡子田于。嬖

軍于。蕭魚

寘于。藍臺

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

歸福于。絳

雉入于。淮

以上晉語用于者十六處

襄老死于。郟

以入于。河

以上楚語用于者二處

遂至于。郟

以上吳語用于者一處

南至于。句無

東至于。勳

北至于。獯兒  
西至于。姑蔑

以上越語上用于者四處

以上周語齊語晉語楚語吳語越語上用于者二十五處

(注) 遼河氏例，字後隨國名者不列入。

第二，「于」「於」解作〇時，用「于」者也只九處，而用「於」者有一百四十八處，是一與十六之比。例如下：

以自竄於戎狄之間

司空除壇於藉

王治農於籍

上卿逆於境

夫狄無列於王室

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以上周語用於者十二處

戾於敵邑

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

今命臣更次於外

藏之不如置堊革於側之不忘也

灼其中必文於外

以暴露於弊邑之野

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

日月底於天朝

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輯獲亦於籍

及期命於武宮

余一人其流避於裔土

立於淫亂之國

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

季康子辭於朝而往見

合神事於內朝

合豕事於內朝

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

合民事於外朝

合官職於外朝

通道於九夷百蠻

以上魯語用於者十六處

制禮義可法於四方

則必得志於天下

施於四方

以從事於田野

軍旅整於郊

發聞於鄉里

與其為善於鄉

執抱鼓以立於軍門

桓公親逆之於郊

以旦暮從事於田野

是故卒伍整於里

以方行於天下

不長悌於鄉里

不如為善於里

與其為善於里

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

使周遊於四方

渠弼於有渚

海於有蔽

環山於有牢

渠弼於有渚

悲隕越於下

不如為善於家

不長悌於鄉里

使海於有蔽

環山於有牢

渠弼於有渚

海於有蔽



環山於有年

以上齊語用於者二十九處

讒言作於中

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河

臭達於外

况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

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

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

不可以廢道於天下

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

晉楚治兵會於中原

公入於晉師

爾射余於屏內

少溲於豕牢

成於中

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

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

受命於廟

吾言於朝

風聽臚言於市

恥大國之士於中原

與從者謀於桑下

臣從君還軫於天下

卽位於武

矢集於桓鉤

乃發令於太廟

有秦客庚辭於朝

其耳目在於旗鼓

受賑於社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

考百事於朝

三

聞。發。勝。於。路。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

昔者吾嘗於趙氏

季已朝於武宮

以正於朝

於朝無姦行

文子曰公子辱於弊邑

夢黃熊入於寢門

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

獻子執而紉於庭二楹

從姬氏於公宮

以上晉語用於者五十處

以固於王庭

無名於四方

邴歆聞戰我謫公於圍竹

魯圍人辱殺子般於次

成而後振武於外

彘武子中行獻國公於匠麗氏

其勳銘於景鐘

使公族程子受事於朝

於國無邪民

韋藩木機以過於朝

其身尸於朝

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

問譖於庭

及景子長於公宮

復使立於外

黎流於庭

必恭恪於朝

子西歎於朝

晉長魚矯殺三卻於榭

以上楚語用於者八處

執箕箒以陳姓於王宮

以明聞於天下

復淫樂於靡靡之風

王枕其股以寤於地

以懸香目於東門

封於江淮之間

春秋實戲不解於王府

將遠玩吾國於掌股之上以得其志

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

親委重罪頓顛於邊

通於商魯之間

而造於弊邑之軍壘

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

強於客前

以上吳語用於者二十八處

論左傳吳語的異處

以徹於兄弟之國

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

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

明日徇於軍

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

民生於地上

坐於王前

出於商魯之間

其民必移就灌贏於東海之濱

苟在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

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

明日徇於軍

明日徇於軍

君王以親辱於弊邑

乃號令於三軍

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

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

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

以上越語上用於者四處

以上周語魯語齊語晉語楚語用於者一百四十九處

麋子籍東南

以上周語用于者一處

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段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

射兕于徒林

入于襄公之宮

以犬待于門

雀入于海為蛤

以上晉語用于者六處

化為玄蠶以入于王府

以上鄭語用于者一處

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

越王軍于江南

以上吳語用于者二處

以上周語晉語鄭語吳語用于者九處

第三，第六條「及」（「和」）的用法，珂氏的斷案是：左傳國語相同，同是「甲」。

他並且說：

「左語內，「與」和「及」都有，而「及」字尤其通行。例如「殺道朔及巴行人」，左傳桓公九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閔公元年；「宋及鄭平」，隱公七年；「生秦穆公及太子申生」，莊公二十八年。」（左傳真偽考）

「（六）「及」解作「和」是常見的，和左語一樣，和魯語不同。」（左傳真偽考）但事實上，國語內解「及」作「和」的地方遠不如解「與」作「和」的地方多。全書內只有二十五個「及」字，而「與」字却有一百五十四個，二者竟是一與六之比。例如下：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

其若先王與百姓何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

見王孫說與之語

王孫說與之語

卻至見邵桓公與之語

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

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

將民之與處而離之

星與日辰之位

劉文公與莒弘欲城周

以上周語用與者十一處

文仲以鬯圭與玉鬯如齊告糴

未嘗躋湯與文武爲不躋也

今有司來命易臣之暑與其車服

不聞以妾與馬

爲其名與。其衆也。

與。邯鄲勝擊齊之左。

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闕門與之言。

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

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暑。

以上魯語用與者十六處。

人與人相疇。

與。諸飭牲爲載。

桓公召而與之語。

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

子與。子言孝。

以上齊語用與者九處。

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

於是乎與。號石甫比。

者之何民之與。處而乘之也。

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

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

畏與其衆也。

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其憂。

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晉昭公叔辭昭公弗與。盟。

家與。家相疇。

與。諸侯戮同心。

燕處則父與。父言義。

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地。

二公子生蒲與。屈。

雖克與。否無以避罪。

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

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信之輯睦焉。

我以威與。武是以臨諸侯。

多怨可與共憂。

子殺二君與一大夫。

雖欲禦我誰與。

願從其君而與報秦。

姜與子犯謀。

與司馬公孫固相善。

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

蒲與二屈。

若下攝上與上攝下。

爲仁與爲國不同。

然款也不敢愛死。惟與譏人。鈞是惡也。

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

鄭也與。客將行事。

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執。

利

與從者謀於桑下。

誰能與豺狼爭食。

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緘一心。

以與君周旋。

惟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

主雷與車。

乃行賂于草中之找與。麗土之狄以啟。

東道

與之歸。

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

盍姑釋利與。鄭以爲外患乎。

今我又戰刺與。鄭

君與二三臣其成之。

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

請與子共樂之。

惟青陽與夷鼓皆己姓

而尙水與衆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

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

陽子道與之語

夫南夷與楚來

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

遂爲。荆人戰於鄢陵

是故使胥之昧與。夷羊五刺卻至。苦成

叔及卻鉞

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

威與。懷各當其所

則其爲。曜與。隱也。復害矣

聞子與。和未寧

謀則無與也

與。鮮卑守燎

吾誰與歸

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

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

與。子諫乎

祖伯樂與。尹鐸有怨

吾不與。皆斃

欲作亂者誰與

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

乃益和田而與。之和

吾蔑與。比而事君矣

趙文子與。叔回遊於九原

邢侯與。雍子爭田

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

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

與。鼓子於河陰



是見寅與吉射也  
請與之戲

以上晉語用與者七十一處

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

姜嬴荆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

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剽同

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

繒與西戎方將德申

以上鄭語用與者凡十處

子木爲之語

故惟東宮與西廣實來

與伍舉升焉

子常與之語

與王心違

願得諸侯與始升焉

以上楚語用與者十處

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

其誰與我  
其誰與我

寄奴與賄焉

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

與剽同也

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

乃東寄幣與賄

將民之與處

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者

與哀殯喪於是有歎

余愛子與司馬

盡若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

之

夫吳之與越

齊人與戰於艾陵

民以惠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

不可與戰

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

吾欲與之微天之衷

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

吾與子圖之

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

以上吳語用與者十七處

吾與之共知越國之

執其手而與之謀

夫吳之與越

而又與大國報仇

安與知恥

以上越語上用與者凡十處

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執利

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

攝少司高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

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

賓於宋

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

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

吾欲與之微天之衷

吾與子圖之

然謀臣與爪牙之士

夫豈將欲聽與之成

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勾踐載稻與脂於舟而行

吾與君爲二君乎

以上周語魯語齊語晉語鄭語楚語吳語越語上共用與一百五十四處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侯

命

有建星及牽牛焉

以上周語用及者四處

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

之

及地之五行

以上魯語用及者五處

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

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

於梁

狐偃及秦晉大夫盟於郟

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

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

歌鐘二肆及寶鏞

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

帥傅氏及祝史

襄王使即公過及內史與賜晉惠侯命

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

及前括令德之人

及九州名山川澤

刺卻至苦成叔及卻錡

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

狄

乃召大夫孟明及公孫枝

是故殺平鄭及七輿大夫

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魯之師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

而使祁午及陽畢父適曲沃

以上晉語用及者十三處

欒及儀父施二師而分其室

以上楚語用及者二處

陳蔡及不蕘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

以上越語用及者一處

以上周語魯語晉語楚語越語上用及者二十五處

第四，「邪（耶）」的用法，珂氏的斷案是：左傳國語相同，同是「乙」。他並且說：

「還有第九：沒有「邪」，和左語與魯語一樣。」（左傳真偽考）

但事實上，國語內就有三個這樣用的「邪」字。例如下：

抑驪姬之不存側邪。

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

其惑者未舉夏郊邪。

以上均晉語。

第五。還有個珂氏未提及的「奈」字，不獨是左傳是所無，而且我認爲是國語較左傳晚

出之一證。全書共五處，例如下：

奈何

奈何

奈吾君何

奈夫八疾何

以上晉語用奈者四處

孤無奈越之先君何

以上吳語用奈者一處

以上晉語吳語用奈者五處

所謂「奈何」，或「奈某何」者，即是「怎樣」，或「口怎樣呢」。「怎樣」本是句問話，但也是無辦法時的口頭語。左傳內凡含有無辦法的意味的「怎樣」都用「若何」，國語則加入少數的「奈」字，國策作於秦并天下後（見漢書），其中凡含有無辦法的意味的怎樣用「若」的有兩處，而用「奈」的則有五十處。而且不獨含有無辦法的意味的「怎樣」「若」與「奈」是一與二十五之比，而且「奈」字更侵入一般的問語「怎樣」的範圍內，據我所查得者凡二十處。我們可以說，左傳是「若」（指含有無辦法的意味者言）字的時期，國語是「奈」字初生的時期，國策是「奈」字的時期。國策外，還有個「奈」字晚出的小小旁證。便是越語下內有五個「奈」字，而沒有一個「若」字。越語下是篇很晚出的東西，與國語他篇不類。（另詳）這個「若」「奈」升降的底跡，很可用以定作品之早晚。

珂羅備倫說：

「要說一個作家在一部鉅著如左傳裏邊，只用「如」，而在另一鉅著裏同樣的常「若」，那是不可思議的。」（左傳真偽考）

我同樣的可以說：

要說一個作家在一部鉅著如左傳裏邊「于」比「於」多五倍（B）或相同（C），「與」和「及」並用，「及」尤其通行，沒有「邪」字，表示無辦法的「怎樣」只用「若何」，而在另一鉅著裏，却是「於」比「于」多四倍（B）或十六倍（C），「與」比「及」多六倍，偶用「邪」字。表示無辦法的「怎樣」兼用「奈」字，那也是不可思議的。

\* \* \* \* \*

總結上文，我的結論是：

左傳與國語是兩部各不相干的書。

我的理由是：

- （甲）記載上的歧異（例十五則）。
- （乙）文法上的歧異，共五種：
  - （一）與，
  - （二）關於「於」「于」的，

- (三) 關於「與」「及」的，
- (四) 關於「邪」的，
- (五) 關於「奈」的。

十七，八，二十，上海。

### 眞美善 第二卷第四號目錄

魯男子(十一)惡夢(十二)墜落.....	病夫
都市的男女.....	徐尉南
徐福的下落.....	虛白
喬治桑的訴訟.....	病夫
殘柳.....	小荷
法國的女詩人與散文家.....	張若各譯
池畔訪梅有感.....	張慧觀
法國隊裏鬱悶騎兵.....	虛白譯
報復.....	小瑟譯
色(血牙).....	虛白譯
出閣.....	陳孟端女士
讀者論壇.....	虛白
編者報告	

新月月刊 第一卷第四號目錄

羅利蒂像..... 劉海粟  
 先拉飛主義..... 聞一多  
 曼殊斐兒..... 西 澐  
 文學與革命..... 樑實秋  
 潘金蓮(話劇)..... 歐陽子倩  
 萬性園裏的一個人..... 徐志摩譯  
 夏拉瓦極..... 方 重  
 商民族經濟生活之推測..... 程 憬  
 情願..... 聞一多  
 自招..... 饒孟侃  
 歌..... 徐志摩譯  
 西窗..... 仙 鶴  
 同胞姊妹..... 顧仲彝  
 阿麗思中國遊記(續完)..... 沈從文  
 西京通信(雜誌和圓本)..... 西 澐

新月月刊 第一卷第五號目錄

希臘祭神典禮..... 格里勃托忒作  
 名教..... 胡 適  
 梧桐雨(元曲本事)..... 饒孟侃  
 娃娃屋..... 西澐譯  
 犯人..... 饒孟侃  
 微笑..... 饒孟侃  
 追尋快樂..... 饒孟侃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南京古蹟..... 聞一外藏  
 金照籠(三幕劇)..... 陳楚淮  
 白佛洛華的舞姿..... 葉公超藏  
 論山海住的著作時代..... 陸侃如





曾一櫓

鄉間

# 「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考釋

徐景賢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陳援菴先生郵贈了我一部北京輔大景印的書。名爲「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篇末附着識語；現在節錄原文如左：

右西洋宗教畫四幅，說三則，見程氏墨苑卷六下卅五葉後末編；葉數者，書成後所增也。又利瑪竇贈文一篇，見卷三，自爲葉數；亦書成後所加。今所傳墨苑有關此圖及說者；有圖存而西洋字盡闕者，疑禁天主教時所削去；此爲通縣王氏鳴晦廬藏本，圖說皆全，實爲難得！墨苑分天地人儒釋道六集。今書口題曰緇黃者，即釋道合爲一集，而以天主教殿其後也。時利瑪竇至京師，不過五六年；而學者視之竟與緇黃並；其得社會之信仰可想也！

程氏名大約，字幼博，別字君房，徽人，以墨名家。行輩在方于魯先；而墨苑之成則在方氏墨譜後。四庫提要置墨苑在墨譜前，置程幼博集在方建元集後，皆爲顛倒；且墨苑題曰「程君房撰」，而程幼博集則題曰「程大約撰」；又於方建元集言于魯有方氏墨譜已著錄，而於程幼博集又不言大約有墨苑已著錄；疑四庫館所見墨苑爲不全

本，故不知君房即大約也。

明季有西洋畫不足奇。西洋畫，而見採於中國美術界，施之於文房用品，乘之於中國載籍，則實爲僅見；其說明用羅馬字注音，亦前此所無。金尼爾著西儒耳目資，卽師其法；當時以此爲西洋人認識漢字之捷訣。其間偶有誤注，如以寶爲寶之類，則不可解也；今並表出之，以資參考。

末附汪廷訥坐隱弈譜羅馬字一則。汪亦徽人，其書刻於萬歷卅六七年，亦遍徵當代名人題贈，據自跋，此則爲萬歷卅三年利瑪竇所贈；坐隱集，並有訓利瑪竇贈言一絕。然試譯之，詞句不可通；蓋割裂墨苑利瑪竇贈文及圖說而成，殊可笑也！（中略）欺當時譏羅馬字者希；特取其奇字異形，託之利贈，以驚世炫俗；可見當時風尚，士夫以得利瑪竇一言爲榮也！

讀此可知這冊書的內容及其來歷。陳先生作證程大約別字君房，明非兩人；並指斥汪氏的僞託，檢出確據來：這些都是令人折服的卓識！現在略對於圖像與文字的本身，加以考釋；因爲陳先生不曾說明，現在補叙一下。

先論圖像。陳先生稱「西洋宗教畫四幅」；其實是原物，中有鑄像三座，及壁畫一張。

甲像：後誌「萬歷三十三年歲次乙巳臘月朔遇寶像三座耶穌會利瑪竇謹題」。次復各像之側，註有 *se eromiti* 字樣，猶言「鑄」云。再第一二像僅有創造，發明的地名和人名；第三

像則有一段拉丁文寫的解釋，譯意如次：

鎮多麻人將門進落氏之宅，意圖加聖天神以強暴污辱；主乃盡罰之，目皆盲：因使之不得見該神。（創世紀第十九章）

至於其他一幅，爲「我們的主母聖瑪利亞」；即所謂「聖母懷抱聖嬰耶穌之像」，母冠環以聖母經首句，即「亞物瑪利亞滿被額辣濟亞者」。下註識款，譯曰：

此像乃西班牙王費第南多第三世，（1200-1253）攻破依斯巴理城，（城當時爲回回人所佔據云），獲於某大殿中，一壁畫耳。（又附1597字樣。）

再註明爲「我等主母」古像」。考利子曾呈明帝聖像，又徐文定公（光啟）亦曾贊聖像，想同係此圖即本？不過利子稱「遇」寶像三座；何以言「遇」，原係何人及何時所存有，則疑不能明！

繼談文字。據四庫提要乾坤體義下云：利瑪竇兼通中西之文；故凡所著書，皆華字華語，不煩譯釋。又查大西利先生行蹟（艾儒略述）中所載：其居端州幾十載，初時言語文字未達。苦心學習，按圖畫人物，倩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至於六經子史等篇無不盡暢其意義，始稍著書，發明聖教。今考所撰文字，冊中四見：

一 信而步海疑而卽沈；

二 二徒問實卽捨空虛；

「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考釋

三 燻色穢氣自速天火；

四 述文贈幼博祥子。

第一篇第二篇敘新經（或名新約）事蹟！第三篇則敘古經（或名舊約）事蹟。至末一篇，利子自撰，略論文字的功用。何以要注羅馬字？此篇中言明：

程子聞做邦素習文而異。……且文者殊狀。欲得而諦觀之。

程子爲什麼要求也寫呢？觀四庫全書總目第一百十六子部譜錄類存目中兩段提要，即可明瞭他的用意所在了：

甲 程氏墨苑十二卷

明程君房撰。君房歙縣人。是編以所製諸墨，摹畫成圖，分爲六類：曰元工，曰輿地；曰人官；曰物華；曰儒箴；曰緇黃。每類各分上下二卷。雕鏤題識，頗爲精巧，與方子魯墨譜門新角異，實兩不相下。

乙 方氏墨譜六卷

明方子魯撰。子魯初名大激，後以字行，改字建元，歙縣人。……後得程君房墨法，乃改而製墨，與君房相軋：彎弓射羿，世兩讓焉。此編乃所作墨譜，……亦頗爲精巧。

利子所著文字學書籍，據Theoph. Boyer說：利瑪竇會著大西字母一書，引丁氏中國文法。

有將西字奇跡一書，誤認爲利子所作；據 *Peterson* 所寫明以來耶穌會士來華諸人傳記第四三頁，實郭居靜著，是漢字拼拉丁字音的一部書籍；當時亦頗爲人喜誦；因爲用本國字居然拼得自己並不瞭解的外國語！倒底也和利子有些關係；因爲利先生行實中說過：「同會郭子仰鳳借利子處。」郭字仰鳳，亦意大利人。此冊印於北京，時在一六〇五年，現查利書羅馬注音字，平上去入，各有專符，頗覺精細，可惜他著的大西字母一書失傳了！

近因提倡國語羅馬字，於是有人想起了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一書，像黎錦熙先生就在他編的國語四千年來變化潮流圖中大書了一筆，後來國語統一籌備會即行國語羅馬字的導言中也特筆提及；然查此書是一六二六年在杭州出版，次年再版的。總算「師」利子成法。這是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亦係時代先後影響的關係。利子不過偶爾用來注字或短文；金則造成三大冊用羅馬字拼音的中國字典，將同聲韻的字照羅馬字的次列成部居。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四經部小學類存目二稱：

中分三譜：一曰譯引首譜；二曰列音韻譜；（皆因聲以隸形）三曰列邊正譜；則因形以求聲。

所謂「以西洋之音，通中國之音。」數典及祖，當溯源於利子；雖武前燭，便歸功金尼閣；這墨苑中的羅馬注音字發現以後，對於誰作誰述的觀念，應轉變一下才對！雖然這樣說，全書也另有它自己的價值在。據前引 P. 氏書一三九頁引 Landregge 氏評論：

該書不但爲字典上創一特例；實顯露作者有絕大天才；不觀其搜羅同聲韻漢字而歸列於西文次序中之困難爲如何乎？

又引 Deliaiang 氏贊語……

作者著此書：第一要有搜羅並創造的天才，因西文和中文在實質上是不相同的；第二要有極大物質上的勞力，因作者須親手或監工每一本版上鑄刻的新字；至於第三，要有廣博的學識，那是爲創作一部字典所不能不有的。」

再 P. 氏自己述了：

該書出版，於中國學者，發生極大的影響；因驚異一異邦人改正漢字音韻學之誤點不少。曾得某顯貴者出資印行，並爲作序；後清初印行的字典，引證該書頗多。

因爲這書作於天啟乙丑，成於丙寅；也是明季的羅馬注音字，又經陳先生涉筆提及；故亦附帶來介紹牠。

臨了，誠懇的答謝陳先生，並望他對此疏略的短篇論文，有錯誤即賜以指正！同時也要謝謝張若瑟及袁石室兩先生；因爲文中的引證和譯文，多少經過了他兩位先生的輔助，纔能寫成的。

# 大衛

方重

——猶大民族偉人事略之一——

伯利恆城中充滿了晨光，一個鬚鬚拖到胸前和頭髮白得像雪一樣的老年人，左手上抱着一隻犢牛，從街頭走過來。他後面和兩邊跟着許多的婦孺，前面還有一兩個覺着奇怪的赤腳頑童，跑幾步又回頭笑了一笑，看看他走近了又笑着向前跑。這一堆人便如此的一直擁到樹下的井圈邊。那時另外有三個本城的長者走出來，小孩子們都連忙讓出一條道路給他們走，他們從人叢裏望到這位老年人，曉得他就是主教撒母耳，於是恭恭敬敬的走上前去請一個安問道，「老丈，本城的百姓一向是順從耶和華，不敢違拗，不知道老丈因為什麼事來到這裏？」

撒母耳答道，「沒有什麼，我是來祭耶和華的；你們都潔洗着身心，來同我參預祭禮。」他叫耶子和他的兒子們都來受福；原來曾經有人在他耳邊提起過：說耶子有一個兒子，勇而多藝，並且有治國才能。他這次來就為的是此事。

耶子的兒子果然來了，他是大郎以利耶，長得異常的高大俊秀；撒母耳驟然一看，以為



他真可以做國王；但是耶和華在他心裏說道：「不要專憑他的面貌，不要看他長得高大，要知道我已經揀棄了他；因為我的看法與人的看法不同，人專看外貌，我却要連心裏都看到的。」耶子又叫他的兒子亞比拿達，沙瑪及其他四個都從撒母耳面前走過，也是看不中意的。撒母耳就問耶子還有沒有兒子，他的回答是：「還有一個最小的，在外面牧羊。」撒母耳便要耶子把他叫來。

伯利恆東城外山谷裏流着一條小河。河邊一帶的樹枯陰下，是牧童最喜歡休憩的場所；他們往往背靠着樹身坐着聽羊鳴，和仰着頭看葉縫裏的天。這天大清早，耶士的兒子大衛，趕了羊從城裏出來，急急忙忙的爬上山去趕看日出，聽見那太陽從死海旁邊向上直跳，似乎總跳不起來；但是爛爛的光芒終究照耀在死海面上，祇見滿天由紫成紅，由紅轉金，又由金變白；大衛趕了羊羣走下山谷來，心裏滿貯着詩歌，便在這樹樹下傾注詩意，感謝耶和華賜與的殊恩，高聲唱道，

你自己蓋着光，像一件氈衣；

你撐開天頂，又和帳幕一樣。

你把椽梁橫在水裏，

把雲朵當作車輛，

你又駕着風飛馳。

大衛正唱得高興，忽聽得山北有人呼喚，便立刻停了歌唱；後來曉得是哥哥在叫他，又連忙趕着羊羣走下山來。

他回家先把羊羣趕進木欄裏。等走近身邊，撒母耳才見他上身還沒有穿衣服，下身祇圍一條短裙，赤着的腳上和全身都露出很發達的肌肉，皮膚是棕色裏襯着紅意，臉上更顯出精明超越的氣概，兩頰上也透着健全的紅色，除了眼亮，鼻高，唇緊以外，頭髮還捲成紅褐色的雲彩；仔細看去，直是雄壯中還透着三分秀雅。撒母耳從帶來的角器裏黏了些膏油，就在他的哥哥們面前，專替他膏福了一下。後來，撒母耳也就回拉瑪去了。

掃羅在位很多年，年紀也老了，常常起着厭世的念頭。他老是獨自在灰色帳中納悶。手下人看見他如此，就對他道，「國王可以派小人們去找一個琴師來。你煩悶時，叫他爲你彈，豈不可以解悶。」他叫他們去找，手下一人答道，「我有一次看見耶士一個兒子，能彈長的弦琴，而且勇敢善戰，理事明晰，是個堂堂一表的人物。」掃羅聽了就立刻派人去和耶士說，「把你那看羊的兒子大衛送來。」耶士得了王命，馬上牽過一隻毛驢，載着麪食和酒羊，叫大衛來送給掃羅。大衛去了不久，便很得掃羅的寵愛，給他補了一個侍衛的頭銜。每次掃羅抑鬱的時候，大衛就在旁邊替他操琴，一首一首的彈着，掃羅的精神真被他提起了不少。

後來他們的仇敵非利士人集合了軍隊來同以色列挑戰，掃羅也領了以色列人到以拉谷去抵禦；非利士人排在那邊山上，以色列排在這邊山上，中間隔着一個山谷。非利士軍中當先走出的是一條大漢，是迦特地方人，名叫歌利亞；他身長八尺，頭戴銅盔，穿着一套鎖子連環甲；他的體重足夠二百磅，兩腿還裹着銅片，再加上一塊銅鏡挺在胸前。手執一柄碗口粗細的長戟，頭上至少有二十磅重；另外還有一個人爲他拿着藤牌在前面走。這大漢對以色列全軍高叫道。「你們真敢開了隊伍來？好，老實告訴你我是非利士人，你們屬於掃羅的隊伍當中的盡管儘挑一個小輩出來，和我比個短長。倘若他能夠打敗我或是殺了我，我們就歸順你們；但是我若打贏了他或是殺了他，你們却也得做伺候我們的奴僕。」他又繼續說道：「我今天是來專同你以色列全軍一決勝負，來，有膽量的便出來同我一戰！」掃羅和以色列人聽了都驚惶失措，不敢做聲。

大衛的三個大哥哥，以利耶，亞比拿達，和沙瑪，都跟着掃羅在軍中；當時的例規，是兵士的食糧都歸自己家裏供給。大衛因掃羅出征，仍在家中牧羊。因此耶士叫大衛送糧食給他的哥哥們，帶去一斛晒乾的穀米，十塊乳餅。耶士叫他訪着了哥哥們，把東西送過了便馬上回來報信。

大衛大清早起來，把羊羣另外託人照管，自己趕到營盤裏來。他翻山越嶺，直到晝午時分，纔走到以拉谷附近的地方；遠聽得谷中喊聲大起，心頭真猶疑不定，不曉得戰情怎樣；

趕到戰壕一看，却不見一個人，兵士們都出去叫戰去了。大衛連忙把糧食交給同來的人，獨自跑進軍隊裏去問哥哥們的安；忽聽得非利士人又在那裏挑戰，一個個的字都打入了大衛的心田；他又看見以色列人都各自逃回本陣，嚇得像老鼠見了貓一樣。這時大家顫着聲音對大衛說道：「你聽見這人麼？來同我們以色列人挑戰」就是他；國王懸了重賞，說要是誰能把那兇神殺了，便把公主嫁他，他的家族還可以在以色列升高地位。」

大衛道：「非利士乃是蠻夷之人，竟敢來同天國的軍隊挑戰！」

他大哥以利耶聽到他這樣說非常生氣，對他說：「你把羊丟在野外不管，跑到這裏來做什麼？我曉得你向來不知輕重的傲性，你這回來也不過是要看看打仗罷了。」

「我做錯了什麼事值得這樣奚落！」大衛答道。「難道我來就沒有我的原因嗎；」他不理哥哥，又同別人照樣說着。有人就把他的話傳到掃羅耳裏，掃羅便立刻叫他過去。他對掃羅道：「我們不必長他人的志氣，來滅自己的威風，小人這就去打那非利士人。」

「你不能去，」掃羅連忙說道。「你年紀還輕，他是從小就衝鋒陷陣磨鍊出來的。」

大衛又說道，「不過小人替父親看羊，有一次曾經和一隻獅子與一隻熊搏鬥過，那畜生搶去了我的羊，我趕上把它打了一拳，便從它嘴裏救下了小羊；它回轉頭來撲我，我就捏住它的鬃鬚，一刀把它殺了。獅熊都同時讓小人殺了，何況這非利士人；他頂多也不過只抵得一隻猛獸，而且他還是來同天軍挑戰。」

掃羅笑道，「好，讓你去打，願上天保佑你。」給了他一把鋼刀，和盔甲銅冑等等，但是大衛一件都不要，因為他向來不用刀槍的。他帶了一根竿子，走下溪邊檢取了五顆光滑的石子，放在牧羊袋裏，又拿着投石器，走近非利士人這邊來。歌利亞走出陣來，還是耀武揚威，帶一個斧鐮牌的在前面站着。他抬頭一看，見是個乳臭未乾的紅頰孩子，滿心瞧不起他，說道：「我難道是一條狗麼，你拿了竿子來幹嗎？」他又道。「好，我來把你的肉給鳥吃，給獸嘗。」

大衛向他答道：「你拿着的是一把刀，一枝戟，一塊鐮牌；我却是順了天意來的，因為你向我們天軍挑戰。今天耶和華就要把你交在我手裏，看我來取你的首級，和全非利士軍隊的屍體讓飛禽走獸吃。使天下人曉得以色列有個神。這裏衆人都會曉得耶和華不用刀戟救世：戰是耶和華自有的，他將把你們交在我們手裏。」

歌利亞衝上前來也不答話，大衛連忙接住。他把手伸進袋裏，取了一顆石子撲面飛去，正中歌利亞的上額；只聽見撲通一聲倒在地上，連石子都陷進去了。大衛也不停留，抽出刀踏在歌利亞身上，一砍便把頭割了下來。非利士人見他們的大將死了，知道風色不對，連忙拔腿向後飛奔。以色列人趕上前去，真殺得屍橫原野，血流成河。臨了大衛提着歌利亞的頭，來獻給掃羅。

掃羅坐在大帳正中一張龍椅上，穿着大袖的長掛，頭上裹着一塊布，後面拖到背，腳踏

在矮檯上；橈脚椅脚都是彫成虎爪形。靠左站着一個俊秀的少年，正在問下面的大將押尼珥道，「大衛還不見來，是何原故？」

押尼珥道，「外面成千成萬的人都圍着他，有的稱賀他，有的問他要投石器看，有的要量歌利亞的頭，有的搶去試提一提有多少重：所以他一時走不動了。」正說到這裏，外面忽聽得一片喊聲，叫道：

掃羅殺了千人，

大衛殺了萬人！

帳內的軍官兵士聽了，也差一點要和着喊叫，一回頭看見掃羅右手撐着頭，濃眉緊縐住眉尖，和眼睛呆望着地。大家便不敢再作了聲。不過外面震天的喊聲，還是越喊越近，因此掃羅左邊的那個少年便再也禁不住了，一枝箭似跑出了帳外。不一刻，這少年一手牽着大衛，一手代他拿着投石器，和手提着首級的大衛，兩人有說有笑的走進來。看見掃羅坐在上面，兩人纔把手放開；少年仍然回到他的原位上，大衛却雙手捧着歌利亞的頭，跪獻在掃羅面前。地下滿站着人，也齊聲高叫「以色列的耶和華萬福。」

掃羅抬起頭，兩手反着掌向上一動，大衛便從地上站起，立在掃羅右邊的下面。聽得掃羅暗中歎一聲氣，仍舊眼望着地，問大衛道：「你是誰的兒子？」左邊少年插言道，「父親怎不知道？他就是大衛，耶士的兒子；耶士有八個兒子，三個大的都在軍中服務，大衛最

小，一向是看羊，從此他可以不看羊，永遠跟着父親彈琴了。一掃羅不理會他兒子約拿單的話，慢慢地道，「大衛，你留在這裏，不要再回去。」約拿單頓時從左邊跳出來，牽着大衛的手到後面去了。

約拿單欽愛大衛，到了極點，真是和他寸步不離。當時出了掃羅的帳幕就把自己身上一件套衣服下來給大衛披着，又同他到自己帳幕裏取出一把刀，一張弓送他。大衛再三推辭不脫，祇得收受。兩人又同到曠野裏去當天發誓，結拜做了兄弟。

這次戰勝整隊回去，每經一城，城裏的婦女都出來迎賀；有許多胸前掛着小鼓，瑟瑟的敲出城來，還有的披着輕紗且舞且歌的唱着

掃羅殺了千人，

大衛殺了萬人！

真是舉國若狂。以色列人便是如此凱旋歸來。

從此掃羅覺得不能安枕。妒大衛的心，日甚一日；又見兒子約拿單愛大衛如同親生的兄弟，他的妒心更一變而為切齒之恨。他曉得約拿單將一件一件東西送給大衛，如衣服，腰帶，弓矢等等；他也知道若是說兒子不應送他，兒子一定要回答。「父親，若不是大衛，我們早就讓非利士人殺盡了。」因此掃羅的憂鬱病又發了；大衛仍去爲他彈琴。掃羅那裏還有心聽；在暗地裏睜眼看着大衛，真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了。心想自己從小就做了國王，建過多

少功勳戰績，也向來受百姓的愛戴；自從教主撒母耳走後，行動更是自由；到現在年紀已老，沒想到反被這牧羊小孩子壓倒了聲名。他愈想愈氣，忽然聽見旁邊牆上掛着一根長矛，鐵尖非常銳利；看看大衛正彈得高興，便順手取下擲了過去。那矛子却祇插在大衛身旁的地上，竿子還在晃晃的顫動。大衛聽見響聲。回頭一看，心上早曉得是掃羅擲的；他却仍然不動，另外換了琴調，反一面彈，一面高唱起來，歌道

祝耶和華萬福，呵，我的心靈；

我一切內藏的，頌揚他的神名。

祝耶和華萬福，呵，我的心靈；

不可忘了他的聖恩。

他饒恕你一切的愆惡，

他醫治你一切的病源；

他救你出那險亡，

他冠你以仁愛恩恕……

掃羅聽了，又想把那槍矛拔回來，正想着，拍的一聲那矛子自己倒在地上。大衛於是順手拾起來，走上前獻還掃羅；他祇得收了，眼巴巴看着大衛轉身出去。

這件事大衛並沒有對外人講，所以除却掃羅大衛兩人，也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後來大衛



仍照常進來彈琴，掃羅又照樣的做過一次，也是沒有中；他心上非常害怕，覺得大衛一定有神護。但他的嫉恨心再起時，想到天神相護大衛和丟棄自己，而要殺大衛之心更切。但大衛此後便不再到掃羅面前來了。

掃羅遣人授大衛爲千夫長，令人對他道：「我的長女米拉可以嫁給你；却你要勇於作戰，爲耶和華立功。」掃羅心想，我自己既殺不了他，何妨讓非利士人去把他結果呢。大衛也假意答道：「我是什麼人，怎敢做王的女婿！」但大衛戰勝了回來，掃羅已將米拉嫁給別人了。有人告訴掃羅，說他另有一個女兒米甲愛上了大衛。掃羅聽了非常得意，心想這次可以利用米甲把他置之死地；便派人去告訴大衛，說要他做女婿。大衛的回答是：「我是個窮人，娶不起公主。」掃羅却又令人去說：「不要你化一個錢，祇須你交進非利士人陽皮一百就算是聘禮。」大衛聽了高興，當天就出征，殺了二百個非利士人，割了皮。又有人告訴掃羅，這回祇得把女兒米甲給他。米甲一心侍奉大衛，掃羅看見無隙可乘，心裏很是志忑不寧。

掃羅有一次對兒子約拿單及手下人明說，他要害死大衛。約拿單急得不堪，趕出來告訴大衛道：「我父親想乘機害你，這一夜你務必小心藏躲；一方面我爲你去說說情看，你且在這裏靜候好音。」

第二天清早，掃羅獨自到曠野裏去散步，約拿單也跟了出來。那時天上現着魚膾色，半

片夜來的殘月，還歪掛在天邊；那月色簡直淡得像鴨蛋殼一樣。約拿單上去攆着這淡月，對掃羅道，「看哪，父親，這月亮澈夜在暗中照耀，不過現在太陽一出來，它的光波却漸漸收斂了。這月就是大術，你就是太陽。你睡覺不視事的時候，國中全靠大衛，把一切黑暗勢力都照穿；等你一出來，他又讓開。這雖是個比喻，然而確是實情。所以萬望我王不要害他，他並沒有得罪你；不但沒有得罪，他會把性命捏在手裏，替你去同非利士人拼死活，因此耶和華纔拯救了全以色列。當時的情景是你親眼看見的，你心裏也會經快活過。爲什麼現在又要流無辜之血，憑空想殺大衛呢。」

掃羅聽了這番話，看着淡月果然快要消失；滿天現着紫紅和山頭上射出一道金光，那太陽真已高踞在東山上，自己便歎一聲氣道：「耶和華在上，我不殺他了。」約拿單於是轉愁爲喜的兩手重拍三下；祇見那邊山洞裏鑽出一個人來，原來那人就是大衛；掃羅禁不住打了一陣寒噤。約拿單上前去招呼大衛，叫他走過去向掃羅請安；經過這次接談以後，兩人又和好如初。

不久，又有了戰爭，掃羅又派大衛去；結果是大衛照例的大敗敵人而回。但是掃羅仍不高興，而且仇視大衛更甚。那天晚上派了人包圍他的住宅，大衛的妻子米甲得了消息，夜靜時對他說道：「你今夜不逃走，明早一定要遇害；所以你還是快趁這時從窗子裏扒出去，我可以把繩子替你在石頭繫住。」大衛果然聽她的話，從窗子裏爬跑了。見他已然走遠了。米

甲便把一個泥菩薩放在床頭，又用羊毛把一個枕頭塞滿，末了再蓋上一塊被單。第二天早上掃羅派人來要大衛，米甲說他病了。掃羅又叫人來把他從床上拉起，那知走到床前一看，祇是一個泥的菩薩；使者回去報告掃羅，掃羅異常震怒，連帶的還埋怨米甲。後來就因此把米甲另配了別人。

大衛逃了出來，便去拉瑪找撒母耳，告訴他一切的經過。撒母耳因此也就留他同在拿約居住。有人把這消息告訴掃羅，掃羅立刻就派人到拿約來捉他。這人走到拿約看見許多長者都會聚在一處，由撒母耳領着在神前祈禱。這人不敢進去，自己反低頭默禱起來。掃羅三次派人來都是如此。最後他自己來了，見大家都在祈禱，也脫了衣裳，整天整夜的在撒母耳跟前祈禱，大家都稱奇說道：「掃羅也在長者們一起麼？」

大衛見掃羅處處追他，又離開拿約，來同約拿單說：「我究竟有什麼事觸犯了國法？又有什麼事得罪了你父親，值得他千方百計的害我？」

「天曉得」，是約拿單的回答，「但是你決不能死，因為我父親什麼事都不遮瞞我；假使他現在又要害你，我一定會預先知道的，你儘可以放心。」

「但是你父親曉得我和你要好，這事決不會讓你知道。不過事到如今也用不着憂慮，祇不過準備和那死神相見罷了。」

「你無論要我做什麼，我總替你做到。」

「明天又該出新月了；照例這天我得去和國王伴食，但是我想不來，到野外去躲三天。你父親倘若問起我來，你可以對他說：『大衛再三在我跟前懇求，說要趕回伯利恆去參預家祭。他聽了若是默許了，我就可以平安無事；但是倘若發了脾氣，那就顯然是他打定了主意要害我。這件事請你務必不要賣朋友，你我總也算結拜弟兄一場；假若我果然該死，你不妨拿刀自己來殺我，用不着再輾轉的把我交到你父親手上。』」

「那有這個事，」約拿單急切的說，「我若曉得父親要害你，那能不告訴你呢？」他又繼續道，「來，我們且到外面去。」他們一同走出來；約拿單首先指着天對大衛發誓：「以色列的耶和華在上，我明後天準去探問父親。他若對你懷着好意便能，要不然我一定設法給透消息，好讓你平安的出走；願耶和華的神靈保佑你。但是你也要答應我一件事，答應在我死後好好看待我的兒孫，和生前待我一樣。」等大衛也當年重立過了盟誓，約拿單又說：「明日新月出了你不在席上；我父親一定會問到你。你只要躲過三天再來此地，等在這塊以色列石旁邊。那時候我會裝着練習射箭的樣子，射三枝箭過來。射過了我又會叫一個小孩子來拾箭，我若是吩咐他在你這邊拾，你就可以安心回來；假使不幸我叫他在你那邊拾，那，那便是天意無法轉圜，祇得讓你準備走路。至於剛才你我當天立誓的事，彼此卻不可忘記，因為有耶和華作證。」他們便這樣分別了。

第二天新月果然出現了，席上果然也沒有大衛。掃羅在第一晚沒有做聲。第二晚他看見

大衛的坐位仍就空着，就問約拿單道：「耶士的兒子何以兩天都沒有來赴宴？」約拿單這時就把大衛所囑咐的話說了。掃羅聽了大怒罵約拿單道：「狗娘養的！你以為我是個糊塗鬼，不曉得你選上了耶士的兒子做朋友？老實告訴你，他活在世上一天，你將來就一天沒有繼承王位的希望。此刻乖乖的替我把他找來，要弄死他還不遲。」

約拿單却分辯道：「爲什麼你定要殺他？他又沒有做錯什麼事？」

掃羅聽了更不答話，氣得把一枝矛子擲過去，想擊殺約拿單。雖則這一擲並沒有擲中，然而約拿單却因此知道，他父親真是已經蓄了心要殺大衛。同時他也氣不可遏，立時離了席次，覺得非常憂悶，因爲他沒料到父親果然是如此待大衛。第二天早上他帶一個小孩到曠野裏去射箭，枝枝都射到大衛那邊。等小孩子跑過去拾的時候，約拿單故意高聲叫道：「箭不都在你那邊麼？」無知的孩子遵命把箭都拾了回來，約拿單又差他光把箭具送進城去。小孩子走了以後，靠南一塊石頭旁邊果然擲出了一個大衛；他撲突的在地下磕了三個響頭。約拿單也連忙上前同大衛緊抱着，兩人相持哭了很久。看見大衛不能自支，約拿單說道：「你平安的去罷，好在你我已經嘗着耶和華立了盟誓，以後希望你我的子孫永遠和好。」說罷了大衛便起身道別，約拿單也獨自回宮。

這次大衛忽忽逃出來，在路上一時不知道投奔那裏才好。因爲掃羅已然堅決的要謀害他，真像犯了大罪放逐出來似的，沒處可以逃生。他想起了西北方去此不遠，有個城叫挪

伯，那裏的主教是亞希米勒，或者可以暫時藏身，便直投到挪伯地方來。他不肯實說掃羅要謀害他，所以見了亞希米勒又說道：「王私下差我來此地辦一件機密的事，不准我告訴別人。請不要宣揚出去。現在我正餓得慌，你若是有麪包請給我五塊。」亞希米勒祇有祭神的麪包，便給了他一些。大衛又道：「我這事是要趕緊辦的，但是忽忽忙忙出來，沒有帶那刀槍。不知道你這裏可有？」亞希米勒的回答是：「祇有你殺死歌利亞的一把刀在此，你看，就是僧衣後面掛着的那紮得狠緊的一柄。我這裏除此以外便沒有別的武器。」那再好沒有，就請給我。」是大衛的回答。

那天大衛又逃去投奔迦特王亞吉。亞吉手下人猜他是大衛，都說這不就是那人人歌聲着：

掃羅殺了千人，

大衛殺了萬人！

的大衛麼？他們還看出了一個證據，證據是歌利亞的那把刀。大衛看見動了敵國人的疑猜，便裝瘋作傻來掩飾。果然當那羣疑心他的人領他去見國王的時候，那迦特王便說道，「這人是瘋的，把他領來幹嗎？你們愁我缺少瘋子做伴麼？」大衛於是又脫了危險，出奔到別處去。

從迦特跑出來，大衛一個人信步的向東走着。遠遠望見亞杜蘭城外一帶，都是生就的石

灰石山壁，有許多地方還有極大的洞穴。大衛爬過了兩座小山，沿着第二座小山走着的時候，看見山路忽然斷了，旁邊聳起一座三四丈高的崖壁，壁間有一座一個半人高的石洞，午後的太陽已隱進洞口三四尺。大衛信步走進去，起先是看不清；後來漸漸眼前的黑暗變成了灰色，不久又像烟消霧散一樣由灰色而變成全洞都透着光亮，大衛看見這石洞還不錯，就在裏邊收拾一塊地方住下。從迦特城帶來了一些食糧，一時還不致餓死。閒居在這洞裏他常常做詩，有一首的開始幾句是：

憐恤我，呵，上帝，憐恤我：

我的心靈全靠託你：

在你的翼陰底下我可以藏身，

直等這些災難過去。

這時他的父親耶士及哥哥們，聽得掃羅在追逐大衛，便也出來尋他；有一天無意中在亞社蘭城外遇見，就都來和他在洞裏居住。漸漸近處窮的，苦的，受難的，欠債的，都來歸附他，推他做會長。不多時，已經聚集了四百人之多。

這時掃羅却在基比亞崇邱上，手執着長戟坐在樹陰底下，一班部曲都圍着他站着。掃羅發言道：「我的臣民都聽着。耶士的兒子是不是會把田園賜給你們，是不是又會用你們每個人做隊長軍長？既不是却爲什麼你們一個也不來向我告發王子勾通耶士的兒子想謀反呢？聽

說現在他正在待機而動，怎麼你們仍然不來告訴我？」於是下面有個以東人叫總管多益的開口奏道：「我在挪伯地方看見耶士的兒子，看見亞希米勒爲他在耶和華壇前祈禱；給了他麪包吃，還送了他一把歌利亞的刀。」

馬上掃羅便差人去叫亞希米勒，和挪伯城所有的教士來聽候審問。亞希米勒便來答道：「你所有的臣僕中還有那個比大衛更忠心的？他又是王的女婿，事事聽從你的號令，王室中那一個不尊敬他。所人小的也不是從那一天起才爲他所禱的。願國王不要爲了這件事加罪於我們，因爲除此以外我用一些也不知道。」

掃羅道：「用不着你巧辯。老實告訴你，你和你的全族今天一個也逃不了國法。」他說過了便吩咐侍衛的把所有的教士都殺死，侍衛們却都站住不動。掃羅沒有法，便叫多益執行，多益真的把穿法衣的八十五個人一個個擊死。殺死教士們還不够，他又派人去挪伯城大殺：男女老幼，牛羊驢馬，也都做了他刀下之鬼；內中祇有一個人，祇有亞希米勒的兒子亞比亞他逃脫了，來奔投大衛，告訴他掃羅大殺耶和華的教士。大衛含悲答道：「這都是因爲我累及了你無辜的父親和全族。現在你却再不要害怕，因爲跟着我你總可以安全。」

大衛因爲非利士人侵犯基伊拉城，領了衆人去援救。雖說非利士人被打退了，然而他却險些被掃羅圍在城裏。他逃到瑪雲野去的時候掃羅却追得很急，所以他們也相隔很近；大衛的人在山這邊，掃羅在山那邊。掃羅正要將全山包圍起來，忽然有探報來說非利士人快要侵



入邊境，掃羅祇得放下大衛去打非利士人。那個地方後來就名曰「遁巖」；大衛駐紮的地方却叫着隱基底山寨。

隱基底的位置是在死海西岸的中間，因隱基底泉而得名。四圍有許多櫻栢的叢林和巨大的岩石排列着，處處都看得到深邃的裂縫。有一條河也是由這地方入海，河水分流在深谷裏，遠看祇像是破石頭突出在死海面前，決不會以為是川流。

掃羅打了勝仗回來，聽說大衛還在隱基底，便選了三千精兵，又到那野羊馳騁的岩石中間，去搜尋大衛。他經過羊牢看見一山洞，便無心的走進去休息；那曉得大衛和他的人都在這洞裏，他們看見掃羅走進來，都伏着不動。暗地裏大衛的人勸大衛道：「耶和華曾說過，我將把你的仇人送到你手上。現在正是你下手的時候了。」大衛却不依從，祇等他睡着了輕輕爬起來。割下了他的衣襟。連這事後來大衛都異常懊悔，向他的人說道，「我實在不該做這事，因為這種事也是要受天責的。掃羅是耶和華自擢為主的，曾經受過他的膏福，我怎能加害於他？」掃羅醒轉來，正準備平安的起身。大衛跟了出來，喊道：「我的主，我的王。」掃羅回頭一看，見大衛伏在地上。

大衛道：「你在那裏聽說大衛想謀害你？你今天親眼看見天已把你送在我手裏，並且有人叫我殺你；但我沒敢存這種心思，因為你是我的主，你是耶和華膏福的。你看，我手裏的衣襟是你的，我已經把它割下，却沒有殺你；你該知道，該看出我全沒有惡意，也沒有犯法

或得罪你；你却想盡了方法來獲取我的生命。你我的事讓耶和華來作評判。假使有仇的話，讓他來替我復仇，我自己決不動手。」

大衛說完了，掃羅馬上回答：「這是你的聲音麼，大衛我的兒？」此刻掃羅真禁不住高聲大哭，又對他說道：「你比我正直得多：你待我以德，我却以怨報你。今天的事更見得你待我仁厚，真是耶和華把我送到你手裏，你却不殺我。自古至今沒有仇人落在自己手裏還放過去的事，願耶和華從此降福給你。我曉得繼我做王的必定是你，以色列將靠你立國。現在我祇希望你立個誓以後決不滅絕我的子孫，和同時也不擯棄我，使我能在家傳上留個名字就夠了。」

大衛果然照這話立了誓，掃羅便安心回去；不過大衛仍留居在山寨。後來教主撒母耳死了，全以色列的人都去拉瑪弔喪，掃羅大衛也都到了，但是兩人間仍有隔膜。

大衛領了幾百人在山林中謀生。有一次爲迦密一個富人看管牛羊產業，這富人却不肯酬報他。大衛忿怒中聚集了衆人，佩着腰刀一路來到迦密，打算殺盡這富人的全族。有人把這消息告訴富人的妻子亞比該，她連忙裝了許多糧食來迎接大衛；大衛算是看她的面子沒有加害於他們。第二天亞比該將此事告訴她丈夫，那剛從大醉中醒來的富人聽了真吃驚不小，因此便臥病不起，十天之後就死了。這消息傳到大衛那邊，便又差人來向亞比該說親，她也滿口答應；不久大衛就娶了她，因爲他的前妻米甲已經被掃羅送掉了。

大衛的手下人這時增加到六百，藏在合基拉山裏。掃羅從西弗人得來這消息，又馬上領了精兵三千去捉大衛。大衛聽說掃羅的兵駐紮在西弗，差人去察看，探得掃羅果然又是爲他而來。到夜晚大衛帶了一人去偷掃羅的營，看見掃羅睡在壕溝裏，枕邊插着一枝長戟，大將押尼珥及兵士都圍着他睡。大衛帶來的人說：「老天今日又把仇人送給你，讓我去替你用自己的戟刺殺他；祇消我一下，他準會死的。」

大衛却吩咐不許傷害他說：「誰加害於耶和華所膏福的一定受遭天譴。他假使真是不可饒恕，耶和華自己便會殛他，不用我來動手。但是你可以去他枕邊把那長戟及水瓶取來，取來了我們就走。」大衛拿到這兩件東西，爬上遠遠一座山頂上，大聲喊道，「押尼珥，你聽見麼？」

「你是誰？竟敢來驚動國王！」押尼珥答着。

「你是不是有勇敢的人？」大衛道，「假使是，你就該好好看護國王呀！現在有人進來害你的王，你竟不曉得。你這樣事主不忠，你自己說該當何罪？你看看國王的戟和水瓶都上那裏去了？」大衛說着便舉起戟和水瓶在山頂上揮舞。

掃羅聽了說道，「這是你的聲音麼？我兒大衛？」

「是的，我的主，我的王。」大衛也答道。「我主爲何這樣追趕小人？」

「是我做差了，」掃羅道，「你還是回去罷，我決不害你了。」

大衛道：「請派一個人來拿戟回去；願耶和華使人人曉得什麼是正直，曉得應該忠心事主。」於是掃羅便領兵回去。

大衛後來一想，他若留在以色列境內，終究會被掃羅害死的，所以決定同了部下六百人去爲異國服務。他去投迦特王瑪俄的兒子亞吉，亞吉給了他洗革拉一塊地方。在這裏大衛常領着人出去劫掠，因此以色列人都怕他。他這樣的過了一年零四個月。

非利士人預備大舉入寇，亞吉便要大衛入士非利邊一士。非利士的大兵是駐紮在書念地方，掃羅領着來抵禦的以色列人馬却紮在基利波。就形勢上說，書念是在北邊，基利波在南面，兩山相對，中間隔着耶士列谷。耶士列城就在谷的西口。

掃羅年壯時候最不信邪教，把國中有妖術的都趕走了。這次看見非利士大兵來臨，憂鬱中覺得萬事都完了，不曉得自己及子孫的結局到底如何，真想尋一個妖術者來探問探問。因此手下人便告訴他此地還有個名叫隱多珥的女巫。那天半夜裏掃羅偷偷的爬起來，換了一套常人的服裝，帶着兩個人來見女巫。因爲他趕過有妖術的人，女巫恐怕他就是掃羅派來的人，不肯讓他進去。經他再三的發誓懇求，才算是肯讓他進去。女巫問他要見誰的靈魂，掃羅的回答是：「請撒母耳顯靈。」女巫見撒母耳來了。大吃一驚，向掃羅說道：「你爲什麼瞞我，你就是掃羅。」

掃羅道：「不要害怕，你見了什麼？」

「我看見異國敬奉的菩薩都超凡入聖去了。」

「來的人是什麼形狀？」掃羅問。

「一個老年人，身上披着一塊布。」

掃羅曉得是撒母耳，就跪下來磕頭。下面是撒母耳的發言：「你為什麼來擾我的清閒？」

掃羅道：「非利士人這次來入寇，我知道不能自救，祇有你能忠告我。」

「你來找我有什麼用？」撒母耳繼續說：「你曉得耶和華已經拋棄了你，你的王位他也給了大衛；現在來找我真沒有用。耶和華叫你殺盡亞瑪力人，你沒有服從，所以耶和華現在責罰你。明天耶和華就要把你交給非利士人，你和你的兒子明天都要到我這裏來了，全以色列的人都將要斷送在非利士人手上。」

掃羅聽了嚇得跌在地上，全身沒有了氣力；因為他一天一夜沒有吃東西。天還沒有亮掃羅就趕回來，仍舊鼓着餘勇，發令接戰。

大衛這時是在非利士的後營。非利士人見了便詰問亞吉，說不該把他留在軍中；亞吉沒法祇得叫他好好回去。他回到洗革拉，那村莊已經被亞瑪力人強佔了；他上去把他們打退，村莊上才重得着太平。

非利士人和以色列火併的結果是：基利波山上全躺着以色列人的屍首。非利士人趕着掃羅，把約拿單和他所有的兒子都殺了；同時還一枝箭飛來射傷了掃羅。掃羅對他的衛士說

道：「你趕快把我殺了吧，我不願死在這些夷人手裏。」衛士們不肯，他就自己把刀湊在頸上。衛士見掃羅死了，他也倒在刀上陪着他自盡。那天以色列城裏全被非利士人佔據了。他們第二天來尋屍首，找着掃羅同他三個兒子都死在基利波山上。他們割下了他的頭顱，送回非利士，獻在各菩薩面前。

一個非利士人想在大衛面前討功，趕來洗革拉打着慌告訴他說：「我剛巧跑到基利波山上去，看見掃羅和他三個兒子，曉得他們是你的仇人，我就一刀把他們結果了。」

大衛聽了悲怒交加，立刻叫部下把這討好的非利士人殺了。據說掃羅和約拿單的死使他悲傷萬分，便因此寫成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

(未完)



# 現代詩人

費鑑照

(三) 韋廉苦微士 William H. Davies

韋廉苦微士是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生在威爾斯新埠(Newport)的一個公所裏。在童年的時候他就逃出了家庭，四處浪遊，不論什麼工作，祇要一到手他就做；遇到沒有工作的時候，他也能忍着飢餓。所以他真飽嘗了貧困的痛苦。有一次在加拿大偷坐火車，車子還沒有停他便跳了上去，一個沒留神摔下來軋斷了一條大腿；自後他一生便成了殘廢。他在往來歐美間輸送牲畜的輪船上服務過，所以在大西洋上他也來往的走了很多次。像這樣一個窮極無聊的人，生活都得不着安定，怎樣還能寫詩呢？不錯，他雖說是窮極無聊，却幸而還承繼得有每星期十個先令進款的產業，這便是他忍着飢餓寫詩的惟一保障。漸漸的積下了一點錢，他就把自己寫的那些歌咏自然的詩收集起來。送到書局裏去出版，他天天盼望郵局把書局接受稿件的回信給他，不料幾天以後郵局送來的却是退回的原稿。他又試寄到別家書局去，結果也是一樣。有一次他印了兩千份「詩樣」到街上去兜售，定價是三個辨士一份；預算賣完了可以湊得足印刷費。沒想到他那「命途多舛」的詩樣仍舊是沒有人理會。這接二連



三的失敗還沒打破他以達到出版爲目的的希望，他仍然是一意的努力進行。雖則方法總是失敗和印費總沒有地方可以挪借，然而經過許多困難他又把錢湊足了。不久詩集子也印成了。他用的還是那個當街向人兜售的老法子。在一九〇五年某日，他忽然妙想天開將一本詩集子寄給大文豪蕭伯納先生，裏面附着一封信說：倘若蕭先生要買它的話，請寄作者兩先令六辨士；否則請退還原書。下面署着通信的地址，韋廉苦微士自有新登佃舍寄，據蕭先生說，他一翻開這本冊子，還沒有讀完三行，就發現了作者確是一個真的詩人。後來蕭先生出來替他介紹，書局也願意接受他的稿子，不再受那種橫遭白眼的待遇了！一九一六年他的全集子歸克諾夫書局出版發行。

他前半期的生活既然這樣困苦，所以一部分的詩也反映着他生活的影子，流露出他從生活中得來的情感；此外却還有一部分是自然景象的描寫。他集子裏要算抒寫自然的部分最好，因爲他的抒情能力最大。所以，一般人說他沒有抒情的天才的一句話，應該受着限制。他觀察自然，精細而準確；詩的美麗，就是由此得來。別人也許像他一樣走過露天的通衢大道，但是沒有變爲詩人，也沒有同他一樣精細的觀察那世界的事物。

他早年的生活是很浪漫的，後來承繼了每星期十個先令的產業，纔開始寫詩，他的生活完全貫注在詩的方面：

*Now how could I with God to spare,*

Who know the harlot's arms, and mine,  
Sit in this green field all alone,  
If nature was not truly m'ide?

Such, nature, is thy charm and power  
Since I have made the Muse my wife—  
To keep me from harlot's arms  
And save me from a drunkard's life.

他同我們一般的詩人一樣，也歡喜藉飲酒來解愁遣悶。飲酒固然是件常事，但是他對于酒的意義却有獨到之處。他說酒不祇是能解悶消憂，它還能給飲者一個不朽和快樂的生命。只要有酒喝，他以為連房屋也用不着。

One quart of good old ale, and I  
Feel then what immortal is:  
The brain is empty of all thought,  
The heart is brimming over with bliss,  
Time's first child, Life doth live, but Death

現代詩人

The second hath not yet h's breath,

Give me a quart of good old ale,

Am I a homeless man on earth?

Nay, I want not your roof and quilt,

I will lie down warm at the morn's cold breath.

我們對他應當格外原諒，因為，他的生活太困苦了，喝酒是他暫時避除痛苦的唯一辦法。還應當注意的是他對於貧苦並不怨恨，不但不怨恨，而且表示滿足。只要看他甘心過着流落的生涯，我們便知道他是一個極端感情用事的人。他曾經說過寧可不做工而終身求乞，却不願因衣食而做工作的奴隸。

If I could be free

To do such work as please me,

Near woodland pools and trees

You'll get no work at all, for I

Would give this life and die

A begger or a thief, than be

A working slave with no days free.

生活的快樂，據他說完全是從自然界裏幽靜的地方得到的：

Joy, I have found thee.

Far from halls of mirth,

Back to the soft green earth,

Where people are not many,

I found thee, Joy, in hours

With clouds, and birds and flowers

Hou Thou do not charge one penny.

Joy, I have found thee.

苔氏浸潤在森林和曠野的生活裏太久。他浪遊的時分，白天旅行，夜間露宿在森林中；  
久而久之，他的精神也被自然所吸收：

When d, I hear the joyful birds,

I can not sit with my heart dumb,

I can not walk among these flowers

Put I must help the bees to hum,

My heart has echoes for all things  
The wind, the rain, the bird and bee,  
Tis I that now can carry Time,  
Who in that town must carry me.

I see not now the Great coke fire  
With ten men seated there, or more,  
Like frogs on logs, and one man fall  
Dying across the boarded floor.

I see instead the flowers and clouds,  
I hear the rills the birds and bees.  
The squirrel flies before the storm  
He makes himself in leafy trees.

蜜蜂，風，鳥等都同他和唱，似乎都是他的同類；這不是與自然同化是什麼？

苦微士看透了人世的空虛，他知道一切的現像本都是一片幻夢，一切的青春，美麗，財富，權能和名譽，列最後都得回到來的路上去的。他知道上自王孫公子下至蛛蜘蛛蠅，結果終逃不了那一死。財產。名譽，時間僅允人們有短時間的佔享。遇着了死，一切生的東西，都會化歸烏有。這意見似乎太平凡，然而確實是很達觀的！無怪乎他雖是貧窮，也能覺着滿足：

*Life is a fisher man, and Time his stream,*

*But what he catch there is but a dream,*

*Our youth and beauty, riches, power and fame,*

*Must all return at last from whence they come,*

*Death gives Royal Prince the same dumb grim*

*As to the begger's Wayside brat of sin,*

*The cunning spider soon must himself must lie*

*Dad in that trap he sets to catch a fly.*

*Time grants no man freehold of property,*

現代詩人

The power of man, however great it be,  
Is only granted here for a short lease  
Voices of the world had called the divine must cease.

Fools that we think of Fame, where there a force  
To make a coffin of this world of ours,  
And sweep it clean of every living thing—  
What then becomes of man and all his power?

我在第二節裏面說過，荷氏一部分的詩是描寫個人的生活；但是這點只限于他早年的詩。後來自傳的成分退去，愛自然就變爲他最佔勢力的調子和寫詩的靈感。他在物質世界之美裏取樂，在風景的印象聲色裏縱情，這是希臘人對於自然的態度：

For loyd, how merry row am I,  
Ticking with straw the butterfly,  
Where she doth in her clean, white dress,  
Sit on green leaf, motionless,  
To hear hum bees hum away the hours.

What is this life if, full of care  
We have no time to stand and stare.

No time to see, when woods we pass,  
Where squirrels hide their nuts in grass.  
No time to see in broad daylight,  
Streams full of stars, like skies at night.

Ay poor life this is, full of care,  
We have no time to stand and stare.

Good morning, Life-and all  
Things glad and beautiful,  
My pockets nothing ho'd,  
But he that owns the Gold

現代詩人



The sun is my great friend,  
His spending has no end.

Hail to the morning sky,  
Which bright clouds measure high  
Hail to you birds whose throats  
Wood number leaves by no less,  
Hail to you shady boxes,  
And you green fields of flowers.

吉氏雖沒有說他對於自然沒有研究，然而他曾說過他不能辨別大麥和雀麥。他天賦的幻想對於他觀察自然確有很大的影響。我們不用比較動聽的想像而說它是幻想。是因為想像能顯示一種高超的眼光和能力，而在他的作品裏却沒有。有的祇是此性質輕捷的：有時是天真爛漫，帶幻想，極文雅或竟怪僻；有時在直喻裏也看得到，像下面描寫蔚藍天際的一段：

It was a day of rest in heaven, which seemed  
A blue grass field thick dotted with white tents  
Which life slept late in, though' twere holiday.

或關於翠鳥來源的敘述..

It was the Rainbow gave the birth,  
And left thee all her lonely hues,  
And, as her mother's name; as Tears,  
So runs it in the blood to choose  
For haunts the lonely pools, and keep  
In company with trees that weep.

或對雨聲的幻想..

I hears laves drinking rain,  
I hear rich leaves on top  
Giving the poor beneath  
Drop after drop,  
'Tis sweet noise to hear  
Those leaves drinking near,

許多人說他沒有抒情的天才，據我看却不盡然。他大部分的詩，確是沒有抒情的成分；但是像那些抒寫自然景象的詩和那首長詩『人生之歌』*Song of Life*，却誰也不能否認它不是抒

情的。不過同時我們也要認定他的情感的確是很淺薄，決談不到深刻二字。這點苦氏自己也知道：

I hear man say: "this Davies has no depth,

He writes of birds, of staring owls and sheep,

And throws no light on eternal things".

他的特長是在寫自然間的現象，別的詩離開了特長當然不能夠一般純潔，他說：

They're not so pure as find their words

In songs of "chil hoo", flowers and birds,

還有，他完全是從自然中流露出情感，沒有半點刻畫，或矯揉造作的毛病，或書本氣味；所以有時候也很動人。像「牛」那一首詩裏面唱着命運的調子，便悲愴沉痛到萬分：

Why should I pause, poor beast, to praise

Thy back so red, thy sides so white,

And on thy brow those curls in which

Thy mournful eyes take no delight?

I dare not fast friends with kine.

Nor sheep, nor fowl that can not fly,  
For they live not for nature's voice  
Since 'tis man's will when they must die.  
So if I call thee some pet name,  
And give thee of my care to-day,  
Where will thou be tomorrow morn  
When I turn curious eyes thy way?  
Nay I' ll not miss what I' ll not find,  
And I' ll find no fond cares for thee,  
To take away those sad eyes  
That stare across you fence at me.

See you that Robin, By himself,  
Perched on that leafless apple branch,  
His breast like one red apple left-  
The last and best of all-by Chance?

W E B

If I do but give heed o' him,  
He will daily to my door,  
And 'tis w'ill of God, not of Man,  
When Robin's comes no more.

有時他用起鄙俗的口吻，雖說不上是諷刺，然而却也不能認它是純潔。

Servants shall carry me to bed,  
With holy awe as I were dead.  
My bed so bloven that it will shake  
With every little breath I take,  
And float me into a soft slumber.  
Another in iden of my number,  
Shall when I itch loyng care  
Scratch me when I have told her where.

起初苔氏在技術上有很多毛病，節奏和押韻都常有錯誤；到後來就沒有了。他的詩的形式種類很多，一行裏有自一個到五個的音節；一段裏有自兩行到八行的不等，有的是用對句或用無韻句寫成的。他不學當代的詩人樣想同時做一個詩藝的革新家，他用的却都是那因

襲傳統的形式，頂多也祇稍稍改變，他常以抑揚格做基礎，幾乎不用別的方法。這在長詩裏，確是很單調；但是在短詩和表現簡單直爽的思想裏，却很適合。像這一首「戰」詩就是例子：

There was a battle in her face,  
Between a Lily and a Rose,  
My love would have the Lily win  
And the Lily lose.  
I saw with joy the strife, first one,  
And then the other uppermost,  
Until the Rose roused all its blood,  
And then the Lily lost,  
When she's alone, the Lily rules,  
By her consent, without mistake:  
But when I chime that Red Rose leaps  
To battle for my sake.

吉氏的詩沒有熱情，也沒有所謂近代的精神。他幼時就遇着浪遊的生活，沒有受那比平

常小孩較多的教育；這在詩裏都足以表示。我們知道這種地方是他的微幸，並不是損失；因為，他假使受了很高深的教育，決不能保留那種單純自然的意象。

八月三十日，中央大學。

### 新月月刊 第一卷第六號目錄

簫聲.....	徐悲鳴
杜甫(傳記).....	聞一多
禪學古史攷.....	胡適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潘光旦譯
梧桐雨(元曲本事).....	饒孟侃
讀書.....	徐悲鳴
呼喚.....	饒孟侃
舊夢.....	胡適
夜遊第一公園.....	王伯祥
丟不掉.....	俞藝香
藥(獨幕劇).....	除楚淮
理想中的佳人.....	顧仲彝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現代詩人(一)(二).....	費鑑照
巴黎通信.....	彭基相

# 我們的朋友

## ▲評林語堂先生的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

衛聚賢

編輯先生：

前天談到左傳的問題，有珂羅備倫以古文法學，林語堂先生以古方音學，研究的均極有價值。弟以研究學問，證據固屬重要，但方法亦為要素。珂林二君的方法，誠有開來的貢獻，但也有些小疵。珂氏的小疵弟曾在左傳真偽考（新月出版）的跋中說過了；林先生的小疵，弟今為先生一道，不知先生以為然否？

林先生在語絲（北新出版）四卷二七，二八兩期中發表了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一篇，其第八論左傳國語同一方音（二八期三—六頁）一節，弟有點不同意的地方，就是林先生列舉十五條證據，證明國左用的是同一方音，他以為國語就是左傳割餘物。但所舉的1. 2. 3. 三條均為周語，按周語用的是周室史料，左傳也用的是周室史料，是以周語與左傳是同一方音。又列舉的4. — 5. 和8. — 14十條為魯語晉語，按魯語晉語是採取左傳而作的，是以國左是同一方音。只第七條以齊語左傳用「鄰」，公羊穀梁用「嚮」，按「嚮」為古文，「鄰」為後人加上去的「𠂔」；因為古代的地名皆無「𠂔」，後人加上「𠂔」標的明這是屬於地名的，

評林語堂先生的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



如新式標點符號於地名人名左旁用「丨」，如萬泉衛聚賢，但前人將「丨」畫在字的左旁，而且地名用雙線「||」，如「萬泉衛聚賢」，而「卩」即等前人所用的「||」，原係符號，後人作為正用了。是「鄆」與「嵩」的不同，是古今字的分別，不是方音上的關係，是林先生所舉的第七條不足為證。只於第15所舉楚語一條，係極少數不足為憑。是林先生以圖左用同一方音，證明圖左原為一書，後分裂為二，這是弟不敢同情的。

林先生的第十二結論第5段（頁一四）說：「左氏書中所見聲變似可謂屬於秦晉河北所有，也似乎可看見于鄭韓周區域」。按左傳的作地弟斷定在魏西河，作者係卜子夏。子夏是衛人，在孔門年紀很小，孔子死了不久他就離開魯國住居他本國，老年設教於魏西河。衛屬于林先生所指定西漢方音區域的鄭韓周區域內，魏西河屬于秦晉河北區域內；是以左傳所用的方音，為今河南山西的方音，是由於子夏居於河南著書於山西的緣故。

弟對於林先生的這種批評，並不是抱有主觀，合於弟的弟說是，不合於弟的弟說非。不過林先生對於左傳用河南山西方音一段，考的太簡略了，若林先生他日再能作個詳細的考，弟是很希望的。

八月廿六日。

## 編輯餘話

在本刊創刊號「新月的態度」裏曾經告訴過讀者：我們要下一個「鄭重矜持」的決心。半年來承讀者的期許，使我們能夠得着三千到四千個的同情者；又承朋友們的贊助，使我們對於稿件總是美不勝收。我們除了感謝以外，祇有加倍的再繼續努力。

同時半年來自己回頭一看，雖說微幸還沒有溢出過範圍，然而內容太趨向於「沈重」方面也是我們屢次覺到的。因此我們決定從下期起要略略添點輕鬆的色彩，使讀者不致於感覺到過分的嚴正。這並不是說要改變態度，那「鄭重矜持」的決心我們還始終要維持。所謂決定從第八號起把內容刷新的是：除了本期裏已經添了一欄「我們的朋友」，專載各項問題的討論，並歡迎隨時投稿外，以後每期再增加「書報春秋」「零星」「海外出版界」三欄。

「書報春秋」是我們在「學燈」裏曾經用過的名稱。現在「學燈」等於消滅，這名稱繼續在「新月」裏出現，似乎也沒什麼不可以。這一欄專載關於文藝學術思想各方面的論評文字。

「零星」是登載短評和雜感的專欄。我們覺得有時在警練的短篇裏一樣有獨到的地方。

「海外出版界」更不消說是用簡略的文字介紹海外新出的名著，和從出版界到著作家的

重要消息；我們添設這欄，是想使讀者隨時知道一點世界文壇的現狀。

末了要附帶告罪的是我們因為篇幅太多，每期都售特價，希望以後再不致於屢次這樣。

## 歷史哲學

Roderick Flint 著  
郭斌佳 譯

——有張歆海先生序文—— 實價七角半

這部書是英國愛丁堡大學教授 Robert Flint 所著。推溯西洋歷史哲學的發展，源源本本，絲毫靡遺。現由郭斌佳先生譯成中文，清新條暢，切實可誦。加以張歆海先生為之悉心校對，弁以序文，尤能啟發西洋思想學問的闡奧。實在我國學術界空前之作。

原書規定先作一通論，然後分法德英等國，詳論他們近三百年來歷史哲學的發展。現在依照原定方針，第一卷通論，第二卷講法國，第三卷講德國，第四卷合講英美兩國。現在先出第一卷。此卷通論西人對於歷史的思想的變遷，該括詳盡，尤覺難能可貴。